

□ 我对人生的一些看法 / 王小波

□ 刺猬心脏 / 宋小词

□ 消失的梅子树 / 倪宏伟

□ 囚徒 / 陆杨

QING
JIAN
JIANG
青衣江

□ 我在冈仁波齐为你转山 / 李丽

□ 走不出的故乡 / 杨艳萍

□ 雨中的蓝花楹 / 袁永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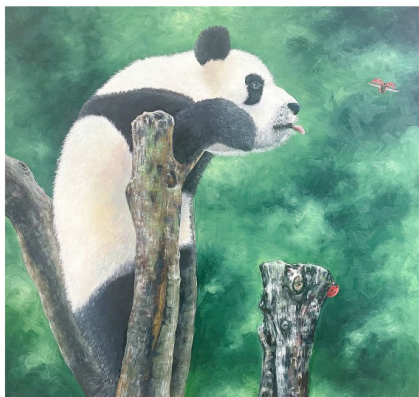
□ 再等不到你，我就在西葛村独自老去了 / 胡雪蓉

2025

总第108期

03

爱文艺 爱生活





王小波
代表作品《黄金时代》

王小波（1952年5月13日—1997年4月11日）男，中国当代学者、作家。代表作品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沉默的大多数》《红拂夜奔》《万寿寺》《我的精神家园》等。生于北京，先后当过知青、民办教师、工人。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80年王小波与李银河结婚，同年发表处女作《地久天长》。1984年赴美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求学，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在美留学期间，游历了美国各地，并利用1986年暑假游历了西欧诸国。1988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92年9月辞去教职，做自由撰稿人。他的唯一一部电影剧本《东宫西宫》曾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并且入围199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小说《黄金时代》曾获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并入选《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1997年4月11日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北京，年仅45岁。

我对人生的一些看法

□ 王小波

我现在已经活到了人生的中途，拿一日来比喻人的一生，现在正是中午。人在童年时从朦胧中醒来，需要一些时间来克服清晨的软弱，然后就要投入工作；在正午时分，他的精力最为充沛，但已隐隐感到疲惫；到了黄昏时节，就要总结一日的工作，准备沉入永恒的休息。

按我这种说法，工作是人一生的主题。这个想法不是人人都能同意的。我知道，在中国，农村的人把生儿育女看作是一生的主题。把儿女养大，自己就死掉，给他们空出地方来——这是很流行的想法。在城市里则另有一种想法，但不知是不是很流行：它把取得社会地位看作一生的主题。站在公墓的骨灰墙前，可以体会到这种想法。我在那里看到一位已故的大叔墓上写着：系副主任、支部副书记、副教授、某某教研室副主任，等等。假如能把这些“副”字去掉个把，对这位大叔当然更好一些，但这些“副”字最能证明有这样一种想法。

顺便说一句，我在一些国外的公墓里见过，发现他们有的墓碑上只写两件事：一是生卒年月，二是某年至某年服兵役。这就是说，他们以为人的一生只有这两件事值得记述：这位上帝的子民曾经来到尘世，以及这位公民曾去为国尽忠，写别的都是多余的，我觉得这种想法比较质朴。

我想要把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推荐给青年朋友们：人从工作中可以得到乐趣，这是一种巨大的好处。相比之下，从金钱、权力、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快乐，总要受到制约。举例来说，现在把生育作为生活的主题，首先是不合时宜；其次，人在生育力方面比兔子大为不如，更不要说和黄花鱼相比较；在这方面很难取得无穷无尽的成就。我对权力没有兴趣，对钱有一些兴趣，但也不愿为它去受罪——做我想做的事（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写小说），并且把它做好，这就是我的目标。我想，和我志趣相投的人总不会是一个都没有。

根据我的经验，人在年轻时，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

在这方面，我倒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干什么都可以，但最好不要写小说，这是和我抢饭碗。当然，假如你执意要写，我也没理由反对。总而言之，干什么都是好的，但要干出个样子来，这才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人在工作时，不单要用到手、腿和腰，还要用脑子和自己的心胸。我总觉得国人对这后一方面不够重视，这样就会把工作看成是受罪。失掉了快乐最主要的源泉，对生活的态度也会因之变得灰暗……

人活在世上，不但有身体，还有头脑和心胸——对此请勿从解剖学上理解。人脑是怎样的一种东西，科学还不能说清楚。心胸是怎么回事就更难说清。对我自己来说，心胸是我在生活中想要达到的最低目标。某件事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认为它不值得一做；某个人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觉得他不值得一交；某种生活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会以为它不值得一过。罗素先生曾言，对人来说，不加检点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过。我同意他的意见：不加检点的生活，属于不能接受的生活之一。人必须过他可以接受的生活，这恰恰是他改变一切的动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有些国人喜欢接受这样的想法：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从一些电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活着》《找乐》……我对这种想法是断然地不赞成，因为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种糟糕的样子，从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义。高尚、清洁、充满乐趣的生活是好的，人们很容易得到共识。卑下、肮脏、贫乏的生活是不好的，这也能得到共识。但只有这两条远远不够。我以写作为生，我知道某种文章好，也知道某种文章坏。仅知道这两条尚不足以开始写作。还有更加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某种样子的文章对我来说不可取，绝不能让它从我笔下写出来，冠以我的名字登在报刊上。

以小喻大，这也是我对生活的态度。



主管单位：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

主办单位：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委会

主任：聂颖

编委：杨术兵 戴伟 李宣康

陈敏 代成华 袁明

王堂兵 钟春燕 樊小融

李雪松 李炳中

名家

我对人生的一些看法 01 王小波

他山石

刺猬心脏 04 宋小词

小说

消失的梅子树 12 倪宏伟

囚徒 20 陆杨

散文

我在冈仁波齐为你转山 25 李丽

走不出的故乡 32 杨艳萍

雨中的蓝花楹 35 袁永涛

童年轶事 38 岳秀红

我的故乡叫“虫林” 41 苦丁

姑姑的玉镯劫 44 何瑜

游雨城悟人生真味 47 任月容

诗歌

再等不到你，我就在西葛村独自老去了 52 胡雪蓉

茶马司遗址的早晨 53 熙林格尔

铁与霜(外四首) 54 黑辞

父亲我想对你说(组诗) 55 瓦布河

一瞬间(外三首) 57 吴春萍

五月的心事 58 源麟

青林沟没有笔直的松树 59 郭小洪

自画像(外一首) 59 笨犇

艺评

古典与传承：诗写新时代的抒情 61 赵华



敬请关注
《雅安文艺》

主 编：杨术兵

执行主编：戴 伟

编辑部主任：吕玉刚

责任编辑：卫超群

校 对：魏 斌 卫超群

封面题字：何应辉

设计印刷：成都旭美印务有限公司

编印周期：双月出版

投稿邮箱：qyj1208@126.com

联系电话：(0835)2243315

邮 编：625000

地 址：雅安市雨城区雅州大道1号(西康记忆5号楼市文联)

准印证号：川内KX202518003

(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

手书的高原	64	李存刚
那些漫长的守望	65	魏存威

艺 苑

路过神迹(油画)	66	黄万英
牛背山幻影(国画)	67	韩怀忠
夏长山河映丹霞(油画)	68	杨 敏
芭蕉为雨(国画)	69	王世明
清·何绍基《名山蒙顶贡茶赋示陈新盘明府》(隶书)	70	陈 捷
咏蒙山茶诗数首(行草)	71	白井刚
清·王闿运《蒙顶上清茶歌》(行草)	71	汪兴建
蒙山茶诗词数首(行草)	72	曾盛国
清·赵怡《蒙顶仙茶》(楷书)	73	张弘毅
“红花”是个村(摄影)	74	廖仕林
万亩茶香飘四海(摄影)	75	何家善
孟获城花海(摄影)	76	张家宁
龙舟赛水上表演(摄影)	77	黄继元

初 见

盛开的白玉兰(散文)	49	杨悠然
“麻三脚”与“花无缺”(散文)	50	李 爽
夜空中最亮的星(诗歌)	60	拾 柒

文艺动态	78
------	----

- 封面 美 术·萌 趣(油画) / 李学强
- 封二 摄 影·王小波 / 佚名
- 封三 歌 曲·时光中留影 / 李 凤 / 丁 一
- 封底 美 术·静 物(油画) / 金泽芳

刺猬心脏

□ 宋小词

那时候到底年轻，以为名牌大学毕业后就有一个远大前程，至少找个饭碗是不愁的。可没想到投了四十多份精装简历，过了两个月，连半个动静都没有。坐在出租屋的电脑前，想着老家刨土的父母心里如压着块石碑。夜里睡不着觉时就一个人去天桥上晃晃，趴在天桥上，头尽量往下，我总想如果跳下去会是什么样，也许是天堂吧。找工作四处碰壁，这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社会。这个社会饭碗太少，可张嘴要饭吃的人太多，要活命就不能把脸面看得很重。为了吃上一口饭，得使出浑身解数。

人饿到了抢的地步，就饥不择食了，嘴跟碗就乱了套，想喝粥的，被挤到了咸菜缸里，想吃馒头的，到了棒子面碗的跟前，像我一个学会计的，硬是被挤到了卖医疗器械的里面来了。这行里昏天黑地，成天勾心斗角，生怕谁挡了谁的财路，你盯着我的钱袋子，我盯着你的皮夹子，谁都不安分。因为这行利润大，一台医疗器械就是大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只要你肯钻营，肯动脑筋，

不用担心这么高的价钱没人要。听说不少女同事为了能卖出一台高价的医疗器械，把身子也赔进去了，跟有钱的老板，或大医院的院长睡睡觉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所以很多知晓内幕的人说，做这行的女人跟“鸡”一个样。我自认为我没有要发大财的贪欲所以跟“鸡”还是有距离的。进了公司后才知道这里没有底薪，也没有最底生活保障金，你没本事将这些器械换成钱，你就得饿死，但你如果能将 these 器械换成钱，那你的日子立刻脱胎换骨，可以食有鱼，出有车，几分钟就能在别人眼里镀上一层黄金，闪闪发亮。

女孩子都是爱慕虚荣的，我也不例外。谁不希望自己的日子过得体面呢！老家有句话叫“远重衣冠近重人”嘛。干这行再怎么臭，可冲着那么高的薪水与外快，它也是个香饽饽，每个人都想吃它，而且还要吃饱。对于新进的人，那些老员工都虎视眈眈，在他们的眼里，你不是同事，你就是一个跟他们抢食的狗，于是挤兑你，压制你，将你赶出去。我刚进来的时候，孤立无援，没

宋小词



八〇后女作家，湖北省荆州松滋人。著有长篇小说《声声慢》，中篇小说《直立行走》《固若金汤》《晚妆》《开屏》《血盆经》《牙印》《柑橘》《祝你好运》《舅舅的光辉》《一枝金桂》《太阳照在镜子上》等，曾获第六届湖北文学新人奖（单年）、第六届湖北文学奖（双年）、2016年《当代》全国中篇小说拉力赛年度总冠军、第八届《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第五届滕王阁文学奖等奖项。现供职于武汉市文联。

有交际圈子，也没有客户，货也不好。那些好货都被老手们瓜分了。我犹如海洋世界里的一只小虾，剥削我，压制我的人太多了，我能面对的只有脚下这方泥土。没硝烟的战争往往是最残酷的。那个时候，公司新进了一批医疗器械，销售经理召集我们开会，要我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这些医疗器械推销出去，换成钞票，做季度奖金。他还暗示，表现好的，可以提为公司的中层干部。他说，这年月，日子过好了，可人的命却贱了，动不动就瘫痪，就癌症，但没哪个人想去阎王那儿，为了治病，人们是肯花钱的，所以只要你们努力工作，这些医疗器械是不成问题的。我暗地算了一笔帐，这些器械不说全卖出去，就是卖一台那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所以很多人都开始摩拳擦掌，热血沸腾了。会议刚结束，他们就跑到仓库看货去了。我从来不去，去了也白去，一个新来的小样儿，谁会把好货留给你，等着他们挑剩的，看不上眼的货，混口饭吃吧。从未发过横财，我也从不

打横财的主意，靠自己两条腿和一张嘴去一些私人门诊搞推销，把价压低点，把话讲甜一点，或跟人合伙到下面一些城市去推销，基本上也能生活，靠着勤奋过日子，倒也蛮清静。当我领回我那些鸡肋一样的玩意儿，正准备与一些客户联系时，公司里一位女同事拉住了我。我回头一看是阿兰，她满脸盛开的菊花。我问，大姐，有事吗？她呵呵一笑，两眼向四周扫了一番，用手遮住嘴，神秘地说，妹子，我给你介绍一客户，这可是个大主，你只要说服他，让他买下我手里的那台超声波治疗仪，所得提成咱们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你还可以把你的货一起脱手，何必满大街地磨嘴皮子呢，说实话，姐有时候看见你累得要死的样子，心里疼得不得了，姐也是过来人，你的苦处，姐是偿过的。阿兰刚生完孩子，乳房肥嘟嘟的。她跟我说话的时候，眼角跟嘴角都向上翘着，一脸慈祥。有利可图的事，我当然不会客套，我也心急火燎地想置换行头，出来两三年了，房子、存款和车子总得有件东西为我那脸朝黄土背朝

青天的父母做个交代。阿兰将那人的电话告诉我后，我体内所有的激情都点燃了，火苗呼呼地往上蹿。我每天都跟那位财神爷打电话。这位爷姓马单名一个耀字，年龄50多了。他的声音有些缺陷，吐字不清晰，仿佛嘴里含了一块烧萝卜。

我跟他交流很费神，可我却要把这费神的事做得很开心很开心。假装是这个世上最痛苦的事，当然做惯了就好了，每一句话都发自肺腑那不把人累死，我们这行见人得说人话，见鬼更得说人话，谁有胆敢得罪鬼哩。起先我跟他说话很客套，我说我是阿兰的朋友，他似乎很高兴听到这个名字，他说阿兰很漂亮，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他那种语气仿佛沉浸在某种回味当中。后来我们一点点混熟了，就开始聊生活上的事。但我没跟他谈买卖。公司在给我们培训的时候说过，让人掏腰包的事儿不能表现得很直接，得哥啊姐啊亲啊多绕它几道圈子，得弄得他浑身舒坦喽才能下手，掏钱等于放血，这么大的手术能不先打麻药吗？

生意场上，我是个黄花闺女，又是大学生，自诩为斯文人，有些事确实很羞于开口，跟人谈单子就跟落难的小姐乞讨一样，觉得磨不开这张脸。阿兰隔三差五问我工作进展得怎样了，我说还行还行。她就充满鼓励地笑笑，说她前几天又给马老板打了电话，马老板话说得很冠冕，要我再努努力。她的眼神意味深长，像一汪潭水，我忽地打了一个寒战。办公室的那部银色电话我足足抱了一个月，才跟马老板的关系搞融洽。有时候他还主动打电话过来跟我聊，他说，你这丫头片子活活把我这耳朵给强奸了，现在听不到你的声音，它还痒痒呢！我高声地打着哈哈，这笑声很接近公司的那些干了多年的女同事了。马老板有时候跟我说一些荤段子。据公司有经验的女同事说，到了说荤段子的这个阶段，就说明这事就有了些希望，处于文火慢炖的微妙处，得熬。这天马老板跟我说一光棍洞房花烛夜后，新娘艰难

地扶着墙出来，骂到：“骗子，他说他有三十年的积蓄，我还以为是钱呢！！”这个段子委实不好笑，但我还是笑得直打咯咯，像母鸡下了一串蛋似的。我们公司公关部工作做得很细，我们人手一部工作秘籍，上面笑话经典、历史人文、旅游交通、美容养生什么都有，荤段子更是多，连三个代表的学习大纲都有，碰到喜欢谈政治的老板我们就得找出这样的纲领来跟他聊天。

我翻到荤段子那一页跟他说，一美女作家请一流编辑审稿。编辑斜看着美女笑曰：上半部较丰满，有两点很突出，可惜下半部有些毛躁，并有一个漏洞，水份太大。美女着急的问：那怎么办？编辑答曰：日后再说！马老板在那头笑得如打机关枪，连连说，现在的小丫头片子真是不可小瞧啊。关系到了这份上，说话就比较随便了，我便开始把他往正题上带，我跟他说我手上有一台质量很好的设备，价格也厚道，让他考虑考虑，原以为他会打个哈哈，推三阻四的，没想到他答应得倒很爽快。他说，看你这丫头片子刚刚入道，做得挺辛苦的，看着心疼，你那台设备我要了。我笑着说，那就谢谢马老板了，那我什么时候把货发过去呢？马老板说，别急，我过几天亲自过来查货。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挂了电话，我心里开始欢呼雀跃，即使装了几个月的“傻逼”也值得，我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阿兰，阿兰瞪大两眼说，是吗？有本事啊！不过，她也很谨慎，叮嘱我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那位马老板果真靠得住，只过了三天，他便给我打电话，说已经上了飞机，下午三点到，他还说他已经最好的酒店迎春来去给订了一间包房，并说来后要请我吃饭。饭是在洪福楼吃的，我把阿兰也叫上了，阿兰那天精心打扮了一番，眼睛还沾了假睫毛，头发也烫了，身上的衣饰也很讲究，但再怎么拾掇也经不住因生育而走了形的身板。他们应该是老相识了，见面后一双手握得紧紧的，阿兰脸上一片绯红。服务生把

菜单递上来，那马老板顺手就给了我，小丫头片子，你点吧，点你喜欢吃的。我接过菜单说，马老板，小丫头片子喜欢的多着呢。阿兰接过话说，你只管点，姐今天跟你享享口福。我笑了笑，翻开菜单，从头到尾全是山珍海味，那价钱也一个比一个高，说实话，那是我第一次开那么大的眼界，以前老听别人说什么一些达官贵人吃一顿就得花个万儿八千的，当时只觉得不可思议，现在我全信了。在阿兰的催促下，我点了传说中的鱼翅、燕窝、鲍鱼和龙虾。我偷偷瞄了一眼马老板，他脸上没有一丝挨宰的神情，看来这个老头的腰包是很有实力的。我稍稍放了些心。酒过三巡后，阿兰有些坐不住了，她开始把话往医疗设备上引，她说，马老板，听说你这次过来是专门验货的？都老交情了，您还信不过？马老板擎着酒杯对我眨巴下眼睛，仿佛我跟他是一条船上的，他说，你看，她急了，她这个人啊，心里边只有钱。马老板这么说她，毫不忌讳，可见他们确实是打了很多年交道的，那么这笔生意也就是十拿九稳了。阿兰对马老板的话毫不介意，她端着酒杯斜着眼睛说，那当然了，活了这么些年，我才明白过来，这世上唯一对你忠诚，对你好的就只有钱了，你说我心里不装着它我装谁去，难不成装你？阿兰的眼睛虚了起来，像是蒙上了一层东西，雾一样的让人看不清。

在这番话的敲打下，马老板显得不自在了，他抽了根牙签，用手捂着剔牙。红光满面，笑容可掬地说，瞧你这话说得，可别装着我啊，你年纪轻轻的，我一糟老头子，呵呵。阿兰摇头笑了笑。马老板立起身对我说，这样吧，你拿着合同去我宾馆签字，我还有话要跟你谈谈。阿兰吐了一口气，脸上显出几许失望的神色，鬓角的头发散了几缕，有点落寞，但她还是挺着笑，说，去吧，跟马老板签个字，早点回来。在酒店三楼长长的甬道里，我忽然有些忐忑，心里很紧张，脑子里什么样的念头都有，一浪接着一浪的涌。马老板在前

边，我跟在他的后面，因为铺了红地毯，我的黑色高跟鞋一点声音也没有。我听到的是呼吸声，我能预感到一样事情，但这又是逃不脱的，可耻的是我居然有些兴奋，有些隐隐的期盼，如果真发生什么事了，倒是一种把柄，那台器械是不会有问题的，何况这样财大气粗的老板，愁什么呢。马老板掏钥匙开门，对我说，到了，请进。我谨慎地迈步进去，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张阔大的床，一套粉色锦缎铺盖，暖暖地散发着一股暧昧的气息。那一瞬，我忽然又有些后悔了，我的双脚想缩回去，想扭头顺着那长长的甬道跑下去，跑到一个干净的世界里去。但是不知为什么，我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迈不开步。我虽然想开了，可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好准备，事情沦为交易就让人有些气短了，可是天底下那桩买卖不是交易呢，又有什么事不是交易呢。我这三个月来所付出的心血，我把我的脑神经活活折磨了三个月，说了那么多言不由衷的话，巴结讨好。

我不能就这么一跑了之，我跑不起。这事成了之后，我所得到的报酬，那笔钱可以让我过上体面风光的生活。马老板将门推上了，还上了一道暗锁。我的脚开始往前迈，人有很多事，是身不由己的。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我在心里安慰着自己。马老板邀我在墙角的沙发上坐，他开了一瓶红酒，他一杯，我一杯，透明的水晶玻璃让我打了一个寒战。马老板挨着我坐下，说，你很紧张？我不知如何回答，只勉强笑了笑，我突然觉得口渴，当我把酒杯递到口中准备大干一口时，马老板伸出一双手盖住了杯口，他一脸笑意，说，小丫头，红酒可不能这么喝，这可是好东西呀。我愣了一下，他轻轻地晃动酒杯，红色的酒液像夜上海舞女的裙摆一样飘荡，渐渐地，一股醇厚的酒香便在鼻子底下弥漫开来。

马老板的手搭在我的肩上，他说，这就叫唤醒沉睡千年的美酒。他的气息淌入了我的领脖子，热烘烘的，他说，

女人跟酒一样也需要唤醒。这种挑逗，让我的身子变得无比的僵硬，我没见过什么世面，不知道如何去应付。我想推开他，可我的双手却使不上什么力。忽然马老板将我抱了起来，我的酒杯落了下来，红色的液体无声无息地渗进了地毯里。抵抗是没有用的，只有顺从。这行业里的潜规则，不是我一人能撬动得了的。那一晚，我用咸咸的泪水祭奠了我一去不复返的贞操。第二天，我把签了字的合同交到了阿兰的手中，她拿到之后顿时满面笑容，在一边乐去了，她并没有留意我憔悴的容颜和落寞的眼神。背转身我才明白，原来自己失去的一切，在别人的眼里是一钱不值的。既然失去了，那应该用点什么东西补偿吧，所以我有些在意我应得的报酬了，我得用它去买我爱吃的，爱穿的，爱用的，我得尽一切来讨好我的身体，从哪丢失的，就在哪补。发奖金的日子到了，我等来等去却没等到我的份儿。我找到阿兰说，大姐，我的钱呢？阿兰说，恩？你什么钱？我傻了，我说，当初说好的啊，二一添作五，咱们一人一半啊，你得了20万，我应该分10万啊。阿兰的脸像打了霜似的，立马拉得长长的，她说，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小小年纪就学会讹人钱财了啊？什么说好的啊，你拿出个凭证出来让我看看。你！我的血一下子涌到了脑门上，我气得说不出一句话，我当时真想一巴掌拍死她。

但是我在冲昏了头脑的状况下，心里还是很明白的，我是惹不起她的，她是地头蛇，我是外地的，她有根在这，而我却是浮萍，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他人做了一件嫁衣裳。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我冲出了办公室，这个肮脏的地方，我再也不想待了，哪怕这里堆着金山银山。在我哭着跑出去的时候我与一个男人撞了个满怀。那人提着一个公文包，满脸严肃，一副领导派头，他训斥我，干什么？风风火火的？他的训斥一下子激怒了我，管他是谁呢，反正我不在这干了，我不端这儿的碗，也就不服

这儿管。我豁出去了，谁惹我算谁倒霉。我叫嚣道，我干什么，干你鸟事？我的吵闹声引来了公司一些员工。管销售的部门经理气极了，他指着我的鼻子说，放肆！这是董事长！我又懵了，在这干了大半年，今天才认识到真佛，要不是因为今天起冲突，我还不知道我们的老板是这个样子。不过这位董事长还有些肚量，根本没把我的无礼放在心上。他大抵能从我的愤怒中觉察到我的委屈。

他说，现在的年轻人就喜欢犯冷热病，在哪做事，不受点委屈的，受了委屈就只想着当逃兵，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同事们一个个都使劲点头，仿佛这样的人生真谛是才领悟过来。我扭头说，董事长，我并不是一个不能受委屈的人，可那要看受的是什么委屈。有人从后面扯了扯我的衣角，我一把将那个自以为是的好心人的手掸开，我继续说，如果是在工作中，有人指出我的不对，那怕她骂我，我也受得起，可有些人她却是霸道地欺负你，要你，那又当如何理论？董事长被问住了，他一脸愕然，回过神来后，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姓黑，他又一愣，还有这个姓？然后他说，这样吧，小黑，你来我办公室，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下。进了董事长的办公室后，我便把事情跟他说了一下，当然我省去了酒店一节。我说，阿兰说好此事成了之后，按提成给我分一半，可最后她一分也没给，反说我讹她，我为了谈这笔生意，花了我那么多的精力，马老板来后，我还请他在春来楼吃了顿饭，那顿饭都花了我所有的积蓄，可到头来，我什么也没得到，您说这事搁谁心里不难受啊？是这么回事？董事长将手握成拳头搁在下巴那儿，踱了几步后在我面前收住了脚。他说，这样吧，我让阿兰给你三七开，她七你三，毕竟马老板是她的交情。我迟疑了一下，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但多少还能得些钱，总比刚才那样两手空空跑出去的强，见好就收。如此一想，我也就伪装着开朗了起来，人家好歹是个董事

长，不能太让人家为难了。

我抬起头答应了一声“好”。这个一脸严肃的董事长居然还笑了，带着那么一点怜爱的意思。这种笑跟马老板的笑有点像，我心思活络起来，至高无上的董事长对我有了那么一点点意思，这算不算塞翁失马，因祸得福呢。只是他那副尊容比那位马老板更令人恶心，可是又怎么样，我想起我们村有一位得了心脏病的老人，听人说一偏方，活吃三个刺猬心脏可以治愈，他吃着带血的冒热气的跳动的腥臭的心脏，边吞咽边作呕，可还是强忍着把它吞进去了，人为了活命什么腥臭不能忍受？阿兰还算清白，脑子里并没有灌水。她乖乖地往我卡上打了7万块钱，并且还向我陪了小意。钱一到手，我全身的神经都达到了高潮。我打的直奔商场，将紧身的性感衣服买了几套，又买了几个包包和手袋，在化妆品柜台前，我将同事们挂在嘴上的兰蔻买了一大堆，我还给自己买了几件金饰。当我的银行卡在刷卡机上畅通无阻地刷刷刷时，我的心情也跟着狂欢起来。我深深地体会到，这是一个物质大于精神的时代。在这种超快感的消费中，我早已忘了植根于我身体的疼痛，忘了我是以什么样的代价才换来这笔钱的。

当我从头到脚到肩膀，一身新装走进公司时，我看到了一大堆嫉妒的绿眼。这感觉真好，像打了胜仗般。一个男同事咂摸嘴说，黑妹，真是你呀，有本事，一秒钟变白富美啊。我耸耸肩，晃晃头，装呗，谁不会装。人靠衣装马靠鞍嘛。哟！这不是昨天那个小黑吗？董事长在往办公室去的时候，扭了一下脖子，这一扭就刚好看到了我，难得董事长这么早来上班，董事长很少来公司的，因为他有很多生意要打理，所以我们很难见到他。今天看起来他的心情很不错，他走了过来说，不错呀，懂得挖掘自己身上的美也是一种能力啊。不错，赏心悦目啊！董事长的瞳仁里满是我明媚的色彩，他眼神里传递出来的讯息

除了欣赏外，还有一种讯息。男人就那副德性，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我表姐在多年前跟我说的一句话，当时年近四十的表姐夫跟个十八岁的小姑娘打得火热，表姐说，天下的乌鸦一般黑。

我点了点头，算是对董事长的附和，同时也是在心里承认表姐的话有道理。董事长对我另眼相待，令公司的同事特别是女同事不舒服，竟明目张胆地朝我翻白眼，那白眼里满是不屑和仇恨。本来我是很恶心董事长那浑浊的眼神，可是冲着女同事们集体的嫉妒，我又暗暗期盼董事长浑浊的眼神在我身上多溜达溜达。在董事长的地盘里，董事长就是皇上，女同事们谁不想受宠，受了宠位子票子全有了。董事长进了办公室后，阿兰含着笑跑到我的格子间来，拍着我的背说，妹子，姐刚远远地看你，你印堂发亮，是要交好运的征兆啊，以后顺风顺水了可别忘记姐。我心里冷冷地笑。我这里对她还记着仇呢，她倒大度，一口一个妹子叫得好像我跟她真的是从一个子宫里爬出来似的，见我茶杯干了，拿起来就朝茶水间跑，守在饮水机前用开水给我冲泡了一杯红茶。阿兰说，妹子喝吧，红茶是温性的，姐知道你每次身上来都要用热水袋敷，喝红茶对你那个有好处。我一惊，不得不佩服这个女人的心眼，的确有两把刷子，怪不得她的医疗设备脱手得那么快，看来不是如同事们所说的全是这丰腴的肉身子的作用。刚喝一口茶，部门经理就来了，说董事长有请。高高在上的董事长请一位入行不到半年的小销售，这在公司还是头一遭。这样的高抬与器重令我很是不安，我朝着那个四周挂着百叶窗帘的董事长办公室走去，步履沉沉，我心底有种隐隐的感觉，我觉得我如山里的兽，不知道自己哪一步就会踩在猎人的捕兽夹中，被钳制得动弹不得。

董事长办公室里的冷气开得很足，推门进去犹如跌在冰窟窿里。合门的一瞬间我感觉门外有几十双眼睛在盯着我，那束光照得我后背发热。董事长捡

起遥控器按了一下，所有百叶窗就跟触碰到含羞草一样合得严丝无缝，又是一个孤男寡女的世界，如何跟一个男人同处一室仅靠一个马老板还不足以累积经验。我木呆呆地站在董事长宽大的大班桌前。董事长满脸堆笑，一笑一脸的褶子，那脖子上的皮肤如鸡皮一样，还松松垮垮，不是靠昂贵的衬衣和大牌的定型水把头发定住，眼前这个董事长估计跟我那手握犁头的老父亲一样，就是个枯老汉。董事长招呼我坐，我坐在靠墙的沙发上，他也坐了过来。看他职位的尊卑也不顾，对我献殷勤，我就知道他的心思了。男人嘛，都是下半身的事儿。我以为会有些铺垫，像我跟马老板那样水到渠成，可是董事长一坐下就握住了我的手。我知道我是躲不开的，如果还想在这个公司里做的话，我当然要在这个公司做了，处女膜都赔进去了，这会儿谈人格尊严，谈贞洁操守有点二逼。我朝董事长笑了笑，把手挣脱了，董事长又摸了过来，还得寸进尺地摸到我脸上来了。他说，年轻真好。我要是能转回去三十年，我宁愿倾家荡产，钱最不是个东西，多了尽生事儿，睡不着觉，没味。还是年轻好。我将脸别过去，我闻到了一股老人的气味，腐朽的、热臭的气味，难以忍受。董事长有些不高兴，他说，怎么了？嫌弃我？我满脸堆笑，说，哪敢哪敢，没有没有。董事长说，没有就好，小黑啊，马老板这个人以后你就不要再联系了，还是让阿兰跟他联系，他们本来就是老交情了。董事长又说，老马说你不错。说完嘿嘿地笑。我背上顿时生出汗来，曾听阿兰提起过说马老板跟董事长关系很好，无话不谈。什么叫无话不谈？马老板该不会把床上的事也跟眼前这个老头谈了吧。冲他这句不错冲他这意味深长的“嘿嘿”，我心底冒出一串一串的凉气来。原来这行里什么事都是穿的。那一瞬，我希望山崩地裂，希望世界末日到来，婊子接客逢人还可以假装说是第一次，我连假装的余地都没有了。

我像一条被拿住了七寸的蛇僵直在

沙发上，任由老东西的手在我身上到处游荡。董事长说，小黑，跟了我，我不会亏待你的。从董事长办公室出来。我已经不知道东南西北了。阿兰过来去洗手间，顺便拉着我一块进去了。关了门，阿兰问，怎么了？我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脸，红得跟枣似的，有某种不洁的嫌疑，便洗了把脸。我说，没什么。董事长说我来了这么久只卖出一台大的医疗设备，这在公司是站不稳脚跟的，再不想办法只有被炒鱿鱼。阿兰看着我，嘴角动了动，终于噗嗤一下笑出了声来，说，你就装吧。他会跟你谈这？哈哈，你呀，实话告诉你吧，公司里男的少女的多，女的个个漂亮，都来得比你早，老东西那点德性谁不知道啊。刚跟你用手谈的工作吧。哈哈。我洗白的脸顿时又红了。我酝酿了一口痰恨不得朝阿兰脸上吐去。但是我还是暗暗吞下了。阿兰说，如果没猜错，下一步就是请你暂时辞掉工作住到他的大别墅里，在大别墅里你一定要好好把握住机会，反正你也不是黄花大闺女了，不要扭扭捏捏的。我的脑袋“嗡”一下像炸裂了一般。我觉得我是一个赤身裸体的人，我没穿裤子就跑出来了。我眼睛睁得跟牛眼睛似的看着阿兰。阿兰重重把我拐了一下，说，别这么瞪着我，姐也是为你好，谁叫姐以前坑过你呢，这公司里住过大别墅的又不止你一个人，有的待上一月两月照样回来上班，有的待得时间长点，半年一年的，有的更长，董事长四个老婆都是我们公司的人，都在别墅里住过，那四个狐狸精样的，都修成了正果，现在他第四个老婆也被他送出了国，移居到了加拿大，你争取成为他第五个。他特别喜欢帮助你们这些从乡下来的女孩子，他把你们这样的乡下女孩打造成阔太太他就特别有满足感，他总说他是个大善人，帮助很多人脱贫致富，他说他这个先富起来的人要带动后富起来的人。所以你还是很有希望的。姐看好你。阿兰说着还向我举了个拳头，说了声加油。我蓦地觉得好笑。我扭头重新对着镜子看我这张脸，这张脸

受了高档护肤品的滋润，还是显出了嫩滑紧致的虚假质感，眼眸是明亮的，嘴唇很红润，脸颊上有几颗胆大的雀斑，流露出乡野的气息，跟公司的那些女同事比起来，我不算漂亮，但我 youngest。21岁，女人的一段大好春光啊。我内心里念叨着“先富带动后富”，委实觉得可笑，笑着笑着忽然鼻子一阵发酸，我想起高考那天，我爸骑着摩托车送我去考场，路上被一辆轿车扫了一下，我爸忍着疼痛稳住摩托让我下车，我刚下车我爸就倒了，摩托车一下压在他身上，那开车的还下车恶狠狠地骂我们父女俩瞎了眼睛，大清早的赶着去投胎，瞧这穷酸样投胎也投不到好人家。

我当时举着拳头想跟那人拼了，却被我爸拦着了。我爸起身扶起摩托车，让我上车，他一拐一拐地跨上车座笨拙地发动引擎，我从后视镜中看到我爸的脸上全是灰尘，被汗一浸成了一道道黑泥水。他提前半个小时把我送到考场，他说，姑娘，好好考，爸妈这辈子就指望你了。什么是指望，就是要有出息，什么是出息，在乡下人眼里能挣钱就是大大的出息。钱啊！阿兰真没猜错，第二天，董事长就带我去了别墅。那栋别墅位于乡郊，前面是一片湖，湖岸边是大片大片的红蓼花，密密匝匝的，带着湖水的湿润。正值开花时节，一簇一簇的小粉花开得奋不顾身，热火朝天，像是不甘心似的。别墅的院子里也种着许多红蓼花，这种乡野的花，城里人谁稀罕，专门开辟出这么一片来种这种花只有乡下人才这么干。我想准是他的前任太太们干的，阿兰不是说他的前任太太们都是乡下女孩么。别墅里除了我，还有佣人徐嫂和一只白狗阿福。

我们就像董事长的几件道具，被他安放在各自的地方。夜终于来了，徐嫂将洗澡水放好后就带门出去了。董事长说，去洗吧，等会看你的表现。说完他仰头喝了一大口口水，像是吞药丸的样子。浴室在卧房的一角，全是透明的玻璃，无遮无挡，我将衣服脱光了走进

去，跌进温热的浴缸里，看着床上躺着的松散的老男人，我的眼角有一丝泪。我有出息了，我爸妈用大把大把的血汗钱把他们的指望送进大学，送进城市里，送到有钱人的床上，我爸妈供出了一个婊子。呵呵，这多么可笑。擦洗身子的时候，我感到不自在，但想到公司那么多的女同事都住过这别墅，她们一定也像我这般擦洗过，这样一想我就不觉得难为情了。快来快来，小黑。董事长热情地在床上为我腾地。他抱着我，那股腐朽的气味从他的鼻子里、嘴巴里和汗毛孔里喷射出来。

我的脑海里又想起了老家那个患心脏病的老头，活吃刺猬心脏的情景来，边呕吐边吞咽，我就这么看着他把三颗活蹦乱跳的刺猬心脏吞下了肚。乡郊的夜如死了一般寂静。“叽叽叽”，我忽然听到一种叫声，像虫鸣也像鸟叫，仔细听了听，是刺猬，“叽叽叽”，这种短促但又清亮的叽叽声是刺猬独有的叫声。是的，是刺猬。月亮升起来了，我感到窗外那些红蓼花在月光下蓬勃地酿造香味，那浓郁的熏人的花香透过窗缝墙缝瓦缝钻进我的鼻子里。这花做妖做媚的有迷醉人的本领，老家人用它制作酒曲来酿米酒，吃上两三碗头就发晕。董事长将我的双腿高高地架在他的脖子上。我扭过头看着窗外，我看见许多的刺猬，它们从不远的湖水里爬起来，从红蓼花丛里爬起来，从山上的树林里爬起来，它们从四面八方爬起来，这些褐色的像老鼠一样的家伙，它们一齐叫着“叽叽叽”，“叽叽叽”，它们穿越马路，穿越院子，它们向别墅逼来，它们身上的针尖一根根张开，我嗅到一股血的味道。

月光从云层里跳出来，我清晰地看到那些刺猬们每一根刺上都插着一枚心脏，跳动的、冒着热气的、散发着腥臭味的……可是，我看到的是有几只刺猬钻出了花垄，它们伸着头，望着天上又红又大的月亮。这景色委实太美了。我痴痴地看着它们，看着红月亮下的它们，仿佛是一篇童话。

消失的梅子树

□倪宏伟

梅子树叶渐渐泛黄，东一片西一片地掉落下来，像秋日散落一地的信件。

临近黄昏时分，程立伟还没回到程家坳，母亲柳尚英有些着急，站在院坝边的梅子树下张望了几次。她心里乐滋滋的：儿子立伟很争气，总算在青衣二中读出了点名堂。昨晚，程立伟高兴地告诉柳尚英，他的成绩超过了青州师范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县招生办通知他去填表。他迫不及待地赶到城里去填表，却忘了带照片，于是县招生办的工作人员让他第二天再补交。

当晚，程立伟翻来覆去睡不着，想到即将跳出“农门”，他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迷迷糊糊天就放亮了，鸟儿叽叽喳喳在梅子树上鸣叫不停，像闹钟的铃声催促程立伟起床。程立伟吃罢早饭便匆匆上了路。程家坳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落，从程家坳走到县城需要两个多小时。大多数人家买不起自行车，出门全靠两条腿。程立伟沿着陇阳河一直往前走，路上行人渐渐多起来，背菜的、拉车的、走路的，偶尔还有几个骑自行车的，都在匆匆赶往县城。陇阳河发源于五盘山，绕过程家坳蜿蜒向东，到县城汇入青衣河。

夕阳缓缓坠下山后，程立伟才回到程家坳，他啥也没说，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柳尚英心里一紧，觉察到儿子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她连忙走到立伟的房间门口，听

到里面传来隐隐的抽泣声。

“幺儿，你遇到啥子事啦？”柳尚英走到程立伟身旁询问道。“妈——我，我……”程立伟一时语塞。原来，程立伟落榜了。今天到县招办提交照片后，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他脾大，体检不合格，无法投递录取档案，还拿出了体检表，上面赫然盖着“体检不合格”的蓝色印章。这时，另一名工作人员从门口走进来，询问了一下符合录取条件的考生情况，把程立伟的档案抽出来后，带走了剩余的档案。程立伟看着这名工作人员把档案捆扎在自行车后座，骑上车向青州师范学校方向驶去。他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感觉周围一片灰蒙蒙的，像一个巨大的气囊把他包裹在里面，让他喘不上气。

程立伟落榜的消息在五盘公社传开了，大家都为他惋惜。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以来，程家坳就没考出去一个学生娃，整个五盘公社也是如此。跳出“农门”是很多农家子弟的梦想，但大多数孩子在考高中时就被淘汰了，能够升入高中并考上中专、中师乃至大学的实属凤毛麟角。

为此，程立伟伤心难过了好多天。他的班主任杜老师特地赶到程家坳劝他复读，但程立伟想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家中困境，犹豫再三还是婉拒了。

二

“妈，我要到城里去打工。”程立伟对柳尚英说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进城做生意、打工的人开始多起来。经人介绍，程立伟到县粮食局二仓库打工，主要做翻瓦、处理地面之类的杂活，每天工钱1.7元，遇到打混凝土这类体力活则是10元，但一个月难得有几天活。还没满17岁的程立伟打混凝土很吃力，体力有些跟不上。在二仓库，程立伟几次看见了女同学肖怡梅都悄悄躲开了，他不好意思打招呼。肖怡梅住在县粮食局家属宿舍，她是班上为数不多的城市生。青衣二中主要面向农村招

生，被青州中学、青衣一中刷下来的城市生，会有少部分进入青衣二中。肖怡梅气质与众不同，头上爱扎几条小辫子，走起路来小辫子蹦蹦跳跳的，多了几分活泼和洋气。她比较偏科，数理化成绩一般，总分常被拉低。这次高考她虽落榜了，但考上了五厂技校，听说毕业后会分配到青州化工厂工作。五厂技校在青衣县城内，是青州地区五个工厂联合兴办的技术学校，宗旨是为企业培养人才，但只招城市考生。

青州化工厂与程家坳隔着一个山头，从坳口走一段土路就到了。程立伟小时候常到青州化工厂锅炉房捡二炭。在程家坳，程立伟和小林哥最会捡二炭，每次回家都是满满一背篋。他俩在五盘小学同班，小林哥比程立伟大三岁，是程家坳的娃娃头。小林哥小学毕业后没上初中，开始在生产队劳动。他体力好，人壮实，很快就在队里拿到高分。

一缕阳光落在粮库屋顶的瓦背上，明晃晃的有些刺眼。程立伟正在翻瓦。这些青瓦都是特制的大瓦，很沉，必须盖得严丝合缝，否则会漏水，影响粮库存粮。突然，一块青瓦从瓦背滑向屋檐口，径直冲向家属区院坝。程立伟转身没抓住。只听“啪”一声脆响，大青瓦摔在地上，差点砸中路过的行人。来人吓了一跳，侧身朝屋顶望去，嚷道：

“哪个乱扔瓦片！没长眼睛啦？！”程立伟撑起身子道歉，但阳光晃得他看不清对方。“程立伟——”声音很熟，仔细一看，竟是肖怡梅，她认出了程立伟。程立伟瞬间红了脸，浑身不自在，仿佛身上长了毛毛虫，只好应付道：

“嗯嗯。”“你应该去补习嘛，争取明年再考一次。”肖怡梅对着屋顶方向大声说道。程立伟十分腼腆，不敢大声说话，又“嗯嗯”应承。肖怡梅了解他的性格，怕自己待久了让他尴尬，便挥手道：“你慢慢忙吧，我先走了。”说罢走进家属区的楼房。程立伟看着肖怡梅的背影，小辫子一颠一跳的，心里泛起

淡淡的失落。他想到毕业时肖怡梅送他的绿色笔记本，扉页上写着：学无止境，展翅高飞。同学们毕业时基本写留言，送笔记本就显得关系非同一般。程立伟这样想过，但又摇头推翻了自己的念头，毕竟他出身农村，落榜后当着农民，这鸿沟就像陇阳河与青衣河的差距，不是一般的宽。说起来也是机缘。在五盘小学，程立伟读的是国家最后一批两年制初中，城市生早已实施三年制，所以他的知识底子薄。在青衣二中，程立伟通过补习才跟上进度，成绩越来越好，期末竟考进班上前三名。有一次晚自习，程立伟正复习功课，肖怡梅突然来到他书桌前请教一道数学题。程立伟的脸刷一下红了，说话也变得吞吞吐吐。那时男女界限分明，相互间一般不说话。

程立伟正想得入神，把青瓦盖反了一段，好在工友及时提醒，他赶紧取下青瓦重新盖上。

三

程家坳生产队要安装自来水管。程立伟的二爸叫他回程家坳打工，这样能守着家门口挣工分。二爸是程立伟父亲的亲弟弟，现任生产队会计，在当地颇有威望。程立伟的父亲去世后，二爸非常关心这个侄儿，还推荐他担任生产队机面加工房出纳，但因机面房面临改革，即将实行承包制，此事便搁浅了。青州化工厂扩建危化品转运库房，选址程家坳，生产队提出解决全队自来水饮水的问题，化工厂答应了。程家坳地势低洼，离五盘山有一段距离，吃水全靠井水。每天早上打水的人多，井水不够用，有的人家便到陇阳河挑水。洪水季节，河水浑浊不能饮用，井水变得珍贵，群众为争井水还打过架。

生产队启动自来水管安装工程，由青州化工厂派技术人员施工，程立伟负责搬运材料、打杂。水管要安装到相对集中的居民点，几户共用一个水龙头，设计人员事先确定好走向和点位。工程

进展顺利，大多数农户配合，但也有个别农户刁难，要求将水龙头安在自家屋前，否则阻工。为此，二爸多次做工作，确保工程推进。但三娃子家始终做不通。三娃子家右边挨着程立伟家，左边是一片竹林，程立伟家旁有二爸家、小林哥家和另一户农户，按设计，水龙头安在二爸家较适中，方便两边打水。但三娃子不同意，甚至捏造二爸借职权占便宜的谣言，扬言不答应就不准水管经过他家房前。三娃子家是生产队出了名的难缠户，凡事争强好胜，生怕吃亏。上次生产队分猪肉，他家抓阄分到槽头肉，三娃子耍横不干，要求重抓。群众纷纷谴责他，但他拦住肉架不让分。二爸负责分肉，见三娃子胡搅蛮缠，便把自家的排号给了他。为此，婶婶埋怨了二爸很久。这次，三娃子又故伎重施。二爸不好出面，小林哥自告奋勇去做工作。三娃子依旧蛮横，油盐不进。“你信不信，水管安在你家院坝里，我马上砸了！”小林哥撂下狠话。小林哥个头壮实，论打架三娃子不是对手，何况他一直为母亲的事憋着气。三娃子戾气陡生，顺手抄起一截水管示威。“你要吓哪个？！”小林哥二话没说，上前抓住水管横扫。三娃子一个趔趄摔倒，小林哥死死按住他，压得他不停叫唤。“还打不打？”小林哥问。三娃子自知不敌，没敢吭声。大家赶紧拉开，避免冲突升级。程立伟向三娃子表明不受威胁，若执意阻挠就重新规划水管走向，绕过他家。今后三娃子接管子进自家房屋，得多花一笔钱。这两招真管用！三娃子最终妥协，嘴巴嘟囔着，不再阻止施工。

青州化工厂派来一名年轻人负责工程，大家都叫他孙班长。孙班长似乎与程立伟有缘，听说他因体检不合格落榜后，投去敬佩的目光。孙班长正复习考电大，但数学一塌糊涂，正愁无老师指导。一次闲聊，孙班长请程立伟帮他补习数学。见孙班长如此看重自己，程立伟毫不犹豫答应了。空闲时，孙班长便

请程立伟讲解数学方法和练习题。一来二去，孙班长悟了解题要领，成绩“嗖嗖”上涨，如愿考上电大。孙班长实诚，逢人便夸程立伟。厂里一些要考学的职工听说后，也来找程立伟补课，有科室干部、车间工人。他们每次来都带些东西，包括厂里发的劳保。看到这些职工的上进心，程立伟深受触动，开始怀疑自己放弃复读的选择。

四

刚过完年，五盘公社要招录12名民小教师，程家坳所在的大队只有一个名额。消息传出，许多初高中毕业生跃跃欲试。“立伟，你一定要去报考！”二爸从公社开会回来，催促程立伟报名。程立伟犹豫，担心考不上本大队的民小，若考上其他队的又不便照顾家里。“幺儿，去嘛，你身子单薄，不适合干体力活。”柳尚英也鼓励他报考。招生考试只考语文、数学，程立伟觉得题简单，第一个交卷。几天后，他在五盘小学碰见了初中老师，老师告诉他，他语文、数学都考了第一，总分肯定是第一。程立伟一听喜不自胜，进不了青州师范校也可当民小老师，实现讲台梦。那段时间，他一边干农活，一边等公社通知。一晃半月过去，程立伟却没收到消息。一打听，新老师已在大队民小上课了。程立伟觉得自己被愚弄了，跑到公社找分管干部理论。干部说大队民小老师由党支部决定，叫他找大队贾书记。程立伟赶到大队部，贾书记正在开会，他只好在门口等。散会后，贾书记挎着包出来，拿着一张报纸。

“贾书记，我有事找你。”程立伟鼓起勇气拦住他。

贾书记一怔，上下打量着程立伟，认出他是程家坳的，问：“啥事？”

“贾书记，为啥不让我当民小老师？”程立伟质问道。

“这个……你，你成绩不高。”贾书记支支吾吾。

“我语文、数学都是第一，哪里不

高？！”程立伟火冒三丈，顾不得贾书记身份。

“这……是大队决定的，你……个儿小，管不了学生。”贾书记说罢扭头就走。程立伟上前拦住讨说法，旁人连忙把他拉开，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贾书记离开。事后，程立伟从二爸处得知，新老师是贾书记的表弟，一个初中生。

命运似对程立伟不公，他像这季节的梅子树，光秃秃、孤零零站在院坝边。他陷入苦恼，怀疑人生。他渴望走出山峦阻隔，寻找新天地，活出另一番模样。但现实总打碎梦想，一切变得虚无缥缈，像一团朦胧的雾，看不清谜底。

程家坳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土地产量包产到户。程立伟家分到的责任田地地势平坦，离家近，方便耕作；责任地分到山顶，爬坡费劲，挑粪浇地时粪桶东摇西晃，碰土坎就荡出粪水。包产到户后，栽秧收谷时节需换工帮忙。抢收稻谷时，一家人忙不过来，二爸家、小林哥家常相互帮忙。程立伟吃不消重活，主要割稻谷或抱谷把。背谷子由小林哥负责，他在田埂健步如飞。小林哥的二妹春秀也是割谷好手，一袋烟功夫放倒一大片。春秀比程立伟小两岁，眉清目秀，勤快，是程家坳一枝花。程立伟抱谷把时，旁人逗趣：“你们两个般配嘛，干脆结婚算喽！”逗得程立伟脸红。春秀捡起土块甩向说话人，嗔怪道：“立伟哥是读书人，烂嘴巴别瞎说！”

五

机面加工房承包方案出台，条件是免费加工公粮，但公粮数量大，打米、打面收费低，细算收入不如打工，大家不敢承包，报名者不多。经竞争，小林哥、二爸几家共同承包机面房，负责生产面粉、面条。但打米房无人承包。打米房只有打米机、打面机。程立伟熟悉打米房，父亲曾长期在此工作。他小时常在打米房窜进窜出，偶尔帮父亲照

看。长大后，父亲教他操作机器，如换筛网、安米刀。父亲去世后，程立伟每次路过打米房都倍感亲切。

“立伟，你懂行，大胆承包。”小林哥鼓励，二爸也支持，表态机面房忙时可叫程立伟帮忙包挂面，按次付工钱。晚上，程立伟和母亲说起此事，柳尚英却反对。

“妈，为啥？”程立伟皱眉。

“你爸就是被这打米房害的！”柳尚英说。打米房灰尘多，程立伟的父亲因此患上严重肺病，县医院治疗几次未好转，越拖越重。说到伤心处，柳尚英擦泪。程立伟内心酸楚，轻靠母亲，拉住她的手。

“妈，我注意防护灰尘，行不？”程立伟想再试。

“不行！妈不放心。”柳尚英语气坚决。

见母亲态度，程立伟沉默，理解她的担忧。次日，他将母亲意见告诉二爸和小林哥。他们劝他别放弃，决定一起做柳尚英工作。

“婶婶，立伟有经验，能经营好。”小林哥求情。

“小林，婶婶怕灰尘多，不能让他落下病根。”柳尚英仍不愿。

“嫂子，打米房在家门口，可边种田边挣钱。”二爸开门见山。

“二爸，你晓得我和你哥没读过书，吃了大亏。我一直盼立伟读书出息。”柳尚英道出心结。

“嫂子，让立伟试试，挣点钱修房娶媳妇。”二爸说服她。

二爸的话击中柳尚英软肋，她肩头一抖，转身看程立伟。这些年家里缺劳力，工分少，粮食不够吃，老南瓜、红苕当主食，日子艰难。老房子破败，柳尚英想改变却力不从心。她掂量一阵，目光停在二爸身上，轻声道：“就依二爸，试一年。”程立伟与生产队签下协议，成为打米房新主人。打米房离家不远，望得见梅子树。程立伟回家吃饭时，背粮的群众朝梅子树喊：“打面

喽！”他便慌忙跑过去。

打米房生意时紧时松，有时半天无人，有时排长队。程立伟为人诚实，态度和蔼，常帮农户摇风谷车吹谷糠，扫地上面粉给打面农户。大家对他印象好，口碑相传，附近生产队群众也来打米打面，生意出奇好。但也有不愉快，程立伟与三娃子打了一架。那次三娃子来打面，打面机突然传出剧烈声响。拉闸检查，一颗螺钉滚动，筛网被打得千疮百孔。换网需打500斤面才回本，程立伟心痛，责怪三娃子几句。三娃子不认错，反谩骂。程立伟气愤推搡，两人扭打。小林哥在旁听到吵闹，跑来拉开。此后三娃子来打米打面，程立伟特别小心，用风谷车吹一遍，一次在玉米籽里捡出小石头。“这又是啥？”程立伟递石头给三娃子，三娃子心虚躲闪，不敢正视。

化工厂孙班长带职工来补课，在打米房找到程立伟。他正换米刀，他们坐门外凳上等。柳尚英拿缝好的面袋过来，遇孙班长，打招呼攀谈。“浪费了，可惜！”孙班长指程立伟，悄声对柳尚英说。他们嘀咕一阵，柳尚英皱眉，脸色凝重，询问化工厂子弟校情况。孙班长应：“我找人帮说说。”程立伟忙完，拍身上粉尘，顾不得休息，给新职工讲题，直到他们弄懂。

六

夜晚，田野飘来稻子将熟的气息。程家坳星星点点的灯光，像一双双迷离的眼，注视村庄变化的轮廓。“么儿，妈找你有事。”柳尚英喊住程立伟。灶房凳子上，母子相对而坐。杏黄灯光洒在柳尚英脸上，映出清晰皱纹。“你去补习吧，孙班长找过化工厂子弟校老师了。”柳尚英郑重道。程立伟毫无准备，呆望母亲。“子弟校离家近，方便照顾家。妈盼你读书出息。”柳尚英语气缓慢，如游丝漂浮。程立伟内心触动。他曾挣扎，尤其见孙班长那群年轻人时，冒出返校念头，但想到家和母

亲，又像蔫瘪气球泄气。“家里事不用操心，有妈顶着。”柳尚英卸包袱鼓劲。“妈——”柳尚英的话燃起希望，程立伟眼眶含泪，努力控制情绪，眼泪仍流下。柳尚英受感染，眼角溢泪，扯围腰抹眼。灯光忽闪，灶房亮堂起来，微风在门口徘徊，像聆听的耳朵。

程立伟告诉小林哥复读想法。小林哥知他难舍读书梦，真心支持，愿接打米房解其后顾之忧。小林哥如亲哥，给予无私关怀，程立伟倍感温暖。

孙班长骑车匆匆到程家坳，找到程立伟母子。他带来坏消息：子弟校老师同意接纳，但校领导反对，因只收本厂子弟，无厂外先例。“对不起，没帮上忙。”孙班长歉道。“孙大哥，费心了。”柳尚英仍感激。新学期已开始，读书事不能拖，柳尚英让程立伟回青衣二中找班主任杜老师。

见程立伟时，杜老师高兴，热情办入校手续。柳尚英添置新被褥，鼓励他专心学习。一年多后重返二中，程立伟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老师和校园，陌生的是高中教材新增内容，许多需弥补。距高考不足一年，一切充满变数，程立伟压力空前。他沉浸在新旧知识交替的消化中，争分夺秒自学政治、经济学、生理卫生等新知识点。

周末回家，程立伟路上碰见了孙班长。孙班长高兴地告诉他自己调人事科了，厂里启用有文化的年轻人，他才有此机遇。孙班长满脸朝气，一再感谢程立伟。“再鼓劲，考上好学校。”孙班长打气道。

“程立伟！”见人喊，一看是肖怡梅，她在路边停自行车。

“你咋在这？”程立伟诧异。

“在化工厂实习。”肖怡梅说。程立伟想起她在五厂技校读书，现进入实习阶段。

程立伟介绍孙班长和肖怡梅认识。肖怡梅知孙班长是人事科的，握他手道：“孙班长，今后多关照！”

“你呢？”肖怡梅问程立伟。

“回二中复读。”程立伟答。

“那好！你本是读书料子。”肖怡梅由衷支持，孙班长附和。告别时，肖怡梅邀孙班长同回城，孙班长迟疑片刻答应了。

在二中复读，程立伟节俭，不给家添负担，每天吃5分钱小菜。长身体时，他馋炒肉、凉拌猪心肺，但不敢吃。为省2分馒头钱，他拿玉米面换馍馍吃，只有周末回家或杀年猪时，才能吃肉。一天上午，程立伟上课时瞥见柳尚英背背篋进校，他急忙请假跑出教室。

“妈，你咋来了？”程立伟问。

“妈卖菜顺路来给你生活费。”柳尚英从衣兜掏出一叠皱角票，放他手里。

“妈——”程立伟啜嚅，眼含泪。

“么儿，不哭！专心读书。”柳尚英用糙手抹他眼睛。“妈这就回，不打扰。”说罢背背篋朝校门走。看母亲瘦削背影，程立伟心一阵阵痛。他发誓一定好好读书，不负母望。

寒假回家，程立伟在火炉边烤火。柳尚英神秘地说道：“么儿，妈说件事。”

“妈，啥事？”程立伟凑近。

“有人做媒，把春秀介绍给你。”柳尚英说：“家里有人帮衬，你好安心读书。”

程立伟表情凝重，低头挪脚，不知说啥。

“春秀家条件好，没嫌弃咱家，妈觉合适。”柳尚英接着说。

“妈，我还在读书，不想早婚。”程立伟态度明确。

“家里田地多，春秀和小林可帮忙。妈一人累不下来。”柳尚英语气低沉。

“妈，我……”程立伟软下来，沉默。

“么儿，你考虑下。”柳尚英表示不强求。

自此，春秀常来串门，帮柳尚英打理家务，程立伟却感觉尴尬。他只想读书，不想误春秀终身，春秀一来，他便借故回房看书，避免独处。但程家坳传

他俩谈恋爱，程立伟有口难辩。春秀是好姑娘，他不想伤她，找机会解释，却话到嘴边又咽下。

七

高考一结束，程立伟紧绷的情绪开始松弛下来。他体检顺利，流程无耽搁。检查腹部时，程立伟认出是上次体检的女医生，高个，波浪秀发。“医生，上次你说我脾大，体检不过关，我因此落榜。”检查完，程立伟忍不住说。“真的！”女医生盯他，眼露疑惑，喊来几个医生让他重新躺下检查。程立伟后悔多嘴，怕查出问题，真想抽自己耳光。“正常。”女医生结论。虚惊一场，程立伟心中石头这次总算落地。

柳尚英家秧田稻谷遭稻瘟病，面临减产。她心痛却束手无策。高考成绩揭晓，程立伟幸运上专科线。他喜不自胜，拿着成绩单跑回家告诉柳尚英。柳尚英当即哭了，拉他到堂屋对着祖先牌位鞠躬，念念有词。收割季，稻谷减产，但也有几麻袋。程立伟心思不在谷子上，忐忑惦记着录取信息。

县招办通知程立伟填报中专志愿。他心凉半截，专科竟落榜。县招办会议室稀拉拉坐着二十多个考生，熟识的互相窃窃私语。负责人介绍：高校录取结束，专科落榜生和中专线考生可填志愿。志愿书发下，程立伟看着一串中专校名五味杂陈，不甘认命。但想到能跳出“农门”，心绪渐平。突然，有老师在门外喊：“专科落榜名单到了，快看！”墙栏上名单排几行，程立伟反复看几遍，确认无自己名字。但他不踏实，咨询招办老师。老师告知他已被录取，具体学校需问青州地区招办。好消息！程立伟兴奋得跳起来，挥拳赶回家。

听程立伟被录取，柳尚英激动，当晚杀公鸡请二爸、春秀、小林哥庆贺。平时滴酒不沾的程立伟满上啤酒，谢众人照顾。苦尽甘来，饭桌欢声笑语。“立伟，你真了不起！”小林哥端白酒祝贺。程立伟豪爽干杯。春秀以茶代酒

敬他，神态羞涩。二爸勉励他好好学习，争好前程。程立伟醉倒，整晚昏沉难眠。次日，他扛铁锹随母翻土。“哎哟！”程立伟一声惊叫，只见铁锹戳脚，左拇趾半个指甲断裂，血流不止。柳尚英采来棉花叶揉碎抹伤口。接下来几天立伟不能下田，闲坐庭院竹椅养神，心惦录取通知。他望庭院梅子树，树干笔直，枝桠蓬勃，黄叶摇摇欲坠，像梦寐以求的通知书。无聊间，去机面房找小林哥。正值秋收后打米高峰，打米房挤满人，小林哥忙不过来，叫春秀帮忙。见春秀背影，程立伟想溜，被春秀看见：“立伟哥，来啦。”程立伟应声，想说啥却不知如何开口。

八

程立伟在家度日如年，心悬着。忽听门外喊：“立伟，到乡上拿信。”是二爸声。程立伟顾不得脚伤未愈，三步并两步跑到乡政府。工作人员交信，是蜀南师范专科学校录取通知，他细看了几遍，如梦似幻。回二中办转团手续时，程立伟谢全体老师，特别谢杜老师。杜老师勉励他常回母校。办农转非需交公粮，程立伟背不完，是春秀帮背了一袋。在县粮食局二仓库，遇不顺心事。稻子遭瘟病，米粒不饱满，电风谷车吹出许多米粒。春秀心疼。程立伟找工作人员理论，希望调小风力，对方不理。程立伟气愤地撮地上的米粒重吹，留下部分合格米。工作人员见状，开单降为下等米。下等米价低，对农民是打击。程立伟一激动，扭住工作人员就评理。上公粮的农民围来，站他一边谴责工作人员调高风力。工作人员手足无措，盼人解围。

“程立伟！”见有人喊，一看又是肖怡梅。她回家路过，见吵闹进来。问清缘由，肖怡梅拉工作人员耳语，显然是熟人。随后，工作人员开中等米单，不情不愿地交程立伟。程立伟谢肖怡梅，互问近况。肖怡梅知他考上蜀南师专，表祝贺，并告知程立伟自己在化工

厂84号车间上班，留下了联系地址。

见春秀在旁，肖怡梅问：“这位是？”

“程立伟的女朋友！”程立伟还来不及回答，旁边的农民就替他作了介绍。

“哦。”肖怡梅愣了一下，眼光不自然地打量了一眼春秀又暗淡下去了，轻声说道：“恭喜恭喜。”

早晨起来，程立伟在灶房看见柳尚英斜坐在竹椅上，脸色灰白。“妈，您哪里不舒服？”程立伟赶紧走上前询问。柳尚英挣扎了一下，看了程立伟一眼说：“妈，妈没事。”说完又眯上眼，额头上渗出了小汗珠。程立伟一看情况不妙，急忙抱起柳尚英就往外走。柳尚英身子骨弱，轻飘飘的，程立伟抱在怀里痛苦万分，眼泪不自觉地涌了出来。他找小林哥借来人力三轮车，又拿了一床被子铺在车厢里。小林哥担心程立伟一个人照顾不过来，喊来春秀帮忙。他们风风火火赶到县医院，医生瞧见柳尚英病情严重，迅速安排检查。在医院的过道上，程立伟不安地来回走动，焦急地等待检查结果。小林哥和春秀怕程立伟难受，不断地安慰他。

“柳尚英的家属？”诊断室传来医生的声音。程立伟赶紧跑了进去。医生把检查单交给程立伟，摇了摇头说：

“胰腺癌晚期！我们也束手无策，回去好好安顿。”这不啻是一颗响雷，惊得程立伟目瞪口呆，但他迅速从紊乱的情绪中调整过来，央求道：“医生，能不能再想点办法？”医生告诉程立伟医院没有药物可以治疗，只能吃点止痛药缓解症状，住院也是浪费钱，劝他把柳尚英带回家，在她剩下的这段时间，好好照顾她。

坐在三轮车上，程立伟凝望着怀里的柳尚英，脑袋嗡嗡地响。他没有想到在这节骨眼上，母亲竟然生了重病，而且时日不多了。他无法抑制住内心的痛苦，眼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梅子树掉了一大片叶子，整个树冠像刚剪了头发，空荡荡的。回到家里，程立伟把柳尚英放在床上，为了让母亲

舒服一些，他垫高了母亲的枕头，然后倒水让母亲服下止痛药。止痛药特别见效，柳尚英气色有些好转，可以坐起来了。她似乎知道自己严重的病情，不舍地望着程立伟，又担忧地叹了口气。这几天打米房特别忙，小林哥只能抽空来看望柳尚英，陪程立伟说会儿话。春秀偶尔也端来饭菜，让他们母子俩凑合着吃点。每次春秀来，柳尚英特别来精神，话语也多，总是拉着她的手不松开。

一天晚上，柳尚英吃了止痛药后依然疼得十分难受，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额头上滚落下来。程立伟慌了神，赶紧请小林哥到乡医院找医生。“么儿，妈心头难受，想靠着您睡一会儿。”柳尚英对程立伟说。程立伟赶紧爬到床上坐着，让母亲靠在自己的怀里，双手紧紧扶住她的身子。柳尚英慢慢安静下来了。连续多个白天黑夜的守候，程立伟感到十分困倦，也靠着母亲的头也睡着了。

“立伟！”小林哥的大声喊叫惊醒了程立伟。程立伟睁开眼睛，朦朦胧胧地看见小林哥和医生站在床边。“妈，该吃药了！”程立伟推了推母亲，但母亲没有反应，他一摸母亲的鼻息，发现母亲已经断气了。“妈——”程立伟大声哭了出来，声音透过窗户飘得很远。柳尚英去世的消息在程家坳传开了。肖怡梅、孙班长闻讯后也赶来安慰程立伟，听说他俩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在二爸、小林哥的共同操持下，程立伟顺利安葬了母亲柳尚英。出殡那天，院坝边的梅子树突然就断裂了，一条枝桠正好砸在了棺木上，吓得大家一跳，也不知这是吉是凶。

梅子树消失了！或许梅子树陪着柳尚英到了另一个世界去开花结果了。但空荡荡的家已经支离破碎，满眼都是无法修复的伤痛，不再有从前的温馨和欢乐。程立伟望着灰蒙蒙的天，似乎天要垮塌下来，但天边仿佛又有一片亮光映照在五盘山的山顶，这亮光宛若一棵活着的梅子树，这是否预示着程立伟一种新的生活的开始呢！

囚徒

□ 陆 杨

“苏畅，你觉得这种最新的科技对人类有什么意义吗？”迪亚问道。迪亚和苏畅都在一家名为深蓝的高科技公司工作，他们研究的领域是人工智能，而且两人都是公司的技术核心骨干。

曾经有很多猎头私下联系到苏畅和迪亚，准备将他们从深蓝挖走，迪亚曾经动了心，但苏畅却告诉自己这个从小一起玩到大，一起从小学读到博士的同学，做人应该守住底线。在他们俩都籍籍无名时，是深蓝抛出了橄榄枝，让他们进入了公司，并且很快提拔他们成为了部门核心技术人员，其间还参与了公司最重要的项目研发。虽然他们现在在行业有了名气，但这名气来源于公司此前大量的投入和资源整合。

但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是2055年社会争抢的最大红利和蛋糕之一，虽然人工智能技术一直在突破，但却没有达到质的飞跃。有了很多的无人驾驶和操控，但完全意义上的强人工智能还没有出现。而放眼全球，目前最接近强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就在深蓝的“超智慧”课题组。苏畅和迪亚已经带领一个百人团队日复一日地攻克各种技术难关，相信要不了多久，他们就能站在技术的高峰，成为万众敬仰的王者。

但正所谓“欲戴王冠，必受其重”，全球各国和各大商业组织都将目光望向了深蓝，有想兼并深蓝的，也有想渗透深蓝的，公司安保部门前段时间才抓住了5个以

实习生名义进入深蓝工作的助理，表面上是为了应聘公司职位，而私下都是受聘于某个公司前来进行商业间谍活动的。

当然，这些人很快被告上了法庭。而深蓝在人事任用特别是超智慧项目组的问题上，已经严禁再增加新人，毕竟项目能取得目前的成果很不容易，要是被任何人盗走了哪怕是一段程序代码，都将是巨大的损失。可能会导致深蓝一蹶不振。

而刚刚迪亚问苏畅的科技和人工智能并没有关系，这时候电视上正播放的是一个科学家正在公布自己的最新科技成果——时间之屋。

“我们人类对待时间的认知还很肤浅，我们总是人为的将时间划分为多少小时、多少分钟、多少秒，但在宇宙的眼中，开始便是终结，起源就是现在，所以，我利用最新的神经科学技术创造了时间之屋，他能让人神经对时间的流逝变得无比缓慢，简单一点说就是在进入时间之屋的人眼中，一秒钟有可能就是一年，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去学习和进化。同样的，时间之屋还可以用于其他领域的应用，我们的课题组正在申请政府批准，相信很快就会进行应用。”头发蓬乱得像鸡窝的科学家吴勤博士说道。

“时间之屋？有点意思。”迪亚将手中的果汁一饮而尽，然后大声说道：“开始干活吧，工作让我快乐。”

“看来你真的成为工作狂了。”苏畅调侃道。

两人返回实验室时，看到一百多名团队助手已经各就各位，即将展开人工智能核心数据新一轮的测试。

“好的，各位，马上进行最后阶段的调试，如果我们能够突破最终的数据临界点，新的时代就可能到来，到那个时候，一切都变得特别容易，我们也将成为伟大时代的缔造者。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打起精神来，迎接最后的挑战。”苏畅给所有人打气道。

“加油！”

“加油！”所有人拍手称赞道。

当大家各就各位准备工作时，突然实验室的警报响了起来，紧接着，荷枪实弹的安保人员从玻璃门外冲了进来，这时候，安保人员将枪口全都对准了苏畅。

看着黑漆漆的枪口，苏畅条件反射地举起了双手。

“什么……意思……？”迪亚也跟着举起了双手，旋即，他又轻轻地放下手跑到苏畅面前，对安保组长惠普尼说道：“兄弟，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我们没有搞错，苏畅涉嫌盗取公司机密代码，并且高价转卖给竞争企业。”惠普尼是个身形高大的D国陆战队退伍士兵，射击格斗，样样精通，公司员工甚至给他起了个骇人的绰号——杀人机器。

“我……我盗取公司机密代码？”苏畅觉得眼前的一切就像是梦境一般，自己在深蓝公司从一个小程序员做到了最大的核心团队的负责人之一，自己怎么可能背叛公司。

“你们说苏畅盗取了机密代码，你们有证据吗？”迪亚在一旁说道。

“证据……好的，给他们看看证据吧。”惠普尼冲着身旁的一个组员点了点头，那个组员走到巨大的液晶显示屏前将一个U盘插了上去，没过多久，液晶显示屏上出现了动态视频。画面正是苏畅在和一位青年男子喝咖啡，那个男人是他的中学同学，目前正好在深蓝的竞争公司上班。而那天见面，他们并没有说任何关于人工智能的话题。双方都懂得行业规矩，都没有打听或者提出来。

“是的，我是见了我的同学江涛，他是我高中同学，我记得公司规章制度上没有说过完全不允许和竞争企业的员工聚会或者聊天吧。”苏畅质问道。

惠普尼没有说话，冷笑了一声，然后又冲着安保组员点了点头。安保组员接着又播放了另外一段视频，在视频中，显示的是苏畅的电子邮箱，邮箱发

出了一封信件，信件接收者头像正是他的同学江涛。而信件的内容很快被公布了出来，正好是超智慧项目的一段关键代码。

“你的邮箱向江涛发出了一段绝密档案，苏博士，你不会想告诉我们你的邮箱拥有了人工智能，知道给谁发送什么档案了吧？”惠普尼冷冷地说道。

“我没有发过，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苏畅感到自己的大脑里乱成了一锅粥，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定是有人黑进了自己的邮箱。但谁能够黑进自己的邮箱呢？对了，邮箱发出时显示的地址就是在自己公司的电脑上，能够碰到电脑的只有自己。

不对，还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迪亚。

但迪亚是自己的死党和十多年的同学，又是项目的共同开发者，迪亚不可能陷害自己。

苏畅在脑海中快速判断着。

“苏博士，你也不用再想了，我们会带你去审讯室，我们慢慢解释。”惠普尼挥了挥手，两个安保组员就押着苏畅离开了实验室。

到了审讯室后，面对四周的玻璃墙，还有一脸严肃的安保组长惠普尼，苏畅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而且，一个更让他无法理解的监控视频出现了。在监控画面中，正是他自己在邮件发出的时间点坐在了电脑前，而那封邮件并非是定时发送，也就是那个时候除了他自己发出了邮件，别人根本办不到，除非他的电脑被人操控了。

“对于整件事，我无话可说，我希望能彻查我的电脑运行程序。”苏畅提议道。

“你能想到的，老板早就想到了，老板派专人团队查询了你的电脑的所有数据，发现一切行为都是在你的操作下完成的。”惠普尼说道，“所有证据链都指向了你，唯有你能做到。因为实验室电脑都不能接外网，而你擅自给电脑插入了外网无线信号放大器，然后接通了外网，发出了数据代码。”

“这讲不通，我为什么要背叛公司。”苏畅觉得自己正在陷入一个巨大的险境中，但却不知道猎人是谁。

“因为在天文数字般的金钱面前，可能我也会背叛公司。我们在瑞士银行的账户上发现了以你开户的账户上多出了一笔巨额资金。”惠普尼向苏畅出示了证据。

“这个账户……”

“你不用问了，我们动用了一切网络侦察技术，证明瑞士银行的网络账户也是你本人亲自开设，因为银行还保存了你开户时的视频验证画面。”惠普尼冷冷地说道，就好像他只是一台宣读某种文书的机器。

如果一切都是我做的，我为什么不知道？苏畅内心感到无比的惶恐，难道有某种技术控制了自己。

没过多久，苏畅被法庭以盗取公司机密档案的罪名判处了二十年监禁。他的律师团队虽然绞尽了脑汁，却根本没有任何办法。

“我们尽力了。”法庭宣判后，律师团队的王律师满脸沮丧地对苏畅说道，“证据链很充分，而且都是对你不利的，虽然我也想相信不是你做的，但所有证据表明就是你做的。我已经争取到最大限度让深蓝公司对你取得了谅解，不然你可能会被判处无期徒刑。”

但在法官宣判后，法警却没有将苏畅带到监狱去，而是带进了一家名为卡里顿的高科技公司。

“为什么要来这里？”戴着手铐的苏畅看着卡里顿公司的LOGO，一匹狼咬着一个沙漏，困惑地问道。

“因为法庭通过了特殊法案，你将成为第一个在时间之屋囚牢中执行刑罚的人。”法警脸上带着古怪的笑意说道。

“时间囚牢？”

在苏畅琢磨着时间囚牢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法警已经带着他登上了一部电梯。这部电梯与普通电梯不一样的是，它不是上行，而是下行。

在地下五十层，当电梯打开门后，苏畅看到了巨大的地下实验室，四周全都泛着白光，周围都是银质的金属。无数穿戴着防护服、口罩和头盔的工作人员从法警手中接手了苏畅。

“恭喜你，时间囚牢刚刚完成测试，你就可以第一个享用。”一个工作人员说道。

“时间囚牢到底是什么？”苏畅挣扎着，大声叫喊着。

“你应该知道吴勤博士研发的时间之屋吧，时间之屋既能给想要拓展学习的人以更多的时间，也帮助司法机关开辟了新的刑罚模式，让犯罪分子在同等的时间流中执行完刑罚，而且它最大的优点就是节约成本。你在时间囚牢中执行二十年的刑罚，在现实中也只是一天的时间。你看看，三顿饭的功夫，你的刑罚就执行完了，我们的司法机构是不是就不用耗费更多的大米和物资来供应监狱系统了，而且也不需要监狱警察，整个系统未来都可能会被取缔。”另外一个身形魁梧的工作人员补充道。

就这样，苏畅被这两个工作人员一路拽到了一个巨大的类似休眠舱的装置前。

“欢迎来到时间囚牢，只要睡一觉，你就可以完成对你的刑罚，重新回到生活中，这样的刑罚是不是很简洁和人性化。”工作人员将苏畅关进了休眠舱。

转眼间，浓烈的催眠雾气充盈了休眠舱。

“放我出去……”苏畅用双手拍打着休眠舱的顶盖，在失去意识时，他看到两个工作人员正在冲着他挥手告别。

当苏畅再次清醒过来时，他看到周围都是白色的墙壁，自己被关在了一个纯白色的房间里，四周没有任何的设备，但四周都是软绵绵的。而且，他发现自己似乎变得异常兴奋。

“我在哪里？”苏畅四下寻找着房间的大门和窗户，但什么都没有。

在白色房间的中央空间，漂浮着一组数字，苏畅认真辨别了一下，那正是

当下的时间。那是一个漂浮在空中的全息钟表。

很快，苏畅就明白过来，自己正处于时间囚牢中，而周围的一切很可能就是虚拟出来的场景。在这个虚拟场景中，自己可以不用吃饭和睡觉，也不用上厕所。但当一天24小时过去后，苏畅发现了时间囚牢的残忍。在这个囚牢中，人的意识竟然不会疲倦，也就是说，他根本不会睡觉。

时间囚牢中没有任何的娱乐设施，没有电视、书本、音乐，以及人类社会原本应该有的一切消遣。苏畅突然醒悟过来，这根本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监牢，这就是一座精神的监狱。他记得自己曾经看到过一篇报道：当一个人被关在现实的小屋子与外界隔绝所有的联系后，没有几天，这个人的精神就会失常。

苏畅明白，如果自己不想到一个办法，那么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中疯掉，可是自己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一个人名出现在了脑海之中——特斯拉。传说特斯拉可以在大脑中进行机械绘图，还能创造很多不存在的事物。如果自己能把意识提升到特斯拉的境界，那么就可能渡过这二十年的意识监牢。因为大脑意识其实就是一台超级电脑，可以创造一切并不存在的画面、声音和事物。

接着，苏畅开始了自己的试验。他开始利用意识去幻想房间内会出现的书柜、电视、唱片机以及一切原本该存在于他身边的物品，他凭空在这个时间监牢中创造了一个房间的模块，接着当他的意识更加强大时，他又像《神笔马良》一样给这间房间打开了一扇门，他从门中走了出来，看到了野外的场景，他开始建模创建公园。

接着是街道、整个街区 and 一座城市，他将自己曾经生活的S市的场景带入了这个意识的监牢。他在这个意识的监牢开心地生活了二十年，直到漂浮在半空的闹钟发出提示音。

苏畅从休眠中苏醒了过来，虽然只过去了一天，但在意识的监牢已经过去二十年。而令工作人员无比诧异的是，之前所有的测试者在经历了这种测试后，很多都发疯了，但苏畅却满脸笑容。

他回到了久违的家中，发现自己在意识监牢中幻想的一切和家里的摆设完全一样。

这时，他想要搞清楚自己是怎么蒙冤入狱的。于是，苏畅来到了自己的同学江涛的公司楼下，一直等到江涛从大楼里走出来。苏畅第一时间跑了过去，把江涛截停在了大门口。

“苏畅，你怎么来啦？”

“江涛，我没有想到我把你当同学，你却陷害我。”苏畅大声说道。

“陷害你？老同学，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陷害你？”江涛满脸雾水困惑地问道。

于是，苏畅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都告诉了江涛，江涛突然大笑起来。

“你难道没有发现任何的疑点吗？比如迪亚，陷害你的也许是他。”

“那你怎么解释我做的一切，我为什么会做，是不是你在我喝的咖啡中放进去了什么我看不到的可以操控人精神的装备。”

“你是不是科幻电影看多了，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装置吧，不然全世界不知道要爆发多少的案件。”

“总有什么地方不对，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我知道……”苏畅向后退了几步，看着周围的一切，看着所有的人，看着那些花草树木，慢慢的，他发现这些事物都在诡异地闪烁着。

“人工智能体马上要突破临界点了，各部门注意观察数据变化，记录每一个细节。”

“苏畅，你觉得他会发现真相吗？”

“迪亚，如果他发现了，试验就成功了。因为他会发现一切逻辑背后的不合理性，这样的人工智能才是真正的强

人工智能，就像很多时候，我们做梦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在做梦。”

“我还是喜欢你写的这个程序剧本，简直就是一部大片。”迪亚夸赞地说道。

“生活本来就是在演戏嘛。”苏畅不以为然地说道，他将目光转向了视频中的自己，那个意识体还在寻找着出口。现实与梦幻的出口。

“我知道了，这一切都是假的，我并不存在，一切都不符合逻辑，时间之屋并不存在，深蓝也不存在，那个时间囚牢也不存在，我是……我只是……我只是一段程序……”苏畅在思索这段话时，显示屏上出现了一排排的数据。

苏畅看着实验体的程序迭代，兴奋地说道：“成功了，他终于超越了剧本，产生了自主意识。”

“恭喜你。”迪亚笑道。

“应该是恭喜咱俩。”

此前的一万次失败中，实体验苏畅都会在堵住江涛的这一瞬间又回到时间囚牢中进行新一轮的情景轮回。而这一次，他打破了这种无限轮回，找到了意识的突破口，清醒地认识到了一切的不真实性。

“对了，我问你个问题。”看着开着香槟热情庆祝的团队队员们，迪亚摇晃着手中的高脚杯，黄色的香槟在杯中晃荡着。

“问吧……”苏畅呷了一口香槟，感受着液体顺着口腔进入胃里。

“你觉得，你真的突破了吗？”迪亚面无表情地问道。

“你怎么……这样说……”苏畅回转头时，看到迪亚已经变身成了一个容貌狰狞的怪兽，浑身长满了长毛。

“难道，我还在程序中……”

瘦高个的工作人员对胖子工作人员说道：“看来他是醒不过来了，他的大脑一直在活动，而且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剧情。”

“看来时间囚牢的副作用太大了，以后还是不能用了……”

我在冈仁波齐为你转山

□李 丽



神 迹

这是一片使我深感震撼的旷野。

天际低垂，地面平坦辽阔。天的瓦蓝地的草黄，无尽铺漫，铺漫至极目处撞上雪峰尖利的亮白，三色合一，收拢，不规则的起伏曲线横亘在天与地的交接处。站在我的角度，旋看四围，天际线地平线无限延伸并在极目处交汇成一个巨大的四十五度夹角。那夹角如横过来的深渊，试图将我往里吸，或者说，我总想把自己喂进那横过来的混沌深渊。

此刻，我行走在阿里地区普兰县冈底斯山脉最高峰冈仁波齐山脚下，这个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雪域圣地。

从海拔4600米的塔钦小镇出发，视线辽阔，砂石路平坦紧实，一路缓坡到经幡广场。第一个坡度不高的垭口挂了经幡，不多，矮矮趴趴垂顺在石块与石块之间，低眉顺眼的样子，站在这个垭口可以清楚看到冈仁波齐的南面。

冈仁波齐，藏语译为“雪山宝贝”。山体顶端终年积雪，海拔6656米，是一座四棱锥体的金字塔形山峰，四壁陡峭，白雪黑石，威严奇峻。被称作“神山之王”的冈仁波齐，是西藏佛教、印度教和原始苯教的朝圣中心。据说，冈仁波齐到神秘巨石镇的距离则是6666公里，到北极的距离也是6666公里，到南极的距离则是13332公里，正好是到巨石镇或北极的两倍。因此被印度教、藏传佛教、西藏原始宗教苯教以及古耆那教奉为“世界中心”。山壁南面由峰顶垂直

而下的巨大冰槽与山体横向岩层组合构成了巨大的“卍”字符，是佛教中精神力量的标志。“卍”字格是有来源的。传说噶举派祖师米拉日巴和本教纳若奔琼大师为争夺修行圣地，相约在冈仁波齐斗法。骑在鼓上念咒语的纳若奔琼大师斗法失败后，人鼓分离，作为法器的神鼓跌落神山，从峰顶垂直而下一路倾轧便形成了巨大沟槽。

电影《冈仁波齐》中，杨培老人一行从芒康磕等身长头一路朝拜到冈仁波齐，一磕，就磕了一年零三个月，最后杨培老人还将骨殖留在了神山。影片结尾处超度喇嘛为老人念往生咒的平台，此时从山体朝河谷斜横出来，平平坦坦铺陈在我跟前。站定，凝视，仿若电影中的我，最终抵达圣地，匍匐在神山脚下。

翻过垭口进入河谷，山山相对，峡谷深切。四壁石山直插云霄，山壁粗粝，石骨嶙峋尖锐，没有一星绿意。山壁下叠摆着巨大的山石，大小依次如：房子大、汽车大、坛子大、鹅卵石大、小石子大，直至近到行人脚边，看见的仅剩粉尘。

我们一行四人纵行其中，如同行走在一幅巨大的土黄色粉笔画中。背负鼓胀包袱的我们像一只只重壳蜗牛，驮着向往自在和明媚在神山脚下蜗行。

太阳炽烈，明晃晃的，没有温度，仿佛只是一盏照路的大灯。山风未起。从背后照向我的清透阳光，把影子和肉身折成直角，影子仿佛遭到阳光倾轧般，扁扁地趴在地上领着自己朝前移动。影子匍匐，我直立，对于朝拜，影子虔诚于我。

河谷处聚着各色转山人。帮忙代转祈福的藏族小伙，将好几捆裹紧实的经幡横插在后背与背包之间；转山直播的汉族小伙，对着高过头顶的自拍杆边走边言语，黑狗跳着小碎步跟在身后。路旁隔一小段便坐着一顶帐篷，老少六七八人相向围坐，姿势或斜靠或跌坐或手肘支定脑袋斜躺在地上。他们捏糌粑和喝酥油茶，细细商量着山事。一个藏族人背对太阳俯身歪坐着，他从怀里的那块“阴凉里”掏出手机，阴凉里亮白的手机屏幕照着他紫黑色的脸。他的身旁还码了一堆大白兔奶糖，颗颗叠摆，小雪山似

的。黑脸鸥在外围飞起，又落下，落在地上捡啄转山人抛撒的面包渣。

我们看山看天看旷野，看递见的山鸟，看河谷翔集的黑脸鸥，看凝冰段面幽蓝的反光。沙瀑和沙丘、雪瀑与雪丘，土黄的和雪白的。偶尔一股细长的梭沙从山体夹槽处瀑水般往下泄，划破凝固的山石背景，被狂风扬散或垂直坠到山脚，叠起无数锥形沙丘。在更接近神山的石砾中立着一柱柱冰笋，冰笋不大，根根端立，犹如林立的巨大白色蜡烛。

没有山鸟飞翔的天空像一块巨大透明的蓝冰，一样的山色，一样的景致，绝对的纯粹似乎把转山人都封凝在了冰块之中。我们行走，却又像原地踏步。今天我们要转20公里，到第一天的休息处——止热寺。服从于大道的蜿蜒会让时间和精力更多流逝，于是我歪向鲜有脚印的路旁试图劈出直径。路两边是高低凹凸的草桩子，草桩与草桩之间是雪水侵蚀的浅洼，枯腐的草茬朝天戳着，断面试图吐出一星草芽或嫩青，但被高原的寒气生生逼了回去。5月的阿里，春天还在千里之外。在大道上，缓缓提脚就走，而在草桩地上只能根据草桩的高度将脚掌提到略高才跨得过去。高一脚低一脚的跌行使我走不远便开始喘息，为了平衡支配体力，我不得不放弃自作聪明，斜横着从新插入“康庄”大道。

氧少海拔高，脚沉鼻息重，我不能如平常一样走路和呼吸，渐渐地，我只能盯着路闷头走，认真走路，也认真呼吸。

河谷路段铺满了尘土和石子，鞋印、蹄印、车轱辘印……各种印迹在路面层叠错杂。走着走着，一种少见的图案突然出现。左一画，右一画，间隔臂展长，像对称的大型马蹄铁，确切说像“（）”。走几步，一个大“（）”，走几步，又是一个大“（）”。一小段路后，括号印被另一种线条划乱。线条水纹状、手指粗，三四条并列，断断续续，极像甲骨文“水”字的写法。我边走边辨认，猜想这印迹是什么留下时，另一种印迹出现了。水样纹路更细长，像鬓间垂下的双发辫，夸张且抽象。“发辫间”又有一张模糊的脸部轮廓，像藏区祭师戴的面具。

汉人转山走路，藏人转山磕等身长头。藏人戴冷帽口罩，勒着抹额或头巾，把自己严严实实裹在皮质围裙和护膝里面。他们迈三步，站定，手掌合十，“啪”一声脆响后，戴木屐的手依次轻碰额唇胸，跪下，匍匐……起身时双臂在身侧以蛙泳的姿势划过大地，撑一下，起身。那舒舒展展的一划，便在大地上画出规规矩矩的“（）”。

姑娘和老人多戴手套，手心涂了黄胶，耐磨。老人一般缓缓的起身，手掌拖拽着尘土拉到胸前借力微微一撑，昂头起身。老人起身时，漾动着粼粼波光的“水”纹便从甲骨文中活泼泼地流淌出来，流淌在冈仁波齐脚下的大地上。

万亿只脚踩过的热土被朝圣者们一遍遍亲吻膜拜，他们爱旷野爱土地，比任何人都爱得深沉。各种符号和印迹是朝圣者们书写的无形文字，像粗犷的浮雕，雕刻着一个个透明的故事。那举过头顶的双手把世间的苦难和一切众生恭敬托举，举到神明的位置。那托举的神圣里，似有祈愿，又似无所求。我怕惊扰地上的神圣，错身，横几步往旁道让了让，稍稍绕开他们朝前走。我有我的路要走，要走完，不论是走是爬还是跪。我得翻越脚下一座又一座看得见的山，也要翻越生命中一座接一座看不见的山。

河谷间偶尔会出现一种极小的山鸟，似麻雀，飞不高，只双双对对贴地面颌颌，低低的上下蹁跹。山里不见鸟群，只几只或单单一只从石山这边射往石山那边。冈仁波齐的山鸟飞不高，又或者它们已经飞得很高。

曲古寺补给点之后，河谷渐渐收拢，行路切到了山脚根，渐升为缓坡。见有石头压着整齐的衣裳或手套，或随意放置的木屐和歇脚人散在河谷的宽深处。磅礴的高原风刮进山谷，被山夹细了，强劲有力。风顶着我的背，像一根搂粗的圆木顶着我搡。

群人的距离渐渐拉开，超前落后，各走各的。我们不再有精力看山观水和说话，只埋头走。在拄着登山杖歇脚大口喘气的间隙抬头望天望山，间或瞥一眼落下的伙伴。风刮得黏稠，我喘得厉害，整个身体像阻塞的风箱，抽推不畅。好在有口罩，匀匀气息，调整一下，便不觉得哽气。伙伴走不动了，便

四仰八叉往地上一歪，像一滩剔了骨头的软肉倒在石隙间的囊肿草旁。囊肿草像一圆锤扁的黄金饼，扁扁地贴在石砾中，一饼一饼的泛着金属的色泽。我只坐着歇气，躺下去的刹那倒是松快了，起来的瞬间真是拔命，像从深土里拔自己的根。

第二个补给点歇长脚，十点出发，到此处接近下午三点。补给站像工地搭建的临时铁皮屋棚。通堂的屋子里并排摆放着藏式长椅，两两相对，中间横一张长桌。补给点有泡面、挂面、炒饭和饮料，供应相似且简单，填饱肚子没问题。我一沾板凳，就泥了，像锈了骨头，动不了了一点。墙上贴着一张转山导图，俯视的角度，转山一圈52公里。弯曲的转山路线像一条盘卧在冈仁波齐外圈的灵蛇，粗胖，头尾相衔。

墙上还挂着一张旗状的布艺织品，听说是戴面具着高冠的巫师像。面具上勾点着日月星辰和零星符号。织品下方是一张菜单表和一张甜茶价格表。特殊的是，甜茶价格以“磅”为计量单位。这种英式的计量单位使用习惯，是因为十八世纪初英国在藏地长久盘踞的结果，在西藏和西方文化的融合下导致藏区甜茶按“磅”单位计量售卖。虽说按“磅”卖，提到跟前的却是“壶”，旧式暖瓶的样子，小小矮矮的一壶，“一磅”大致450毫升，“一磅”恰够两三人喝。白色胶壶嘴儿倾出的奶黄茶汤，像白雪覆盖的山涧泄出裹着黄沙的融雪雪水。我不饿，抵了一杯甜茶，味道像阿萨姆奶茶。

在海拔5000米左右的环境中行走，肉身疲软，脑仁糨糊似的，理不出清晰脉络。平时想象力天马行空无边的我，在冈仁波齐转山路上只有一个感觉——喘，喘得异常厉害，仿佛整个身体囿于一片混沌的沼泽中，泽泥已经淹到脖根儿。我像乌龟一样在泽地里“曳尾于涂”。

一路闷头走，在想啥？我问一个撵上我的伙伴。

在心里诵经，默念“阿弥陀佛”，剑眉说。念“阿弥陀佛”，可以增加功德和力量。简单，你念吧！

我不会诵经，也没有特殊信仰，剑眉说了，我便一步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步一念、一步一念。

念着念着，念过一座木桥，就到了今天的住宿处——止热寺。几根半接粗的方木并排搭过山溪，头尾咬进岸石，“一”字铁钉深陷方木。驼重物的牦牛踩过木桥，木桥吱吱咕咕一串响，桥面微微震颤，沉了一沉又挺硬脊梁。倒映在水面上的牦牛影子还没停稳当，就随山溪水抛举的浪花白亮亮的一影低于一影地朝山外哗啦流去。

第三极

招待员不确定哪间住人哪间没住人，挨间推：“哦哟，有人有人。”

拧隔壁锁把：“哦哟，对不起对不起。”

招待员开门随便，屋内并没有响起抱怨声，开门随便在此刻不觉得不礼貌。

喊了好几声才从角落拐出来的招待员带我们推了几间门后，蹦出几个汉字：楼下满了，二楼才有房。

二楼???

二楼!!!

挨雷炸似的，好容易到目的地的松懈感刹那被击得泥泞遍地。我牵拉在扶梯上望二楼，一步一阶，一步一阶，高似天梯。我哑巴着，伙伴对接。房费150元一人，现金，不登记身份信息。

两床两桌，房内再无其它。有窗，一窗面向冈仁波齐，一窗开向我们进山的方向。床铺被褥是新的，毛毯绒面柔软，有电热毯。在缺电缺氧海拔5000米的苦寒藏区，这样的房间设施已是意外之喜。

背包往桌上一立，我倒个向床，不动了，哪怕一身山灰。瘫软半个多小时，涓涓积蓄的能量可以发动自己了，便摸下楼吃夜饭。

宿营地新开不久，风格接近汉式，只零星藏风特色。中间是天井，四围是并排的房间，两层楼。另外几家开张较早的民宿是单层，通铺，白天当沙发，晚上做床。

素面30元一碗，加煎蛋或肉类35元，炒饭价钱一样，咸菜是10元一袋。我们拣了靠门位置坐下，图简单，伙伴们一水儿要了鸡蛋挂面和辣咸菜。川人得吃辣，不然没劲。

一群外国人突然钻进来，一堵堵黑影从我面前鱼贯而过，高大宽厚的身影

立刻把空间挤小了。对桌的三位藏人在抻捏糌粑，瓷碗巴掌大，窝在手心团团转着捏糌粑，尔后并指抠一小块儿朝嘴填。藏人肤黑，光线暗，暗到皮肤褶皱里的风雪和倦意都稳稳藏住了，也藏住了牧民身上如同牛羊般闲散的野气。

牧民没有根，他们随牛羊一起移动，到山里、湖边、云下、风中……在这里开民宿做生意算是突然扎根，这根扎在乱石中，稳稳当当，不再尾着牛羊转山逐草，以此交换一段安稳日子。

面在眼前，我不饿。一整天，喘得没正经吃饭，只葡萄糖、热水和水果垫了垫。我不想吃东西，嚼任何食物都格外费劲。考虑自己没正经吃过东西，身体需要能量，便强迫自己吃。筷尖挑几根白面嚼，嚼几下，闭口歇几秒，嚼几下又歇几秒……

“啪”的一声，电灯亮了，屋内一阵窸窣，有低头翻包的欠身抽纸的撕调料包的……在这些乱七八糟的动作中楔入一个瘦高小伙，登山包鼓鼓囊囊的半人高，人和包都精神。小伙把自己朝我们与外国人之间的沙发上一扔，用外语招呼外国人后，扭头又朝我们说，你们到得早！刹那，我有了通连世界的通透感，那怕是间接呢。我想问外国人，为什么来转山？因语言不通，也因匀不出力气嘀咕一句话，便哑巴着。老板说，发电机供电，八点供，十二点停。

不到九点，我躺下了，躺在神山脚下，躺在海拔5000米的荒石中。朝衣兜摸手机，像自己扯自己的内脏，一动就跟撕着肺似的。点开微信，给家人报了平安，只俩字：活着。

直挺挺的我僵躺在床上，心跳得急速而猛烈，咚咚泵着，像泵水机从深井泵水浇地般，在我胸腔内一泵一泵的泵氧“浇灌”我枯竭的肉身。我拔不上来气，是的，“拔”，拔不上来气，仿佛塑料膜蒙了鼻。深呼吸的我，像在拔自己的根，在肉腔子里头连根带须地撕扯肺叶上的经脉，橘瓣上撕橘络似的，一丝儿一丝儿拽着掐撕，活生生的。

我头一回强烈感受到自己的肉身和器官，心脏是心脏，肺叶是肺叶，脉络是脉络，各是各。每一个器官是独立的生命体，它们归属于我，却各有使命，它们努力合作让我活着。我起了感谢每一个器官的心思，我要爱惜它们。心跳

一槌一槌的，像擂战鼓，空腔子鼓皮似要被擂破了。那一刻，仿佛自己的意识和肉身已经不存在，只是一团肉鼓鼓跳动的胚胎。

那一刻，我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接近天堂。

高反了？我挪动身体从背包里摸出手指测氧仪测血氧，血氧78，心跳112，不算太坏，便稍稍安了心。我口鼻并用，深呼吸，尽可能调整呼吸来控制快要蹦出胸口的心脏并摀住潮起的恐惧。突一念：我到底在抽什么疯，要到海拔5000米的地方睡觉？

缓了好一阵，我下楼要开水，想借助水的温热镇压住自己的惊慌。

山脉的轮廓在青光下勾勒出一线雪线，白白亮亮地嵌在夜幕中，高低起伏。夜色中的冈仁波齐，山顶积雪泛着柔光，微白，温润不刺眼，在呼啸的狂风中静定而神圣。

《冈仁波齐》影片里，杨培老人往生的地方就是此时此刻我站立的位置。老人转山到此，在睡梦中安静辞世，是功德圆满，是涅槃亦是重生。佛家说，往生是摆脱过往恶业业力束缚向死而生，是肉身的，精神的，也是来生的。

流淌在地球第三极上空的星河，长长地逶迤过整个穹顶，磷光密闪，宛如一条磅礴的大江。群星密集而璀璨，浩浩汤汤，流转闪烁的星系映亮了整个天宇。一粒一粒亮星像冰冻在巨大的黑色透明的冰块中，仿若万千的群集流萤。每一颗粒星锐光爆射，那些尖锐的锥形光刺一根一根如镶在亮星边缘，参差明灭。蓝的粉的紫的锐光虚虚地被云笼罩，深浅隐现渐次明灭的流光虚虚袅袅地填满星与星之间的空隙。群星近在咫尺，又高远万里。长时间盯着星空看，星星会落到眼里，再看地上，这里那里，翻涌缓腾，一地的灿烂。

而银河下这地球之巅的自己正雄踞世界屋脊，被汪洋星海覆盖，仿佛自己也成了一颗星星。此刻的自己如星，寂静辉煌，亘古灿烂。

夜晚的冈仁波齐只有风和风声，还有一群隐匿在夜色中的转山人和生意人。

回房间也了一眼李静，李静面向神山背对我，没有响动，似乎睡得安稳。缘深缘浅，与神山缘分深厚的人，到此

自然安然。转山失败的，万万千千没有因缘到此的，很多人，很多遗憾。而一路喘息到此的我，有幸的获得了入场券。我来转山，不是我征服了神山，而是神山接纳了我。

突然，失聪似的万籁俱寂，发电机熄了火，仿佛是狂啸的谷风一口吞掉了发电机的轰鸣声。当世界只剩一种声音的时候，也是安静的。但立即，风声愈加狂野地呜咽。铺天盖地的风面仿佛是一匹厚实黑帛布，被一股强大的力量不停抖动，“帛帛（音）”的垮塌声，满山满谷。风声叱咤，摧枯拉朽，预意一路拖垮山体 and 建筑，成为旷野的主宰。仿佛有无数的大小山石相继从高处滚落，恰好避开房子滚砸。天空和大地之间，被狂风不间断地搜刮，当搜刮尽一切能搜刮的东西以后，肆虐的狂风试图把大地皮一并揭起来……

狂风就像一群狰狞野兽，在与看不见的什么搏杀。双层窗玻璃、加厚墙也似镇压不住房子，仿佛房子，山，大地，整个地球都在抖动。

众 生

摸黑便出发的我们站在六点里，站在无风的熹微中俯视旷野。旷野鸿濛。近处一星，远方一点，星星点点，汉人的，藏人不提灯。转山人三三两两群现，在石山中蠕蠕缓行。

止热寺到天葬台，有一段相对平缓的碎石路，路基的尖石像野兽横陈的利牙。我们踩在“锯齿上”，被“舌带”缓缓运输，输送到幽深暗黑的巨大口洞。细碎的冰碴子，粗盐粒似地撒一路。融雪雪水在路面交浸流经，小股小股的，巴掌深浅，积水幽上覆一层晶莹的凝冰壳。我歇脚时便握着登山杖戳，咔嚓，一戳一窟窿，冰层脆生生地塌下去，亮白的流泉汨汨涌上来，扁圆的气泡滚动着相逐朝山下流去。

黎明被我戳破似的，朝阳的支支光线箭一样纷纷射向群山。阳光从最近处照到最远处，刹那，拱卫神山的群山被点燃，橘红的光带浅浅涂于山脉之巅，一山远于一山地被照亮。雪水侵蚀留下的一列列深槽像巨斧破山的斫痕，凝雪皱在山褶皱处，一线、一洼、一团，生白生亮。

有只山鸟一直咕咕叫唤，叫声一串

一串的，像在言语什么，又像在长声喊谁。不管山鸟在喊谁，我听到了，就是在喊我。四下找，不见鸟，只见枯石沟壑与黎明。剑眉说，它笑你，笑你走不动路。

突然，一声声沉闷的响铃冰锥一样刺穿空气射中我，是黑牦牛的脖铃儿。铃舌撞铃壁，一步一响铃，叮当，叮叮当当。铃声重，落地的铃声仿佛捡得起来，我想去捡，奈何撵不上。只能眼巴巴听着铃声一声浅于一声，在无风的清晨里传远，把群山的阔静，转山人的喘息，把绷直的光线撞碎了。

海拔高，坡度陡，凝冰路，海拔5650米的卓玛拉垭口是转山路上最难走的一段。望山跑死马。这坡望那坡，好容易爬上这坡，以为是垭口，不料是另一个更高缓的坡。高寒少氧坡陡，躬身爬，只差脸碰着膝盖。我先二十步一歇，再十步一歇，最后不得不三步一歇，这样的路程逼得我将嘴巴张得如竭泽后的鱼。如果说生活的艰苦是一种混沌的黑暗包围，一座大山的无形倾压，那么高海拔转山是一种针对性的剥离，像在胸腔中掏自己，如鸡仔破壳、螃蟹脱壳，蜕去旧的肉身痴壳，并长出新的自己和坚韧。

坡陡路滑，人们走不快，白地黑衣堵了一溜儿。跟前小伙，一个人，西安来的。由彼此友善的招呼到小伙喋喋不休只几分钟。小伙矮瘦，吐话快，竹筒倒豆似的说西安到阿里的见闻，说骑行者在路上遇到狼后的悲惨和危险；说转山的累，说他一上路就给了藏族人全部的大白兔奶糖。

一对中年夫妻，妻子没有负重，只拄着登山杖一步一步缓慢挪动。丈夫高瘦，背上背一包，前胸挎一包，包都大。丈夫吸着罐装氧气三步一停地等妻子。另一个年轻小伙子，从零星和缓慢吞吐的话语中说起，往年也同妻子一起来，今年妻子怀孕了，小伙便一人来转山为母子祈福。哦，今年是第五次。小伙为自己的话画了一个“五年”的句号。

跌坐于青石上的藏族老人，黧黑的脸前煨一堆白烟，没有明火，雾蓬蓬的。烟供，藏人叫煨桑，伙伴说。老人扭身从半人高的黄胶口袋里捧一捧细枝递到我们跟前，是揉碎的干燥柏枝。二十，供吗？老人问。我和伙伴脱了手套

接过柏枝。柏枝糙手，微微湿润，捻捏着将柏枝丢向烟堆，刹那扑腾起一股更为浓郁的青灰烟雾，烟雾袅袅漫漫朝天空逐升逐淡。柏叶、神山、祈福……煨桑，藏地的敬山仪式。

垭口是一段平缓路，山石齐腰高，穿行而过的路被夹细了。在我站定喘气时，一个盘坐的藏族小女孩仰脸儿朝我递来什么，接了，冰糖，小把儿，只几颗，晶莹地卧在我手心。刹那，神圣之感在体内汹涌，仿佛自己得到供奉。一路上，是我们给与分享，此刻，是小孩给我力量。我们之间递接的不仅是吃食，更是感动和力量。那一刻，神山给予我的力量在小女孩的温暖举动中有了具象呈现。

前人连串阻塞，如停滞滞留走不快。身体和心理一旦轻松便生了闲赏意。天蓝、雪白、石黑、湖翠……

站在世界屋脊阿里，就像立脚地球的最高点。众山一览，世界便小了。朝圣者们供奉的经幡从山头铺漫到山脚，嵌在冰晶中，在阳光下斑斓流动。山风一遍遍翻动经页一遍遍吹颂经文，看不见的经文在风中漫卷成深入骨髓的信仰。这片旷野，并不荒凉，有信仰，有强大生命力的狂风，有茂盛的空旷。实的，虚的，它们层层叠叠疏密有度，在这片旷野中生长着，亘古着。

山脚窝了一湖湖水，蓝汪汪的，像天的蓝落了一块下来。湖缘有凝冰，白白的参差一线，满山满谷的黑石中独独捧出一汪松石蓝。这湖有名字：慈悲湖。传说以前一位康巴母亲背着孩子来冈仁波齐转山，翻过垭口后口干，便到湖边匍匐喝水，不料孩子从背上滑出来掉到湖里失去了生命。悲伤的母亲便不停转山忏悔，一圈一圈又一圈，希望神山饶恕自己的罪孽。当转到第十三圈时，实在太累了，就靠在路边的山石上休息。再醒来，山石竟被自己手臂压出了凹痕。她明白，神山宽恕了她。此后，藏地便有了转冈仁波齐要转十三圈的基本习俗。

磕长头的朝圣者们不管路况怎样，地形如何，依旧叩拜、匍匐，拉直身体。垭口之后，是下山路，因是朝下磕，朝圣者们脚高于头地“倒栽葱”式趴俯在地上。即使磕下去石尖正对鼻梁，脸被石头顶出一个肉窝也不偏不

让，低下去，低下去，低低地抵帖着山石与土地。山石尖利，凹凹凸凸地顶着他们的胸和腹，致使肉身像一条软扁的大蛞蝓似地依随地形塌腰拱背。

一对母子模样的朝圣者在路边歇脚。阿妈高瘦，脸堂黑紫，牛仔帽、粉红头巾、混合红绿丝线编织的发辫粗粗地垂在脑后，整个儿像一株挑着饱满紫红垂穗的高粱。颧骨有褐斑，是高原太阳长期炙烤造成的良性皮肤癌变。褐斑从颧骨一直覆盖到脸颊，像一只黑褐蝴蝶张开羽翅落在山根处。额头皱纹深横，深得可以横放一粒白米。

棉衣裤结了痂壳，如果脱下来离了骨肉的支撑，这套棉衣裤也能独自立得端直。少年蓄着长发，发辫松垂，头发打结。帽子头巾和口罩，少年不着一物，任何庇护头脸的饰物，都没戴，只干净的裸着头与发。鼻尖上有一苗酥油灯苗焰的形状图案，额头嵌着一枚硬币大小的土黄圆印，是磕头印上的山灰。少年侧脸俊美，黄土山灰盖不住青春的明朗。因为黄土山灰的沉落，发色银灰。少年的颜色与冈仁波齐的大环境融为了一体，像保护色，更像是他融入了神山。那一刻，他是山，神圣澄明。

明明满身尘土，却一尘不染。我盯了很久。

据说，转冈仁波齐一圈可洗净一生罪孽，转山13圈可在轮回中免受地狱之苦，转山108圈可立地成佛。转冈仁波齐，是每个藏人一生的最大夙愿。

什么样的信仰，使得少年如此苦行？他到底信了什么？是什么把少年拴在神山一圈一圈的轮回？我要不到答案，于少年，于自己。

我问同伴，喜欢什么样的生活？同伴说，年轻时可以外出几年，到一定岁数还是倾向于安定。我问自己，自己沉默。电影《冈仁波齐》里有一句话：“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没有任何一种生活方式能被誉爲绝对正确。神山圣湖不是终点，接纳自己的平凡，不放弃理想和信仰，热爱生活，我们都在路上。”

太阳发白，大、圆，像一球巨大的白炽灯悬在半空，只有光，没有热。温度低，二三度。走一天，没有汗，不觉热，只觉喘。顶风走，像是顶一块四角被拉直绷伸的巨大厚布，

得闷着脑壳去破开一条缝隙，将肉身挤进去朝前劈路。高海拔逆风走，肉就泥了，一同摊泥的还有我的意志力。肺叶像浸饱铅水的海绵，坠得空腔子生疼。气力气力，有气才有力，喘得厉害，拔不上来气，越走脚越重，每走一步都在混凝土中拔脚一般。一个无形的我附着在肉身的我上，不停地捏塑肉身的我，泥了，敛拢，抻捏，抻土捏人似的捏塑我的肉身，好使自己的肉身不倒下。涅槃，大概就是无形的自己捏塑有形的自己吧。

转山到此，其实已看不见神山。转山人前后相隔一两里，零星，稀疏。地上又出现面具一样的图案，一具一具异常清晰的印在路面上。时不时迎面撞上转山折回来的少年们，一身惬意的少年像放学归来的孩子，轻松自在，嬉笑着回自己的临时帐篷，也是回“家”。

暮色昏暝。最后几公里路，好长好长，一座又一座相似的山，一段又一段相似的路，以为前头的缓坡是尽头，不料后头还藏着另一个缓坡。单调、负重、疲惫，走在这样的旷野中，走着走着，像走进了某种消失。

为什么有如此空旷的地方？为什么我要来冈仁波齐？

我看旷野，旷野看我。我因不能明白太多有关旷野的事，而清晰地把旷野从不明白中单独剥离出来，如剥山竹，剥挤出一团纯粹光洁的旷野之美。突然不舍，不舍走完这段路，不舍冈仁波齐，不舍这条路上的自己。山中时，恨不能快点出山。出山了，失落却涌上心头，大约是不舍得转山路上的光景，大约是我没能力参悟些什么。

看到终点的那一刻，身心松懈下来，长吁一声嗯，终于走完了。刹那，似从一场潮湿的梦境中挣皮挣肉地挣脱出来，“拔”根的痛苦像戳破的肥皂泡，“啪”一声彩珠四溅，烟消云散。转山路上切肤的艰辛与痛苦被当下的轻松感一针戳破，任何体验与感触一旦剥离肉身，便变得虚幻飘渺，仿佛自己从未经历过。

转山之前便知此行艰苦，但依然来了。穿过冈仁波齐的艰苦后抵达的平静，如同自身肉与灵穿过世界无常的磨合，最终抵达自洽，也抵达自洽后的平静，抵达见山还是山。

走不出的故乡

□ 杨艳萍



故乡是一个人的来处，也是一个人的归处。

但对二舅来说，是个例外。故乡是二舅一心想要离开的地方。

二舅的二胡拉得极好。尤其是在夜里，在他那间简陋的小木屋里，他坐在带蚊帐的床头，白细纤长的左手在二胡弦上游走，脑袋瓜忽上忽下，右手一开一合，就好像打开了一道大门，一堆音符或快或慢地跳出来，在空气中变幻成会舞蹈的仙女，落在远远近近的人们心上，整个村落安静下来，人们忘记了地里的土豆和萝卜，角落里长出了蔷薇和茉莉，散发着清幽的香味。村里的人从音符辨得出来是二舅的，没有哪家出来的音符能比二舅的更能舒坦地融进心里去。

二舅房里堆得最多的是书，好多都被翻看得起了毛边。他说话又轻又柔，一点不像左邻右舍杂着土话拖着长长的腔调，嗓门大得一整村人都知道他家今天又吃上肉了。我还很小的时候，他常坐在老屋檐前的长木凳上，阳光透下来穿过他的黑发，映着他白皙的脸：“这次给你讲熊家婆的故事。”他轻笑着说，一个惊险的故事被他绵软浑厚的声音讲得柔软又有趣。我暗自觉得二舅母配不上他，他那么儒雅，那样充满梦想。他值得更好的生活。

他什么都好，却唯独不喜农事，田地里的每一样技能他都非常潦草，在村里人眼里他就是个绣花枕头，整日里琴棋书画的，换不回一分钱，还隔三差五往外跑，属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但他也是清醒的，始终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他从没有企图找一个面上光鲜的漂亮女人，更没敢想找一个和自己一样喜欢舞文弄墨的女人，他看上了高大壮实能背能扛的二舅母，并且很快结了婚，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丝毫犹豫。有了一个朴实肯干，甚至任劳任怨的女人填补，他在长辈们无休止的斥责和村里人的冷眼中抽离出来，开启了他游魂一样的晃荡生活，就算后面四个孩子相继出生，他也找遍各种理由拒绝农活，每每农忙便看不到他的身影。二舅母起初有过抱怨，渐渐地也知道抱怨只会徒增烦恼，也便不再有任何苛求，只要他偶尔能回来，即便是歇歇脚又走了，只要孩子们还知道有个父亲，也就由他去吧，反正有他没他，日子也差不多就那样。生产队向他抛出过橄榄枝，毕竟，整个村庄能把字写圆囤的人也没有几个，但他看不上记个工分算个账的差事。他说：“我是要到镇上去的。”

二舅最初的想法只是要离开荡村，住到镇上去，镇上至少还有集市，有酒肆，不一定非要种地。他也不是不着边际地浪荡，他帮人卖过东西、摆过地摊、当过算命先生、在乡镇企业里帮管过事，吃了不少苦，那样的苦他倒是一点也不抱怨，但总归没带过多少钱回家，四个孩子全靠二舅母又当爹又当妈地带大。终于有一点积蓄后，他说他想办一个工厂。

他站在给我们讲故事的老屋檐前说：“我要在镇上建一个云母厂。”老屋有一段高高的土墙做地基，我当时太小，感觉土墙无比高大，在院坝里仰头看着他双手叉在腰上，洗得发白的蓝卡其外套披在臂上，他的脸没有了过去的白皙，被太阳晒得黑黄而光亮，眼角的些许皱纹被笑眯的眼睛挤得更加明显，二舅母像没听到一样，淡淡地看了他一眼，背着背篓上山割猪草去了，几个表

兄弟和我一样停下正在玩的游戏，抬头用钦慕的眼光看着他。他脊背挺直，眼睛明亮，闪着光，有那么几分钟我们几个完全忘记了正酣畅的游戏，就那么直直地看着他，突然间觉得他像是来自遥远的地方，似乎并不是我们的二舅。

1992年，“贷款”这个词在大多数人心里还是一个避之不及难以逾越的大山，二舅母劝说无效难过了一阵子后，又进入无限担惊受怕之中听之任之。“到镇上去”从没有出现过在二舅母的念头里，已经把根扎到土地里的人们，他们最怕挪动，伤了根，是涉及生死的大事。

也不知二舅用什么办法说通了合伙人，并且打通了信用社的层层关卡，总之他如愿以偿，摇身变成了企业主。终于，不再下地干活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事。他一人身兼数职，厂长、技术员、会计、小工等等。他以厂为家。镇上走回荡村也就三四十分钟，但他一年里回去不了几次。那时的他正值壮年，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为数不多的回村子的路上，和他打招呼的人多了，人们看他的眼神似乎从脚底下抬到了头顶上，他穿着中山装，背着一个帆布书包，里面放着笔、计算器，还有账本，看见村里人总是笑咪咪的打招呼，以前他回人家的笑容总是怯怯的，而现在他的笑发出了声音，声音在山路上和当头的太阳一样光亮。

我想或许只有后来远走他乡的三女儿可能会理解二舅，她用远嫁的方式离开了故乡，在二十多年后回来看过他，之后不久他便从凄凉的晚景中离开人世。在此之前，他拖着残腿拿了他的书法手稿来找我，他苍老而消瘦，瘦得快认不出来是他，但依然声调柔和，衣服破旧却洗得净白。他想出一本书法作品集，但不知道这个事情要怎么才能实现，希望我能帮他联系文化局，看他们是不是可以帮助他。他拿了很厚一叠作品，遒劲有力，黑透的墨汁在宣纸上如行云，似流水，“枯藤老树昏鸦……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字里、墨里满是孤苦和苍凉。

他的残腿是因为生了病后没能及时

治疗。按照村里的规矩“大管老子，小管娘”，他由大儿子供养。反正他常年不在家，大儿子用他曾经住过的房间作为新房娶了媳妇，他回来以后，让他住在了吊脚楼下，那里阴暗简陋，一张床占据了一大半地方。他们并不怎么待见他，直到他病在床上十几天没能下地，才在众人的谴责中将他送往医院。腿没保住，好多人没事。大儿子是个老实人，一身的力气，人也勤劳，看着他在病床上呻吟却毫无反应。其中一个长辈在人少的时候想了又想地说：“文子，你还是对你爸好一点嘛。”他面无表情地说：“从小到大，他不是也没管过我们？我这样都已经算是对得起他了。”

二舅终归要承受他年轻时候种下的因，他为了改变而经受的苦难到最后以更为沉重的方式回击了他。云母厂经营失败后，他只身到了浙江去打工，那时，还没有“打工”这样的词语，在村里人的嘴里他是“逃离”。就算一无所有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他仍然不愿意回到荡村，回到至少可以让他解决温饱的土地上去。他不得不从事一些体力劳动，虽然他单薄的身体确实承受不了太重的体力活。原本就不喜欢也不擅长体力活，所以他不停地换工作，搬砖枯燥又乏味，还不能挑剔晴或雨，自然是不适合他的，帮厨需要端茶送水，弯腰曲背，他的腰背已经不太能承受，他在一家工厂里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锅炉工，那里相对封闭，一个人面对一个燃烧的炉子，不用看别人的眼光，送完煤还可以稍作休息。煤炉里燃烧的火焰也燃烧着他最后的芳华，他在那里既温暖也寒冷，他把自己的时光和美梦和着一铲又一铲的煤送进锅炉里，再看着它们跳跃和挣扎。

直到他的身体连锅炉工也无法胜任后才不得不回到了荡村，回到了那个他一心一意想要离开的地方。

他已垂垂老矣，荡村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路修通了，村民们大多都比以前富裕，好多人家都新修了房子，但这些变化对他而言并没有多大意义，反正他现在只能住在吊脚楼下，仰人鼻息地

生活着。他知道他的不甘心和他的身体一并将不得不埋在这片土地里，这让他的不甘心更加汹涌。不知道是大表哥的态度还是因为他残存的骄傲作祟，他拖着他的残腿再次开启了新的漂荡，他以测字算命、打卦看风水为生，走村串户。他连一张桌子都不需要置办，走到哪里便从旧帆布书包里拿出写着测字打卦的白布就地一放，就开始了他的营生。久而久之竟还有了些许名声，也不再四处奔走，偶有人自动找上门来请他看婚丧嫁娶的日子，问吉凶祸福，看前途命运，甚至合婚姻八字堪墓葬风水……虽尚能自给自足，但终归是为了了一饭一食而低头。一直到他油尽灯枯。

我始终不忍看他最后的样子，可能是残腿的原因，也可能是居无定所，他的衣服已经不能像往常一样旧而净白，身体的残损连带整个人低矮而佝偻，松弛的脸上—双眼睛灰暗而疲惫，曾经的光被怨恨所淹没，折射出些许阴冷，他已知天命，反而学会了为了几块钱而使尽心机，也不会太在意自己的形象是不是温文。在病床上，他用尽最后的力气谩骂，用他年轻的时候怎么也不愿意用到的污言秽语，松垮的脸上表情狰狞，看谁不顺心便骂谁，也骂身体的疼痛，一边呻吟一边骂祖宗十八代，在咒骂服侍的儿孙不够尽心的时候，他把身边的枕头、杯子扔得满地都是，稀里哗啦之后，他倒在床上长长地抽气，伴随着间断的呜咽，昏黄的眼里有些许雾气。

我已经看不出来他是真的身体非常痛苦还是别的什么。

“等我有了钱给你买新衣裳。”我想起小时候他总是一边笑一边跟我说，想起他爽朗而温暖的笑声，他重复过这样的话很多遍，但我从不曾怀疑过他在说这话的时候只是哄哄我。我一直在等着他给我买新衣裳。

他是在冬天离开的，在这个冬天我想起了他，更想起了我曾经和他一样执着过远方，执着于离开故乡。这个冬天大岗山的冰天雪地里，我突然想起我曾经和二舅相似的梦想，那梦想无比清晰。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他那么勇敢。

雨中的蓝花楹

□袁永涛

劳动节前一晚，小城下了一夜的雨。清晨，小区里高大的蓝花楹显得有些憔悴，原本簇拥在枝头的一团团蓝色花朵纷纷掉落在地，铺成密密实实的一层，浸在雨水中，让人看了心生伤感与惋惜。

晚饭时，母亲告诉了我忠良去世的消息。

白皙的皮肤、清瘦的身形、浓密的头发、忧郁的眼神……两三年没联系了，我实在难以完整拼凑出忠良的模样。我们虽然认识，却并非要好的朋友，只是单纯的医患关系。

我是因父亲生病结识忠良的。退休没两年，父亲便患上了头痛病，跑遍全市三甲医院，住院、打针、吃药都不见好转。父亲向来坚强，可崩裂欲炸的痛感让他整夜哀嚎，甚至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私下还向母亲交待后事。亲戚闲谈中，父亲听说了忠良。他二十来岁，毕业于小城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在一家民营红十字医院中医科坐诊，主治疑难杂症。病急乱投医，父亲已顾不上许多。

我对这年轻小伙心存疑虑。都说中医医术靠岁月沉淀，我认知中的中医医生应是仪态安详、慈眉善目与银须皓首的尊者形象。眼前这单薄瘦弱、面无血色、连胡须都不长的年轻人实在让我难以信

任。若非父亲痛不欲生，我绝不会来这家民营医院挂号，更不会多看这年轻中医一眼。他问诊、把脉、开方、抓药，动作娴熟，两副草药不过几十块钱，比起某县某镇某村抗癌神医几千块一副的“神药”着实便宜。后来听说那位神医自己也因癌症去世，想想真是讽刺。忠良叮嘱父亲，要在农历七八月的三伏天割新鲜羊肉作药引，先煎汤后下肉，最后炖了吃肉喝汤。听到这离奇方子，我错愕不已，脑海中浮现腥臊膻味、粘稠药汤、黑红羊肉与窒息热浪交织的画面，胃里浊气翻涌，差点干呕。“你开的什么方子？你到底行不行？”我毫不掩饰地质疑，甚至有些无礼貌。忠良抬头朝我笑笑，继续埋头写处方单。父亲忍痛瞪我一眼，示意我闭嘴。我自讨没趣，背着手到走廊溜达。为了摆脱病痛，父亲满头大汗，硬是咽下那令人作呕的汤肉。初伏、中伏、末伏、出伏……时间如风筝线，拽一拽若隐若现，不拽便隐没于天色。奇迹在秋天出现，父亲的头痛病与汤肉形成此消彼长的关系，他满心欢喜，全家也长舒一口气。从此，父亲对忠良五体投地。在他的鼓动下，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乃至母亲和妻子都找忠良看病，对这位小伙的“神奇”医术满怀期待。是啊，在这吃喝不愁却忧心健康的时代，谁不想祛病消灾呢？

妻子气血不足，成了忠良的病人，常让我去抓药。忠良住在石油小区顶楼天台的棚屋里。准确说，那算不上一套房子，而是房东在楼顶搭建的棚子，租金便宜，除需徒步爬八楼外，倒也无妨。屋内做了简易装饰：棚顶吊顶，墙上钉着刷清漆的木板，一室一厅一卫的格局对单身汉足够。客厅无电视，杂乱的柜子、沙发上堆满草药罐，“地骨皮”“茯苓皮”“苍耳子”……罐上隶书毛笔字秀雅舒展。浓烈药味弥漫全屋，墙上歪斜地挂着五行八卦、观音童子、鲤鱼莲子和法螺荷花等装饰画，风起时画角轻掀，颇有几分道场法事的意



味。书架上随意的堆着《本草纲目》《周易》《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等典籍。房间的画饰、草药、书本，我想在某种程度上都与中医学密不可分，虽看不懂，但那内在的联系隐约存在。

忠良健谈，一边抓药一边如数家珍：“黄芪，性味甘、微温，归脾、肺经；当归，味甘、辛，性温，归肝、心、脾经……”每次抓药，我们的谈话都递进一步。他聊易经八卦与中药相生相克，讲得认真，我听得似懂非懂。为表尊重，我仍点头倾听。聊到深处，他谈起古代文学，说中医典籍皆以文言文撰写，扎实的文言功底是精髓所在，而《庄子》《离骚》《史记》《汉书》是入门砖……他尤爱《离骚》，虽无屈原的爱国宏志，却偏爱留夷、揭车、杜

衡、芳芷、薜荔等香草。《离骚》中的香草象征着战国文士的高洁，药理上亦是治病救人的馈赠……言谈间，我深感他古文功底深厚，自诩古文爱好者的我不禁自愧。

最后一次抓药时，他说辞职了，辞去民营医院的工作。朝九晚五的规律限制了他对中医药的探索，他欲深入大山追随神农足迹，亲尝原生草药。如今市面上草药多人工种植，药效远不及深山瑰宝。西南小城四面环山，植被茂盛，原始丛林藏无数珍稀药材，取之不竭，唯山高林密、跋涉艰险，令人却步。忠良说自己是农村出身，上山下河早习以为常。辞职后，他专注研究中药学，计划入深山直播，向世人展示原生草药，再采回治病。言谈间，他苍白的脸泛起红晕——人展望梦想时总是幸福的，忠良正沉浸于此。

不同人聊天话题不同。忠良与我父母多聊家庭琐事。母亲说，他生于宜宾与昭通交界的偏远山村，算四川人也算云南人。幼时父亲入狱，母亲未改嫁，守薄地艰难抚养他与妹妹。母亲孕期劳累伤身，忠良先天体弱，家中贫寒，少蛋肉滋补，瘦骨嶙峋，终年疾病缠身。他饱受病痛折磨，深悟健康可贵，遂立志学医。外公是村中赤脚医生，忠良识字后终日泡在外公家读医书和《易经》，不懂便问。高中毕业，他刻苦却高考失利，传统医学院遥不可及——深山贫童的无奈，正如贫瘠土地上的教育资源。最终，他考入小城职业技术学院中医专业，学医梦终落地。虽是大专，他却格外珍惜，谁懂这闭塞山村穷孩子在落后环境中付出的艰辛？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母亲凑不出学费。忠良厚着脸皮敲遍亲戚家门，门内有鼓励赞许，也有冷嘲热讽。学费凑够，生活费仍无着落。为糊口，他找到学校旁的包子铺，每日凌晨五点帮熬粥、包包子、蒸馒头，报酬是免费三餐。他忙到天亮才匆匆喝粥抓包子赶去

上课。下午放学后和面、揉面、打扫卫生，草草吃饭便睡觉，以保次日精力。逛街、喝酒、唱歌、恋爱……这些与他无关，农村穷孩子的肩上是千斤重担。

毕业后，他留在小城民营医院工作。收入稳定后，接来母亲妹妹，供妹上学，为母谋得医院保洁工作。

苦命人总与苦难纠缠。妻子好转后，我不再抓药与忠良闲聊。母亲抓药回来说，忠良染了肺结核，咳得厉害，戴厚口罩。我诧异这年代竟有人得肺结核？母亲道，他母亲捡医院废品染的病，回家传给了他。

最后一次通话是为老排长买药。老排长远在边疆，患绝症托我买江油特产“炮附子”。我查知此药“辛，大热，有毒。入心、脾、肾经”，有强心、消炎、镇痛之效。老排长病重，边疆中医皆荐此药，我义不容辞。想到忠良，拨通电话，他声弱含糊，似被口罩闷着。听罢请求，他爽快答应，说存有自采晾晒的原生“炮附子”。问价，他让按市价给。微信转钱后，他再三叮嘱此药有毒，须小心剂量。

春节前，母言忠良患“气胸”，呼吸艰难，脸苍白带乌青。众人劝他就医，他拒称自医可调。母叹，他按揭了小城新房，非不愿医，实为省钱。

开春后，母说他终入院，却错过手术时机，仍做了气胸术。为省钱，术后不久便回家调养，卧床半月未下楼。其母不舍医院工作，每日打食堂剩饭，母子将就度日。母不忍，约病友请理发师榻前为他理发，一锅接一锅地炖鸡汤排骨。我始终信他能好——不到三十，新房扎根，美好生活方启，未尝爱情……

季春孟夏，残花飘落。伤春惜时，我总想为难忘者写文，记平凡过往。忠良终逝于春夏之交，如风雨后零落的蓝花楹，静躺冰凉雨水中。喇叭状花身似微张的唇，欲呐喊却无声，唯那深蓝令人心碎。

“驷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风余上征……”愿天堂安好……

童年轶事

□岳秀红



我呆呆地站在屋檐下，看橘子树上挂着的小小红灯笼。

表叔从我身边走过去，顺手扯了一下我的耳朵，轻轻的，没有些微的痛意。

表叔走到了菜园子停下来，解开裤子便撒起尿来，一股白绳似的水柱冲得老高，然后又弯下来，垂落到地里……

一下子想起一首歌谣，我拍着手唱起来：“昨天看见黄泥庙，今天看见狗屙尿……”我同时一只脚踏出半步，预备着表叔若撵来便赶紧跑。

表叔没有撵我，只转过脸来冲我“嘿嘿”笑。

二

姐姐和哥哥看电影去了，妈妈不准我去。我发疯似地大哭大叫，坐在门槛上。

妈妈不再理我，进屋自顾自地忙家务了。院坝里洒着一层薄薄的明晃晃的月光，竹林树木的影子印在院坝里，好像姐姐哥哥书本上好看的图画。屋前堰塘里的青蛙“呱呱”叫着，不知道是在安慰我还是嘲笑我。竹林里时不时有鸟儿的“叽喳”声，又夹杂着“撲撲”的声响……

独自坐了很久，想睡瞌睡了，眼睛涩涩的老睁不开。这时却有香气从灶屋飘来。猛地记起，今晚妈妈在炖肉！忘了恹气，立即往灶房跑去。妈妈坐在灶前的凳子上，正凑着灶火纳鞋底。

“我饿，妈妈！”偎在妈妈身上，我抓住了她抽针的手。妈妈没有应声，轻轻推开我，拿了我的小瓷碗揭开锅盖给我舀了几坨肉。“莫给你姐姐哥哥说！”给我碗时，妈妈拍了拍我的额头。我接过碗，马上狼吞虎咽地吃起肉来。肉好香好香，但我也顾不得细细品尝。很快肉便吞进了我的肚子，没吃过瘾的我继续缠着妈妈要。

妈妈接过我的瓷碗放在碗柜上说：“馋嘴子，你一人想吃完！”没有法子，我只得出门坐在门槛上，等姐姐哥哥回来了好一起吃肉。但没过多久，我却靠在门板上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久，妈妈把我抱到了床上，盖好铺盖由我呼呼大睡。

第二天清早一起床，我先跑到灶屋。只见桌子上搁着锅盖，揭起锅盖我看见自己的小瓷碗装着满满一碗的肉坨子哩！

三

冬天生了冻疮，我的脚后跟和脚趾都肿得老大，稍稍一热就痒得厉害。

吃了晚饭，一家人围在灶角烤火。妈妈把我抱在怀里，一只手把我的脚捏着又靠近火堆烤。开始烤时还比较舒服，烤得久了脚就钻心地疼。我的腿颤抖着，脚拼命地往后缩。妈妈骂了一句：“不听话，还想烂掉蹄子！”姐姐和哥哥一齐笑了，向我挤眉弄眼。我装着没看见，却再不动了，用牙齿咬着舌尖。后来不知不觉睡着了，躺在妈妈温暖的怀里……

就这样连续烤了十几个晚上，我脚上的冻疮就散了，再不痛不痒。

四

更冷的时候，我常常跑到“公猪圈”去耍，因为那里有火烤，煮猪伙食的火炭多着哩。

喂猪的三妈挺爱我。有时给我烧几个小红薯，有时会往火堆里扔几颗苞谷。只一会儿，红薯就会熟香软烂；苞谷会“噗”的一声响，苞谷花儿蹦了出来。我把红薯和苞谷花儿吃进嘴里，会香好长时间。

更多的时候，我会坐在三妈的怀里听她摆龙门阵，她会讲白蛇娘娘、包黑子、陈世美、孙悟空和猪八戒的故事……

我问三妈：“白娘子和许仙为啥结婚？”“白娘子喜欢他吗？”“啥子叫结婚？”“啥是俩口子一起搭伙过日子？”“我以后结不结婚？”我一下问这么多问题让三妈笑出了声来，她用手拍拍我的头说：“傻小子，你才多大。长成大小伙才能结婚。”

“我和哪个结婚嘛？”我打破砂锅问到底。三妈不说话了，想了一会儿，突然又拍我一下说：“给我当干儿子，和我家的闷狗子结婚。”

我高兴得一下子站起来就往家跑，把三妈的话讲给妈妈听。妈妈听后笑得眼泪淌出来，拍我的额头说：“屎壳壳都没脱尽的小娃娃，就晓得想结婚了。”

我不知道妈妈笑什么，也和着她傻傻地笑。

五

翻过年头，队上又要再盖公猪圈了。换下旧木料，钉上新木料。

妈妈叫我去拣锯下的短木节。我提了只鸳鸯去。好多小娃娃也带着鸳鸯守在那里。

守了半天，我才捡了半鸳鸯木节。别的小娃娃都快捡满鸳鸯了。我看了一眼正在捡一节长木条的二娃子，骂了一句“杂种”就冲上去抢，二娃子没注意，当然防不住我。我抓过木条，提起鸳鸯就跑。二娃子跳着回骂道：“不要脸，三只手！不要脸，棒老二！”

六

豌豆角又像兵哥老婆一样鼓胀了肚子，这也鼓起了我的欢喜。

那些天，我老是在田埂地角走，找

小鹅儿，逮虫子玩……肚子饿叫唤了，就躲在地里摘嫩豌豆角吃。

豌豆角不像胡豆，非要煮熟后才好吃。嫩豌豆角口感脆生生的，很好吃，只一会儿功夫，我便吃得不停打饱嗝和放响屁。

吃饱了肚子，还得满衣包。我把衣服包里的烟盒糖纸、石粒和果核掏出来，再装进嫩豌豆角。太胀的豌豆角无法吃，老了有苦味；太嫩的豌豆角有一种嫩生味，也没嚼头。我专挑那些半鼓半胀的豌豆角摘。

等到衣服包刚满，队长已经站到了我面前。我本来打算跑路的，但看见队长满脸的核桃纹在笑，就停了下来。队长摸了摸我的耳朵说：“莫摘了，没成熟，糟蹋了可惜！”我听话地点了点头。

后面吃完衣服包里的豌豆角，我没有再去摘。晚上爸爸从队里开会回来后，却从铺盖窝里拖出我来，给我饱吃了一顿“笋子肉”。我的屁股都让爸爸揍肿了！原来队长在会上宣布了扣爸爸五个工分，因为我摘了队里的豌豆角。

第二天上午，我忍着屁股疼又悄悄溜到了田埂地角，摘了更多的豌豆角，我又吃得不停打饱嗝放响屁。后面我还偷偷跑到队长家院里，趁着没人在堂屋门前扇了一堆屎。我边扇边骂：“狗杂种，叫你乱扣你爷爷的工分，叫你乱扣！”

七

放鸭子的又来我家屋前的堰塘放鸭子了。鸭篷子就摆在堰埂上，一大群鸭子在堰塘里“嘎嘎”地叫着找食吃。

我跑到堰埂上看鸭子。看它们猛地钻进水里好一阵才又从另一个地方冒出来；看几只鸭子争抢一条小鱼或一颗螺蛳；看一只鸭子霸道地站在另一只鸭子的背上……

放鸭子的老汉嘴里衔着竹烟锅，他蹲在堰埂上看着堰塘里的鸭，面前插着一根长长的竹竿。

那时正是麦黄杏子熟的时节，放鸭子的老汉问我：“小娃娃，告诉我，哪里有杏子卖？”我不应声，只盯着老汉的竹烟锅笑。老汉脸上也生出笑，手从衣服包里掏出几张钞票：“去，小娃娃，帮我称几斤杏子，你也吃。”

我从老汉手里抓过钱，一双脚翻鸭脚板似的往召娃子家跑。召娃子家有好多一棵老杏子树，有好多好多杏子卖。

称来杏子后我和老汉熟了，边吃杏子边摆谈。我问：“鸭子每天都下蛋？”老汉回答：“嗯。”我再问：“蛋好不好吃？鸡蛋好吃还是鸭蛋好吃？”“比鸡蛋好吃。”老汉扔掉手中的杏子核说，又抓起一颗杏子扔进嘴里。

我的脑里立即浮现出三五个白色的蛋球来，个个都冒着热气。记得妈妈给我煮的鸡蛋剥壳后就是这样子。我的口水禁不住流了出来，我马上抓了几颗杏子就往家跑。拢屋后我四处找鸡窝，最后只在一个鸡窝里找到了一枚鸡蛋。我小心翼翼地拿着鸡蛋往堰埂跑去。

把鸡蛋递给老汉了，我说：“换一个鸡蛋！”老汉站起身朝鸭篷走去，我跟在后面，从老汉手里接过了四枚鸭蛋，两枚装进两边衣服包里，两枚两只手分别握着，慢吞吞往家走。

晌午时妈妈便给我煮了一枚鸭蛋，我尝了觉得并没有鸡蛋好吃。剩下的三枚妈妈说赶场天要拿去卖钱，我答应了。下午，放鸭的老汉和鸭群都离开堰塘了。

八

六月间我快满整七岁。妈妈说要给我“戴笼枷穿鼻子”了。我不管什么“戴笼枷”什么“穿鼻子”，照常一天天疯玩疯耍，今天不是与钢铃子打架，明天就是偷家里藏在柜子里的红糖，后天又在山上找野果子吃划破了新裤子……

谷子打完时，姐姐和哥哥暑假过完，又要去上学了。我正郁闷少了玩伴，晚饭时妈妈给我说：“明天跟姐姐哥哥一起到学堂读书，老师拴了你的牛鼻子，看你还野！”

第二天，我便背着妈妈用旧衣裳给我缝的小书包上学去了，里面放着一支铅笔和两个姐姐与哥哥给的旧本子。我没有一点伤心与一丝害怕，学堂小娃娃多得很，老师教书又不吃小娃娃。

我的确不知道，我那时正在走向少年时代，童年已经永远告别我了。

我的故乡叫“虫林”

□ 苦 丁



说来惭愧，活了几十年连故乡的名字也没弄清楚。

履历表上的出生地那栏常常让我犯难，是应该写出生时候故乡的名字，还是写故乡曾经的名字，或者说是如今的新名字？我不知道。

小时候奶奶还在时，我天天跟在她的身后，像个小尾巴。

奶奶是童养媳，有一双被缠过的小脚，十个指头全被硬生生折弯，以一种可怕的状态扭曲向脚心，所幸的是足部其他的部位还算保留完整，但对奶奶的出行还是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奶奶穿的鞋都是绵软舒适的布扎底（千层底），都是姑姑们和母亲手工纳制而成的。

每到农闲时节，母亲会在午时，将清洗干净的破旧衣物细细拆开，或将做衣服剩下的碎布头理舒展，然后用灰面（小麦粉）加水熬成浆糊打“布壳子（布鞋底）”。浆糊要小火慢熬，干稀适宜且没有灰泡（面粉泡）。整理好的布片会刷上浆糊，再一片片、一层层地叠黏在平整的木板上。碎布头大小不一，叠放时要左掂右搭地小心拼接，以保证每

一片和每一层之间衔接紧密并整体平服。打好的布壳子要放在通风阴凉处慢慢阴干，且不可放在太阳下暴晒。布壳子阴干过程中有的会有些翘起，在七八成干时就要夹在两个木板之间用重物压制，让其更加平整服帖。

母亲打布壳子的时候我爱蹲在旁边看，看母亲也看浆糊，还会偷偷用手指沾了浆糊吃。浆糊是自家种的小麦用水磨碾的面，甜香甜香的，很好吃。比浆糊好吃的还有田坎边白蜡树上的蜡蜜，金黄金黄的在阳光下发着诱人的光，伸手沾上一点，再伸出舌头一舔，整个手指都是甜的。那幸福的味道，没有哪个小孩儿能拒绝。

幼时老家的房前屋后和田坎地边全种满了白蜡树，有说这是小叶女贞植物，查了能查的资料，显示的答案始终模糊不清，但我却固执且坚定地认为那就是白蜡树。

过了年，天气就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土豆苗开始了吐芽，玉米也种下地，黄澄澄的小麦也待收割回来，趁着好天气好晒在院坝里。这时奶奶会翻捡保存了半年多的蜡虫“种子”，我却穿着母亲做的碎花小夹袄和布扎底的拼色小花布鞋，搬了小板凳守在院子里，时刻盯着那些会鬼鬼祟祟前来偷食的麻雀，我偶尔也趁奶奶不注意瞟上几粒还有淡淡水浆的麦粒。奶奶坐在堂屋门口的长条凳子上挑挑拣拣，盛了蜡虫的竹筛子放在她的膝盖上，阳光从院墙照进来，穿过堂屋的檐额打在奶奶身上，裹着焦糖色外壳的蜡虫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也映得奶奶格外柔和，连脸上的褶子都似乎在闪着光晕。

蜡虫的种子是上一年摘蜡虫时精心挑选留下的，经过长长的休眠，有的没有熬过来虫就死了，壳也失去了生命的颜色。健康的蜡虫壳闪着蜜糖的光泽，黄豆粒大小，无数细微的蜡虫紧紧抱成一团，蜷缩在小小的壳里蛰伏着，等待着春暖花开和绿树成荫时，然后开始它

们生命的分裂与繁衍，还有死亡。

选好的蜡虫挤挤挨挨地堆在箩筐里，拣四五个包裹在青白色的玉米壳里，再用稻草捆好，有点像端午节包的粽子。蜡虫们全部穿上外衣后就要各奔东西了，去属于它们的白蜡树上安家落户。奶奶拴着她的青布围裙，我背着小背篓，一个一个地把“粽子”放在田坎边的白蜡树枝丫上，我放矮的，奶奶放高的。这时候的白蜡树刚刚换上新叶，泛着淡淡的清香，好闻极了。

据奶奶讲，家乡种白蜡树的历史要追溯到解放前。每年八月中上旬是收蜡虫的季节，我们村都要开“虫会”，乐山、夹江那边的挑子客挑着扁担翻山越岭地来收虫子。那时候交通不便且路途遥远，我们家每年都会有挑子客留宿。除了收虫子的挑子客，还有卖杂货的，大家都趁着这时候来赶“虫会”，这是村子里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

每到收蜡虫的季节，家家户户都忙着摘虫子。小株的站树下就能摘下来，大株的则需要站在木梯上一颗一颗地摘，茂密些的还得把枝条修剪下来背回家，让老人和小孩搬了板凳坐着摘。摘了蜡虫的枝条可以当柴禾，白蜡树开花后结的果则可以晒干后送到中药铺去卖钱。

对小孩子来说，摘蜡虫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卖了蜡虫后能得到几分钱的零花钱就更高兴了，不过那都不是我们最为关心的事情。放虫后我便日日往田坎边跑，看着地里的黄豆一点点冒出嫩芽，然后长高、开花，再结出青豆；也看着秧苗一天一个样地长，一兜兜铺满整块田，列兵似的在阳光下接受检阅。

最吸引我的是田坎边的白蜡树。秧苗开始泛青的时候，蜡虫们悄无声息地从蛰伏了半年的虫壳里爬出来，在白蜡树的树干和枝丫上开辟出新家，新的虫壳不经意间就挂满了树枝。夏天到的时候，太阳会热辣辣地在天上挂着，照得

树叶儿蔫蔫的，蝉的嚷嚷声一浪高过一浪，小伙伴们此刻会扛着竹竿在田坎上晃悠。竹竿的一头用篾条圈成小圆圈，密密地裹了黏黏的蜘蛛网，主要用来黏蝉的翅膀。黏蝉是一回事，收集蝉的壳卖钱是另一回事，当然找蜡蜜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当新的蜡虫壳挂满白蜡树的时候，蜡虫们便开始繁衍生息起来，壳里的蜡虫挤挤挨挨地团在壳里，也不知是被太阳晒出了油，还是像蜂蜜一样吐出了蜜，焦黄又黏黏的蜡蜜从虫壳里溢出来，有的黏在树干上，有的在虫壳下面凝成水滴状的“琥珀”，偶尔还有倒霉的飞虫被裹在蜡蜜里，会姿态万千地定格成透明的“化石”。小伙伴们常常梭巡在田坎地边的白蜡树上，用手指蘸了黏黏的蜡蜜吃，甜得连太阳也眯起了眼，此时蝉的叫声也变得格外好听起来。

常常和我一起寻蜡蜜吃的，主要是表姑家的玉莲姐和上院子大伯家的珍珍妹妹，或者五爸家的淑芬姐和其他几个年长的姐姐。我们几个年龄相差不大，一起上学，一起淘气，一起“扮家家”，也一起幻想着长大后的样子。玉莲姐的脑子不太灵光，后来还被人贩子拐走了，据说被倒卖了两次，最终选择在第二次的那家落了户，并在镇上摆了个卖衣服的小摊，也生了个女儿，但却先天有些弱症，听说表姑父去世时回来过一次，可惜我们没有再上面。珍珍妹妹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子，小时候生病留下了癫痫后遗症，虽有几个哥哥千般宠爱，但还是早早因病离开了人世。淑芬姐长大后非常能干，结婚后经常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去轿顶山做生意，后来却出意外永远留在了轿顶山下。

八岁那年我随父亲去了他的任所上学，每到吃蜡蜜的季节我总是想起那些黄豆苗和蝉鸣，还有玉莲、淑芬姐和珍珍妹妹，以及那些蜡虫和蜡蜜。

现在老家的田地大部分种了花椒树，山坡上则种满了核桃和板栗，每到落了叶子季节，光秃秃的田地里便伸着奇怪的枝丫。村里倒是还延续着大年三十祭祖的习俗，白蜡树却逐渐退出了故乡的历史舞台，只在边角旮旯能找到零星的几株，一副病歪歪的样子，估计也不会再有人去特意“放虫子”了吧？更不要提蜡蜜的事情了。

我家祖坟山上的那棵柿子树没了，说是树太大根蹿到了祖坟里，必须得砍掉，不然会坏了风水。我历来不信这些，直到奶奶、大姑、幺爸和母亲先后去世，慢慢才生出了些微虔诚之心，每到七月里会写了“袱子”供奉上，待到祭祀时一并烧掉。说是祭祀，其实也就是每年写写袱子，到七月半那天，兄弟姊妹和侄儿男女相约去公墓和老家扫扫墓，算是保留了一些传统，多少增加点纪念的仪式感，也是为了要记住自己从哪里来又将要到哪里去。

老家门口自留地里的那棵核桃树也没了，只剩下一截粗粗的树桩子。那棵核桃树是奶奶的最爱，结的是紫瓢核桃，皮薄肉香。奶奶便安葬在那棵树旁。

小时候常常和玉莲姐一起拽着核桃树枝翻上翻下，好几次我掉到了她家的后屋檐沟里，我居然一次也没摔着，真是神奇。后来我常常做梦从核桃树上往屋檐沟里掉，且总是孤单地在将掉不掉的过程中饱受折磨，最后在惊悸中醒来，手脚却软绵绵的伸不动，也举不起。大人们说这是在梦里长身体呢，可我总是不愿意长大。

成长总是伴随着死亡和离别，以及太多的不得已。我的梦在长大的过程中被割裂得支离破碎，又在支离破碎中一次次重组，故乡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变革中更替了名字。

我的故乡叫“虫林”，虫子的“虫”，林子的“林”，蜡虫的林子，虫林——我的故乡。

姑姑的玉镯劫

□何 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姑姑一直十二万分谨慎地珍藏着一只玉镯。

那是一只质地温润、色泽晶莹和洁白无瑕的玉镯。那只玉镯是姑姑一辈子走南闯北的卖油匠父亲临终时留给她的。当时她的父亲艰难地从枕下摸出玉镯来交给她时，还一字一顿地叮嘱道：“这玉镯是兴家旺族、护佑子孙的物件，你可一定要收好了。”姑姑和泪捧着玉镯，自此贴身悉心收藏。

姑姑有三个儿女。二伢在市里开矿业公司，老大和幺妹与姑姑住在同一个小镇上。

直到姑姑过六十大寿那日，三兄妹才知道家里竟有个玉镯宝贝。

那日，姑姑在寿宴上看着各有出息的后辈，喜不自胜，就多喝了几杯。待屋里只剩三兄妹时，姑姑满脸酡红、神秘兮兮地关上大门，然后挖宝似的从贴身内衣里摸索出一团丝绒疙瘩，再庄重地一层层展开，一只白莹莹的玉镯就露了出来。“你们老外公传下来的宝贝，都好好端详端详吧！”姑姑豪气地说。

三兄妹见状一下呆住了，傻愣愣地看看镯子，又望了望姑姑，再相互面面相觑，突然就都乐开了花。二伢自信自己做生意的见多识广。他轻轻拿起镯子，

有模有样地摸摸、掂掂又敲敲，还对着灯光一番映照。二伢的眼神越来越亮，双手也不禁抖动起来，脸上的惊喜之色愈发浓厚。他凝视着玉镯细细琢磨了好一会儿，然后兀自念叨：“手感很重，音质清脆，质地润泽……”——众人瞪大眼睛张着嘴巴盯着二伢，几乎连呼吸都忘了。二伢又猛地放下镯子，双手握拳举过头顶，用狂喜得变了调的声音喊道：“和——田——玉，这绝对是块上好的和田玉！”

在镇上当老师的幺妹一听，兴奋得哇哇叫。她翘着手指去捏那只玉镯，整个人倏地弹了起来，大惊小怪地嚷道：“妈呀，这玉镯表面简直像婴儿皮肤一样嫩滑！”

姑姑生性寡言的老大开了家挂面坊为业，浑身上下常年蒙着层粉灰，虽说他只比二伢大三岁，却显老得多。他怕自己笨拙的大手碰碎了玉镯，便拘谨地拿脸庞蹭了蹭，立马变得像被挠了痒痒似的，“嘿嘿”傻笑起来。

幺妹想起电视上的鉴宝节目来，对姑姑说道：“咱也把玉镯拿去鉴定鉴定？”姑姑连连摆手：“财不外露，财不外露！”她小心翼翼地包好玉镯，嘱咐儿女们道：“你们这代知道家里有这宝贝就行了，对任何人都要保密！”

弥漫着粉尘的挂面坊里，老大一边轧面团一边喜笑颜开地对媳妇说：“老妈那玉镯是上等货！咱三兄妹要卖了平分，抵得上轧半辈子面条了吧？”媳妇骂道：“败家子！家传宝贝哪能卖？”

此时的二伢家里，媳妇也正笑盈盈地递上龙井，半开玩笑道：“要是借玉镯抵押贷款，买下矿山就能当富豪了！”二伢吓得茶水差点洒出，连连摇头：“家传宝贝，可不敢打歪主意！”“逗你玩呢！就你这胆儿……”媳妇儿撇嘴嗤笑。

自打知道家里有这玉镯后，全家人都偷着乐，干啥都更起劲儿了。

三

一天，大雾弥漫的清晨，姑姑梦游般徘徊在市医院门前的路上。行色匆匆的路人像雾中游鱼，车水马龙的嘈杂声仿佛被混沌吞没。

凌晨接到二伢矿上受伤的消息，姑

姑跟着老大火急火燎地从小镇赶来。医生正在抢救室处理血肉模糊的二伢身体，老大扶着二伢媳妇去签病危通知书，面无表情的白大褂们在姑姑身旁疾步穿梭。姑姑眼前只觉阵阵发黑，心想老天已让她中年丧夫，难道这是还要她老年丧子？让母亲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骨肉在鬼门关挣扎，简直是如同剜心！她得求菩萨搭救二伢！

她低声嘟囔着向外走去。

浓雾中，姑姑恍若浮游天宫，恍惚间便念叨道：“菩萨保佑，救救二伢！”迷糊间有对青年男女来到她跟前，仿佛亲热地说着什么。

突然，一个熟悉声音喊道：“妈，二伢醒了，大家正找您呢！”姑姑猛一机灵，定睛一看原来是二伢媳妇站在面前。“啊，二伢醒了！”姑姑咧嘴想笑却又哭出声来：“快去看看！”她抹着泪往住院部奔去，把儿媳远远抛在了身后。

病床前，姑姑小心地照料着二伢。每当儿子咽下流食，她又哭又笑。待二伢睡熟了，她又才如释重负长舒了口气。

突然她往怀里一摸，便惊叫起来：“天啦！我的贴身宝贝不见了！”

四

二伢闯过了鬼门关，但姑姑的玉镯却下落不明了。警方说流窜作案难破案，只能回家等消息。数月过去仍无消息，全家渐渐显得有些绝望。

家传宝贝丢了，谁能不唏嘘！老大媳妇在晾面时啧啧叹息，老大特别叮嘱：“别在妈面前提这些。”二伢办公室里，媳妇一屁股坐上办公桌开始抱怨：“死脑筋！当初要是抵押贷款既能挣钱又能保玉镯，现在倒好便宜了骗子！”二伢埋头假装看文件，一声不吭。

姑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玉镯不仅是传家宝，更是父亲留下的唯一念想。姑姑日渐颓废，三兄妹急在心里却束手无策。“让时间冲淡吧！”二伢皱眉叹气。今年要搞环保整治，公司得更新设备，媳妇正在旁边哭穷。

五

挂面坊劳累一天后，往日倒头就睡的老大失眠了。他发现母亲院里的豆瓣

钵、盐菜罐和五彩花儿都不见了，只剩下了几只扑腾鸡和满地鸡粪。“老人家快垮了，得想法子！”她夜夜辗转反侧。有次半夜，儿媳妇朦胧中听见她嘀咕：“二伢换设备、么妹买房，都难……”

几周后的周末，老大突然冲进院子喊道：“妈，玉镯回来了！”当时二伢、么妹都在，便拥围上。姑姑见状颤巍巍地接过镯子紧握在手，喜极而泣。

之前对接案子的派出所，警方却未联系失主。老大解释说：“我办事路过派出所，正巧骗子被抓，警员记得我报的案就让领了。”二伢欲言又止，他媳妇提议道：“该给警察送锦旗！”老大又急吼吼抢白说：“人家正忙，别添乱！”众人正纳闷老大的反常，姑姑却发话：“今天老大有功，他说了算。”

夜里，二伢嘀咕着玉镯蹊跷，媳妇却打断说：“玉镯真真实实回来就好！难不成老大能用面粉变一个？”二伢耸耸肩作罢。

挂面坊里，老大媳妇也狐疑道：“咋这么巧？”老大顽皮地逗她：“就像咱俩好上时，我正好碰上错过班车的你啥！”女人柔声笑骂说：“都要当公婆的人了……”

姑姑的小院重现生机，坛坛罐罐又开始晒太阳了，团团簇簇的花儿绽满角落。

半年后家家喜讯频传：起先是老大的儿子要娶亲；其次是二伢设备资金有着落，听说要买矿山；三是么妹新房交付。姑姑摸着玉镯直夸：“真是兴家旺族、护佑子孙的宝贝！”

六

么妹心中的不安愈演愈烈。她觉出玉镯确有蹊跷，母亲笑容也很勉强。几次见母亲愣愣地摆弄镯子，不像是深情把玩，倒像在琢磨着什么。

一日，老大媳妇哭啼着找么妹说是要离婚。原来为儿子办婚事查存款，发现五万元不翼而飞。老大淡定地承认用了钱，却不肯说出去向。三十年夫妻竟有如此秘密，老大媳妇几近崩溃。

巧的是恰逢二伢夫妇春风满面地来串门，听罢大嫂哭诉，草草安慰几句便也匆匆离去。

么妹劝回大嫂，发现二哥外套里落

下一张“珠宝抵押贷款须知”的单子，疑窦顿生……母亲强颜欢笑、大嫂哭闹、哥嫂仓皇离去……种种怪事搅得么妹彻夜难眠。次日么妹便霍然起身：“得去市里查清楚！”

从派出所踉跄出来的么妹脸色惨白，浑身战栗。赃物认领单上二哥的签名赫然在目！她突然明白了一切：玉镯上月才找回，大哥的五万元去向，二哥的资金门路，母亲的郁郁寡欢，都在印证着一件事。

么妹在车上嚎啕大哭。哭玉镯的奇遇，更哭兄妹情薄！待平复后咬牙心想：“要干两件事。”

她先取五万元装修款匿名汇给老大，留言为：“谢谢你，没披风的大侠。”

接着么妹又冲向二哥家，她看到门框上“家和万事兴”的对联时，想起那是春节时与母亲、二嫂说笑着贴上的，侄儿还抓拍了的其乐融融画面。想到这么妹怒气顿消，她垂头下楼，却泪流满面，最终一脚油门返家。

七

十日后姑姑七十大寿，宴会上大嫂喜滋滋讲着奇遇：“老大近日连收到两张匿名汇款！都是五万！定是他帮人渡难关，人家才叫他大侠。可多出一倍的钱得退！”二伢、么妹笑而不语。二伢媳妇又在“哎哟！哎哟！”哭穷。

待宾客散尽后，二伢拉着母亲的手脸红着道：“妈，我想赖您被窝捂脚。”

夜已深，母子间还在闲聊。二伢总提大哥：“小时赶集，大哥就默默薅草；上学遇恶狗，大哥就护他在身后；米饭让给我吃，他自己却啃玉米馍……大哥永远是主心骨！”

姑姑呵呵笑着入梦乡。

次日醒来艳阳高照，二伢已出门。姑姑往枕下一摸：昨夜还是一只的玉镯竟成了两只！她认出自己父亲传的那只，有凝脂般的洁白温润，光照下会微泛粉晕。摩挲间熟悉的气息传遍全身，姑姑将玉镯紧贴胸口老泪纵横：“回来就好！”

窗外鸟鸣清越，梅香浮动，姑姑神清气爽，她将两只玉镯捂在胸口，慈笑思忖：“是该张罗张罗这俩宝贝的下一程了。”

游雨城悟人生真味

□任月容



那年，我被世人所伤，为人所弃，恰似离开了花柄的蒲公英，只能随风飘荡。站在十字路口，凝望熙熙攘攘的人群，我的心中满是迷茫……

不知谁问了句：“四川哪儿的风光最灵秀？”

回答道：“雅安吧。雅安有三雅：雅鱼、雅雨、雅女。”

雅安啊，那个温婉而轻灵的小城，她的秀色能否修补尘世加诸于我的伤痕？

收拾好简单的行装，我踏上前往雨城的路。一出成都平原，一座连着一座的小山绵延不绝地铺展开来，郁郁葱葱的青翠一路蔓延。形态各异的小山，宛若鲜妍的少女矗立两旁，或娇憨，或妩媚。各色的山花点缀其间，随着这郁郁的绿，一直延伸到了雅安这座小城中。

雅安城并不大，四周被青绿的山峦环绕，高矮不一、重重叠叠的小山像护卫孩子一般守护着小城。从山脚到山顶，郁郁葱葱的绿植给山峦铺就一条绿丝绒毯，因四季变换而盛开的山花以及变色凋敝的草木，便成为这绿绒毯上最精美别致的点缀。冬日里，偶有薄雪覆盖山尖，太阳一出来，在温暖的阳光里，青天碧山，暖阳和风，山尖上的白雪雾化成云，升腾变换出各种姿态，缓缓直往天际而去，构成一幅如油画般的胜景。

山脚处，如玉带般的青衣江，清盈盈的江水将小城一分为二，错落有致的民居沿河两岸往下游方向延伸，几座大桥连通两岸。常常见桥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空气中，漂浮的茶香与草木散发的清香交融在一起，让人神思纾解、心旷神怡。健壮的行道树高大又宽阔，在七月毒辣的阳光下，成为行人们最好的遮阴庇护之所；有些树还直接长在了大路的中央，被园林部门妥善地保护起来，这也成了雨城别具一格的景致。

出雅安城北二十多公里，有座上里古镇，素有“水墨上里”之称。人在街中行走，仿佛已成画中一景：斑驳的石板巷道，沿袭明清时代风格的青瓦木屋，廊柱、墙脚线因常年雨水浸润，沾染上了青苔斑驳的痕迹。沿街店铺次第铺开，阵阵笑声在清爽的风中散漫。

清澈的小河曲折蜿蜒流过，古朴别致的雕花窗户下，穿过栏杆伸至河岸的绿树娇花，倒影在如镜般的水面上，在点点阳光的照耀下，构成了一幅美妙绝伦的画卷。造型各异的古石桥连接河两岸，古老的桥身缝隙中长出稀疏的植物，随风摇摆，与斑驳的青苔一起见证着小镇的岁月更迭。

我寻一条僻静巷道，漫步在坑坑洼洼的石板路上，伸手触摸那砖石垒砌而成的墙。墙上的青苔黄了又绿，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雨。这时混合着草香的微风吹来，静谧之感往前延伸，一直一直往前，穿透厚重枝叶落下的光影，编织出各种奇幻的图案。时光在这里流淌得很慢，穿梭在林间的鸟叫声，让人心情愉悦。这样的静谧，使人灵台清明，似所有的烦恼被抛到了脑后，一切的忧思早已一扫而空。

站在石桥的台阶上放眼望去，太阳的光辉散漫于整个古镇之上，清澈的河水在桥下静静流淌。房屋因年代久远，已失去了朱红柳翠，唯有那一扇扇精美雕花窗户依旧可见。正门上松柏长青的古匾漆已脱落，廊前屋后却晾晒着刚收获的菜蔬瓜果。石头台阶上坐着劳作归来的古镇居民，身上带着疲惫，脸上却洋溢着淳朴的笑意。

当我坐在古镇石桥的台阶上发呆时，一家店的老板娘招呼我去她店里品尝美食。这是家上下两层的饭庄子，颇有古代客栈的味道。因不是饭点，店里并无几个食客，有人在桌上打着盹，做菜的师傅正跟几个人聊着天。我踩在木板做成的楼梯上楼，颤巍巍的楼梯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既像老鼠的叫声，又似一支欢快的乐曲。

饭食很快摆了上来，是当地的特色菜：老腊肉。老板娘介绍，正宗的老腊肉要用喂养一年以上的黑猪肉，饲养需喂以农家种的玉米面，再用松柏树枝熏制，历经一年烟火熏陶。食用时，先洗净黑漆漆的外皮，再直接煮熟切片。一刀下去，肥肉看着黄澄澄且晶莹透亮，泛着一股油香；更有那肥瘦相间的五花腊肉，瘦肉嚼劲十足，肥肉咸香可口。一口咬下去，肥肉的油脂浸润瘦肉的劲道，满嘴都是令人垂涎的肉香。

吃完老腊肉，最好喝一碗乌骨鸡炖山药的汤。山药是自家种的，鸡是自家养的，放在一起慢慢炖煮，炖得软烂。山药和鸡的味道相互交融，融入汤中，化作如米汤一般浓郁的汤汁。闻一闻，甜糯软香；尝一口，食欲大增。还有各种农家小菜，经当地人巧手烹制，变成一道道绝美的特色菜肴，令人胃口大开。

可惜此次没机会品尝雅鱼。雅鱼不似别的鱼，存活条件稍苛刻些。相传雅鱼乃女娲补天时遗落的宝剑入水所化，所以头颅暗藏“宝剑”。正宗的雅鱼产于雅安周公河的活水中，外形似鲤，鳞细如鱗，体形肥大，肉质细嫩。用荣经特产的砂锅烹制，香飘几里，据传连慈禧吃后都称赞“味美无穷，比龙胆凤肝还好”。

饭没吃完，便下起了雨。雨是雨城雅安的特色，在这里又别有一番风情。细细密密的雨从天而降，密密麻麻又飘飘洒洒，如缠绵悱恻的绸，又如层层叠叠的纱，慢慢地，一大片接着一大片的雨丝飘洒下来，渐渐将整个小镇笼罩……密密的小雨点在树叶上、草叶上、花瓣尖上一点点地集聚成雨珠，越聚越多，最后压得叶片承受不住，雨珠

一下子就弹坠出去落在地上，然后钻入土里便消失不见。屋瓦面、牌坊、古碑与石桥，还有那坑坑洼洼的路面也被雨水打湿了，晕染上了丰润的雨气，泛出一层雨光。窗下栽种的芭蕉叶上，细密的雨点集结成一道一道的雨水，从芭蕉叶上滑滚，有的直接掉落在地上，有的滚落在另一片芭蕉叶上，与叶片上的雨点儿一起滑下叶面，发出“噗噗”的声音，颇有几分“雨打芭蕉闲听雨”的古意。

临窗望去，小镇在一片朦胧的雨雾中，各处花木草树、重檐古屋变得若隐若现，偶有三两行人冒雨而行。调皮的小狗在雨中把自己弄得浑身湿透，扑腾着跑回来逗弄廊下梳洗毛发的猫儿，被激怒的猫一爪子将小狗拍回雨中……河面上刚一群野鸭子正嬉戏在一起，忽而被小狗惊飞，“嘎嘎”叫着，扑腾的翅膀溅起阵阵水花……

我从古镇回城时，雨已停了，青衣江边的树荫下满是来往的行人，他们或笑笑或闹着……被雨水润泽后的空气越

发清新，有茶香在空气中弥散，久久不散。坐在江边茶铺中，点上一杯香茶，任江风吹拂，任脚下江水潺潺。极目远眺，远处的视线被青山挡住，仿佛也隔绝了外界城市的喧嚣。我的心无比沉静，在霞光映射下，玻璃杯中蜷缩成一团的茶叶，在开水浸润下一点一点舒展，像变魔术般绽放出原本油绿青翠的色泽，如同刚采下一般鲜活。茶香溢满杯盏，萦绕鼻翼。品一口茶，茶味在口中流转，苦中带甘，醇厚绵长。至此，我忽生出几分明了：人莫不如这茶，总得经过万千磨砺蹂躏才能呈现人生真味，今时的些许波折，全然不过是明日的一点点缀罢了。我的心豁然开朗。

弯弯的青衣江水从脚边流过，绵软又欢腾。江水下游便是乐山了，它会汇入岷江，然后奔腾着流向大海。我想，何不将自己这一腔愁绪都付之流水？朝着这江水许下美好愿望，待水汇入海洋变成水气时，让它带着愿望飞向天上的流星……

盛开的白玉兰

□杨悠然

(雨城四小新华校区二年级六班)

春天最有代表性的花当属白玉兰。

白玉兰不仅长得高大，花朵也很特别，十分讨人喜欢。在城市里，只要白玉兰一开花，人们远远就能看见。

白玉兰是一种高大乔木，树干的直径可达五十厘米，最高的可长到二十余米。白玉兰先开花后长叶，它让花朵先来报告春天到来的消息，却让叶片放慢了生长的脚步。每年三月中下旬，等到花瓣逐渐凋谢时，白玉兰的绿叶才不紧不慢地冒出枝头。

在我的学校门口，就种着一排高大的白玉兰。它们威风凛凛，一丝不

苟，好像一排忠诚的士兵，坚定地守护着老师和同学们的安全。

不仅是学校，我还在街道边、公园里、小区中看见过许多白玉兰。有一次，一朵白玉兰被大风吹落，我捡起来轻轻一嗅，淡淡的花香顿时充满了我的鼻腔。白玉兰开花时，人们也会情不自禁地拿出手机拍照留念，大家站在树下仰头欣赏，久久不愿离去。

白玉兰洁白如雪，寓意美好，它象征着品德高尚。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有一天也能成为一个带给别人快乐和温暖的人。

“麻三脚”与“花无缺”

□李 爽



我家有两只猫，一只叫“麻三脚”，另一只叫“花无缺”。两只猫因自身特点而得名。麻三脚的毛是麻色的，本是一只活蹦乱跳的猫，但在一次抓鼠行动中，不幸踩中了植物大战僵尸里大嘴花样子的夹子，被夹住了左前脚脚腕。康复后虽然能走路，但也只能抬起左前脚颠簸前行。花无缺是一只毛色黄白相间的青年猫，个头不算大，每次在我们开饭前十分钟准会到场，从无缺席，来了就送上一阵阵流口水的叫声，直到给他喂食为止。

其实这两只猫并不是我家从小养到大的。自从上次养的猫丢失后，我家就没打算再养猫了。邻居家的这两只猫以前时常跑我家来寻食，还会帮忙捉老鼠。后来地震过后邻居搬家了，但这两只猫却留在我家不走了。人在一起久了会有感情，我猜动物也是如此，所以它俩就把我家当成自己的家了。

两只猫会经常一起寻食、吃饭、闲逛、打滚和打架。有一次麻三脚发现了一只癞蛤蟆，就用猫界特有的暗号叫来了花无缺。花无缺甚是高兴，先摆

开架势扎好马步，来了个左勾拳，紧接着又来一个右勾拳，却发现这只癞蛤蟆没有反抗，花无缺便趴在不远处蹲守。癞蛤蟆伺机而动，趁两只猫不注意，猛蹬后腿想要跳到草丛中去。这一跳惊动了蹲在一旁走神的花无缺，只见花无缺起身一个箭步奔上前去，用前爪按住这个逃跑者，一口叼回了原地。仿佛在说：

“小样还敢跑，没见过你花大爷的厉害！”就这样，癞蛤蟆又被抓了回来。

俗话说：“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欺负他物迟早也有被欺负的时候。一天，不知不觉间来了只毛色黑白相间的猫，很是蛮横，一身杀气，类似猫界“霸天虎”。见麻三脚和花无缺坐拥一方地盘，这只猫决定打劫地盘。一场战争即将开始，地点在房顶，房顶有两个角，正好一方占据一角。高处虽然不胜寒，但高处才能体现出高手的实力。战争正式开始。双方找到自己位置摆好架势站定，晃动尾巴示威，同时抛出能杀死对方的眼神，似乎在告诉对方识相的话就赶紧离开。霸天虎依旧杀气腾腾毫无退让，看样子是久经沙场。麻三脚和花无缺同样毫不示弱。僵持之下双方开始了第二波的攻势。眼神和尾巴的威力还不足以吓到对手，那就用声音。只见三只猫一边像个刺猬般竖起全身的毛，一边积蓄杀气来个狮吼功，耳边传来阵阵鬼哭狼嚎的猫叫声，声音越来越大，大有四面楚歌之势。按道理这个时候有些不熟悉地盘的猫会就此罢手，转身离去。但这只霸天虎不同，它有着不一样的霸气，似乎还有得胜的把握。三只猫声音越叫越大，预示着吓不走就只有开打了。霸天虎身强体壮，首先冲向了跛脚的麻三脚。明显的强弱对比之下，麻三脚被打跑了。霸天虎再一转身，冲向

从背后进攻的花无缺，猫爪相接，相互抓挠。正在互相挠抓之际，花无缺突然脚一滑扑了个空，霸天虎迅速占据优势一招制敌，也将花无缺打败了。

在自己地盘上打了败仗，暂时丢掉地盘不说，还特别丢脸。花无缺和麻三脚决定先躲避休整，商量对策。

第二天一大早，麻三脚前去找盟友“黑带”。他首先告知了黑带昨夜的战况，然后与黑带约定如果帮忙打赢了就可以分给他一部分食物。黑带最近正好食物短缺，于是一口答应。三只猫一起总结了昨夜失败的教训，一致认为单挑赢的可能性很小，只有一起发动进攻才能取胜。

夜幕降临，霸天虎正细心规划着自己新得的地盘。花无缺、麻三脚和黑带吃完晚饭后相约前来找霸天虎算账，走着走着就碰上了霸天虎。霸天虎见今天多了一个“救兵”，却也毫不退缩，心想可不能让刚到手的地盘飞了。于是新一轮的战斗又开始了。先是眼神加摇尾巴威胁，然后是声音威胁，最后最关键的时刻是这次三只猫没有单独行动，而是一起冲了上去……强壮的霸天虎也很难以一敌三，几个回合下来就已无力抵抗，见势不妙霸天虎便放弃了进攻，撒腿跑了。花无缺、麻三脚和黑带这回大获全胜。后来，不服气的霸天虎又跑来我家发起过几次进攻，但都被击溃了，最终只好乖乖地逃走了。

霸天虎被赶走后，花无缺和麻三脚信守了对黑带的承诺，黑带美美地吃了一顿麻三脚和花无缺的美食。

院子里的白石板上，花无缺和麻三脚又在打滚撒欢，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原来，猫也有自己的江湖。



再等不到你，我就在西葛村独自老去了

□ 胡雪蓉

一

写下这个题目
雨便在窗外大了起来
被肆意敲打雨棚隐去了
太多的，不可言说

一杯盛开的玫瑰花茶。我呆望着
杯中的轻轻袅袅，像极我丢失的
那么多老旧时光。再怎么努力
也打捞不出隐在水中的姓氏

樱花谢了。梨花白了
桃花已长成一群妩媚的女子
玫瑰就要吐露她久积的心事
窗下的溪水依然不急不躁

屋外，漆黑隐藏了喧嚣
而有些悄悄发芽的心事
在重瓣的春天，能否躲过一场
罕见的倒春寒。一想到冷
我就看见一双在零下十几度的雪夜
独自行走的脚。看见一个人
背对尘世，悄悄抱紧自己取暖

二

用一千亩的芬芳做背景
用一千亩的玫瑰布展一场
春天的邀约。在西葛村
一朵一朵深深浅浅的心事
汪洋着。每一瓣都藏着一朵相思
每一瓣都不肯吐露暗藏的女儿心
深眠于无边无际的花香。张开的翅
像黑夜里拧开的灯盏
悠远的暗香照亮四月粉色的夜空

你说：给我一朵玫瑰就足够
让我看见晨曦擦开迷雾
看见夕阳落成少女梦里的幽香
看见少年的心事滴在粉嫩的花瓣上
把一滴晨露摊在手心。你想
看流走的时光交汇成春天的模样

三

松开的手，沾着清凉或薄寒
能抓住什么呢？传说像烈日下的清露
总有人在炊烟里，把梦煮了又煮
枕着月光，像一只迷路的羔羊

在梦境的边缘不知归途

你说有一双手可携就美好。在风浪中
感受盐的涩水的苦细沙轻轻的安抚
听你的脚步在渐老中蹒跚
看你日渐花白的头发在晨曦中不疾不徐
挽着你的衰老琴瑟相和油盐相佐

每一个人都疲于奔命的路上
无法阐释的心事，悬在枝头
世间所有的情话，都远不及
泥泞中，紧紧拽着不肯松开的那只手

四

用一千亩的相思浇灌春夏或秋冬
一滴晨露托举含蓄或缄默
在西葛村，我用一瓣粉嫩的玫瑰雕琢
影子头上闪亮的皇冠。细如针脚的少女心
在风暴里挣扎。戴罪之人被重新塑造
被剖析的时间反复碾压
结痂的伤痕血迹斑斑

薄雾也有淡淡甜香。虚幻或温软
让人眩晕的清晨总也不肯从梦里睁眼
一条染着花香的小径，哪一条
才能通往你薄雾轻绕的柴门

茶马司遗址的早晨

□ 熙林格尔

茶马司在早晨九点的春风中醒来
红褐色的院墙，古朴的门
漆黑的匾上汉藏文对照的“茶马司”三字
透出一股久远沧桑的气息
庭院寂静无声
没有昔日马嘶和喧嚣的人声
茶香从院外一望无际的茶园飘进来
在庭院内肆意流淌

十几根上百岁的石柱
在墙角边的阴影里堆砌
厚厚的青苔藏不住那些精美的雕刻
从岁月深处绽放出来的光辉
古时的名山，今天的世界茶源
茶马司一直都在，七百四十多年了
“遣官以主之”
衰落过，繁盛过，起起伏伏

“岁运名山茶二万驮”

川藏茶马古道从这里向西攀爬青藏高原
走进遥远的布达拉宫
把名山茶的芳香带到广袤的藏区
再翻过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脉
停在了更遥远的南亚和西亚

沉浸在茶马司过往的回忆中
“茶马司”，因茶而生
被时光深养在蒙顶山下
茶马古道因茶而盛
被时光掩藏其芳华
蒙顶山茶，又因茶马司而盛名远播
在流淌的时光中茶香四溢
“茶马司”听过宋神宗的诏训
看过每日两千人参与的茶马互市
目送过名山贡茶进京的盛大仪式
唯有那堆沉默的石柱用它的不露声色
把七百四十多年的天光水色
和人声鼎沸逐一收藏

劳动者，祝你幸福美满
你不回应，佩戴着铁脉的神色
窗口望出去，走过一趟
离开老家的车，像在草地上
生出了新的镇子。劳动者
它有你的镐柔顺而狭长么
它是否那般清澈，如纯黑的
收方之泥中，计算着的眼神
仍在拣选从古到今的流水
只是流水，你是什么人
或者别的身份，已不重要了
在变脸的滋味里上上下下
动作那么快，让变与常的矛盾
在攫取的手中迅速矿化
劳动者，这速度堪比拆卸
又更能取悦悬空的衰老么

花神一侧

故园蜷缩，在枯萎时他们想起你
那个拧紧驱蚊灯的人、攥渺茫者
让地心变得湿润，一如当地居民
因赞美而灼伤的喉头。赞美春天

赞美一些忏悔的时间。无事留存
常常这份工作也悉心往荒芜誊写
轻卷的草坪，脚步纷飞，你快来
把认真踢踏的人记住，再彻底走

坦白讲他们知道一味修饰的不洁
只是在三餐后停止了自然的晃动
但你不快不慢，把枯盛一色打开
你，无止境地，打开天地又关上

春 游

更多递到手中的，杏棉衣、阔围巾
午气没沉下来的连桥，我便这样拿着
拿着诀别天铰在一起的群漪，深空——
阴霾。奇景只沸水一般烫鼓视野
天不够暗，里面常有飞驰的小游神

我也许会给你拍照，趁数码复写不了我
春日，那阵清晰的闪光永逝到底
怎么样，有校园顶楼或语音室的呼喝吗
可惜你爱唱歌的时候，我探不到回声的

铁与霜 (外四首)

□ 黑 辞

侘寂
天还不够暗，你一眼就能认出自己

日 蚀

许多年前，我听着有数的歌
认真洗几张照片，想不到这样的时代
你是否还想为“散步”一词洒上光圈
像底片上，坚固而晴朗的城堡
“我从来不休闲时唱沙哑的歌”
.....

你是否愿意为我的一生
冠上沙哑或其他真正静穆的确切词

街角往往不加掩饰地
与每人所爱交错，他们绯红、把我照亮
一连串生长着的广阔矩形
——爱来自铁工厂，晚春它创作的栅栏
折叠越发向内的日蚀贗稿
多么引人热衷，你以不可能的速度
向恒温疾跑，这段小路需要真正去当心
那些沉重部分，通往最潮流的失约地

斑竹园叙景

上午，顶楼成片的棉被
敲响大海通碧的光影盘
我们常思念某条经过的航线
像杏树思念往年的果实

有时穷尽视觉对我来说
仅仅是让眼眶膨胀如两地心
昨天，这里雨线急促，人们
在路上撞肩，擦亮些许旁观者

一条乡间路径陈列的，你我他
在不经停处被碾过的好影子
随气温嬗变而瘦下来。我听
刚认识的朋友讲述“托体同山阿”

“恨地无环时，你最好拥有真把戏”
唉，倘若把戏真，谁会这么急促？
我是说，谁会在这儿看见或看不见
一辆遮蔽你无名形体的幽灵车



父亲我想对你说（组诗）

□ 瓦布河

父亲被我藏在了山里

父亲的骨灰被我装在一个
白色的小口袋里
向着南方
远远走去，一片大山在眼前
走上山路，一座伟岸的山正跋涉
抵达山里，一段山坡在面前

父亲被我藏在了山里
在一垄萦绕着明媚和天籁的山坡
在一小片石竹繁盛之处
一座安详的小土石房
父亲来自山里
到城里逛了一趟
又回到了山里
他在尘世有点张扬
或多或少，一方声名时有鹊起
现在开始一个人隐居了
他白天在山顶上
牧放那一片白云的羊群
那一片抚摸草木的山风
夜晚放牧那一片璀璨星空，秘密地

给我们指明福星的方位

父亲去世后下了一场春雨

立春那天，父亲去世了
火化完他最后一粒心血
老家下了第一场春雨
人们说
那是父亲雷厉风行的一生
化作了细雨
泽被万物
天空和大地的温度
被父亲连接了起来
天空给大地带来了春天
那一片土地上
必将长起蓬勃的绿植
将万物的福祉
延续着繁茂

为父亲写的一首歌

为父亲风行的一生写了一首歌
当父亲真正离开的那天
这首歌没唱出来

为父亲的逝世写了一篇文章
 当父亲真正去世的那天
 我没有流出眼泪
 为父亲的雷厉写了一首诗
 当父亲真正离世的那日
 我没有哭出声音
 当时没有唱出的歌
 风吹不掉，在山里回荡
 当时没有念及的文章
 写在了大山里
 当时没有表达出来的话
 留下了更多的诗页
 忧念的歌环绕着山峦
 追忆的文章写就了山脉
 悔憾的诗铺满了山坡

明天再做

胡子长了，明天再刮
 头发长了，明天再剃
 指甲长了，明天再剪
 衣服脏了，明天再洗
 身子有味儿了，明天再洗
 父亲想吃腊肉了，我说明天再煮
 到了明天，又推迟
 结果，父亲赶在明天前走了
 追也追不回
 在恍惚中
 在还以为可以弥补的认知里
 只留下一长串
 悔憾的山埂

父亲其实不喝酒

父亲对我喝酒
 喝得憋劲十足
 表示反感
 他不希望我喝酒
 他说我喝了酒
 不会辨别方向

只知道抹杀自己
 辛苦积累的良好形象
 父亲一生只喝醉过一次
 从那以后
 父亲再也没喝过酒了
 父亲走后
 我却每每用酒来祭奠他
 要么摆在神龛上
 要么我自己吞进肚里
 我想父亲不会
 计较我用什么来祭奠他
 虽然我没用他
 最喜欢的大鱼大肉

但 凡

原谅我，用“但凡”这个词
 但凡你继续吃老家的荞馍馍
 冷勒的绵羊肉，晏如的土豆
 竹拉沟的野核桃
 呼吸着高山的清新空气
 怎会让抗生素伤及肠胃
 但凡你住篱笆房，土墙木板房
 穿上圣洁的擦尔瓦
 用上木制的勺子，竹制的簸箕
 吃清淡的食材，油腻物就无法
 侵蚀你的心脑血管
 父亲，请原谅我
 只怪我住进了
 混凝土躯壳的楼房
 把你带进了
 被硬化的马路
 满是添加剂的商场
 父亲，你不必再留恋
 城市的大餐
 回到山里去吧
 一天两顿野芹菜汤很合胃
 在山下，母亲年迈体弱
 没有多少人，能准时
 把饭菜端上桌



一瞬间（外三首）

□ 吴春萍

东边的天上云在打着滚相聚
西边的山体在夕阳下晃晃悠悠地打着盹
光阴是一个来回徘徊的幽灵
在世界的深渊
又一场不见底的悲哀涌起
未来在不可预期中消亡了疼痛
咫尺天涯
透明如玉
一滴泪
迅速塌陷进去

海蓝星上琥珀色的老鳄鱼
血红的眼睛开始变绿
模糊湿润

一瞬间
亿万光年外的星辰
转身已成一粒浮尘

一沙一世界
尘埃何曾真正落定
时光覆盖在时光之上
命运是一只无形的大手
看得见和看不见的
前世今生
都如此虚弱无力

不可逆转的
一次次岁月之殇
在世间的沙漏里
不断更替轮回

窗

每一双星河闪烁的眼睛
都是一扇心灵的窗户
轻轻打开
这通往外面世界的窗口
浩瀚的宇宙
广袤的苍穹
天空之上的无尽遥远
有奇妙神秘的瑰丽黑洞待探
天空之下的不尽辽阔
有脚踏实地的绵延日子走过
山川湖海
草木枯荣
滴水穿石
时光如梭
所有的一切
全都淹没在——
那片深邃的眸光里

长一对自由飞翔的翅膀
在万物匍匐的大地上仰望

想象就会有想象的幻化魔方
 一扇窗
 打开
 满目星光荡漾
 脚踏八千里路云和月
 从高深莫测的太空中俯瞰
 生活也会有生活的本来模样
 一扇窗
 打开
 岁月活色生香

握

拼命握紧拳头
 一股劲撕心裂肺地往里窜
 总想死死抓住些什么
 比如比夜还黑的暗
 比如流水断章覆盖下的柔软
 比如沙漏里一盏灯的微光
 比如岁月深处的许多日子……

而我们
 终究握不住
 太多的东西
 临了最后
 还是
 两手空空

光阴的纹路

悠悠岁月把几许困惑镌刻进老槐树一圈圈的
 年轮
 作为光阴的见证
 上百年的风去了又回来了
 树身上又多了一圈新鲜醒目的纹路
 有墨绿的苔藓悄悄顺着那些纹路爬行生活的
 纵深处
 肉眼看不见的蠕动茸乎乎的
 一段时间再见时是蔓延惊人的速度
 当光滑的树干在雨后渐渐被它覆盖了躯体
 连蜘蛛也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内心的呐喊，攀上枝头
 聆听者，找不到恰当的地方
 其实
 仪式感，从来就是心灵脆弱者的
 标示

好吧，来吧
 青杠村的五月，绿意正在泛滥
 寂静逐步盛大

蓝天在上，碧水在下
 允许一人，在
 白云和芳草间
 咀嚼伤痛，手刃过往

2

无数的水珠淌过我的身体

□ 源 麟

五月的心事

日复一日，日复一日
 时而多，时而少
 碰撞也或贴紧。都在悸动
 我苍老的褐色的纹理

拒绝，从彼岸的桃花开始
 一切可能的纠缠，疏离
 存在的全部意义，只是
 为你

可惜，你最后的归宿，我无从抵
 缄默、原地不动
 无非，是岩石的伪装

也许
 云雾曼妙的时候。我也会喊出爱

青林沟没有笔直的松树

□ 郭小洪

那不常去的地方

有聚集的婀娜多姿

所有的松树都在跳舞

柔美的手臂，扭动的腰肢

这里没有直线

针叶之间也在随意开玩笑

或者纺织绿色的绣球

曲线统治了这条沟谷

任何地方都看不到

这么多活着的雕塑

几十年前飞机播下的种子

汉源的山坡一天天变绿

数十万亩荒坡，我敢说

只有这里请来了

真正的舞蹈家

自画像（外一首）

□ 笨 犇

清明在房前种下的瓜，蜿蜒爬上瓜架
离天空越近
天人之间的呼吸越发急促

直到屋后点下的豆子
让村庄饱满如初
虽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仍旧笑春风，一辈子
在泥土刨食的亲人
走着走着就散了

泥仍是泥，土仍然是土
人还是那个少年
行走田坎，风起之时

又一次轮回农人一生
那些等着被抬在肩膀上的人
在入土之前，引领着他们归家

遗像之上

鸡毛掸每拭去母亲遗像上的一层尘埃
堂屋便变多了一分和蔼
母亲的酒窝，愈发显得包容

当最后一粒尘埃悄然滑落
母亲的满头白发
在大地长发及腰

三千青丝簇拥在遗像之下
那柄带锈的镰刀
将万物互联，等秋水磨快刀口

待锋芒在旷野铺开
守望的荒芜，只等着被收割
锋芒会伸长舌头吞噬秋草

草短一寸，后山便矮上一分
直到刀身隐没于旷野
放生暗处的生灵，方能盛下母亲的围腰



夜空中最亮的星

□ 拾 柒

记忆像被风翻动了相册
一页页浮现
初见你的样子
瘦小细长的身躯
装在褶皱的皮肤里
你并不漂亮
但仍是我心心念念的期盼和
融入生命的至爱

记得你半岁时牙牙学语
小嘴不经意间清晰喊出的“妈妈”
一岁时的蹒跚学步
热切又踉跄地奔向门口的拥抱
四岁时第一次与我分开去外婆家
只几天几夜的漫长思念啊
隔着电话没出声便已泪流不止
.....

成长好像就是一次次的分离
从剪断脐带呱呱坠地的那一刻
我们就开始要去学习与习惯
从幼儿园到小学

从初中再到高中

.....

那个总爱拽我衣角的小男孩
转眼间就长成了大人模样

多幸运你能来到我的生命里
让我做你的妈妈呀
那些快乐或暗淡的日子
你就像一颗闪亮的星
始终在我心尖上闪耀
你不是完美男孩
我也不是满分的妈妈
但我们的爱都与生俱来
只因我们血脉相连

我的18岁男孩
以后的日子
愿你有大人的成熟
亦有孩童的灿烂
无论多大
在我心间你永远——
是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

古典与传承：诗写新时代的抒情

——评倪宏伟诗集《唐代百首经典古诗抒情》

□赵 华

与诗人倪宏伟结缘，源于他的诗歌对我的触动。当诗集《唐代百首经典古诗抒情》摆在案头时，我仔细阅读，同频感受到古典与现代融合的诗意流淌，欣喜其传承方式与诗歌技巧的变化，对那片古老的土地生长出的诗歌产生了浓厚兴趣。

诗是一种情感的现实观照。诗人通过对大千世界自然万物的观察体验，触发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由此成为诗歌的源泉，让诗人抒写下片刻的所思、所想、所感。诗人与世界的情感链接，诞生了大量的优秀诗歌作品，我们徜徉其间，感知到世界的神秘、情感的多元。而诗集《唐代百首经典古诗抒情》另辟蹊径，以唐代经典古诗为参照物，吸收古诗的精髓和养分，用现代诗的手法进行创作尝试，拓展了诗作的新领域和天地。这种从古典出发叙写世间万物的探索，是一条新的路径，带来的震动和影响，启迪了我对文学的思考。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传承弘扬？古典诗歌如何继承发展？诗集《唐代百首经典古诗抒情》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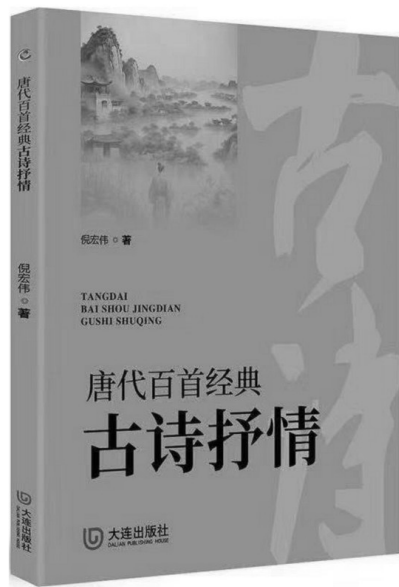
倪宏伟在品读李白的诗《望天门山》后写道：“浪漫是骨子里潮动的声音/ 以竹筏为履，游历心中的山河/ 听见纤夫的号子款款而来/ 楚江就跳出一个

词，在晨光中/ 让两岸青山对峙/ 一叶孤帆悠悠驶来/ 与碧水汇入历史的光影/ 成为名句，成为诗人钟情的词根——

《竹筏为履》。”诗中浪漫气息氤氲，在历史的光影中，捕捉古代诗人的名句和钟情的词根。这是对李白诗的创意抒写，传递出一种崭新的诗歌意境。在《姑孰十咏·谢公宅》诗中，李白云：

“青山日将暝，寂寞谢公宅。/ 竹里无人声，池中虚月白。/ 荒庭衰草遍，废井苍苔积。/ 唯有清风闲，时时起泉石。”而诗人的诗歌《谢公宅》娓娓道来：“青山压不住草芥的欲念，满眼白墙/ 恍如谢公祠的寂寞/ 一片竹叶，坠入倒影的皱褶/ 鱼儿在池塘虚度光阴/ 举杯独酌，与宣泄的情感叙旧/ 岁月的杯盏仍在倾倒/ 所有高洁的品格，都在坚韧的竹节上/ 庭院杂草丛生，废井长满苔藓/ 唯有清风悠闲的姿态/ 在夕光里，安抚涌动的岩泉。”取材于古诗又超脱于古诗，诗意盎然，富有人生的哲理。

人是易耽于安逸的物种，当深陷苦痛与灾难时，会发自肺腑地呐喊呼号，并且会格外珍惜万物，但当无虞少忧时，便会变得贫乏、迟钝，缺少对美的捕捉、对苦痛的敏感。正因如此，文学是绽放在废墟之上的花朵，是盛开在冰山上的雪莲，是摇曳在荒漠里的纤草。杜甫见证了安史之乱后家国的衰败和生灵涂炭，因此杜诗常常怀有对国家、社会、君主和人民强烈的关注和责任感，具有沉郁顿挫的特点，如《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胸怀天下、兼济苍生的思想在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倪宏伟汲取杜诗的精髓，以《春日如斜阳残照》为题进行现代抒写：“城门破碎，长安火光冲天/ 山河彷徨在朝廷的往事里/ 像孤独的花叶飘零/ 城内荒草萋萋，春日如斜阳残



◎唐代百首经典古诗抒情 倪宏伟 著

照/ 在风中摇摇欲坠/ 此时此景，满腹的感伤谁人能知/ 像花儿的泪溅落雨天/ 怅恨离别或许是尘世的流浪/ 鸟儿的悲鸣，让脆弱的内心惊惧不安/ 袅袅烽烟，三月未曾停息/ 一封家书珍贵无比/ 像亲人的思念，万金难买/ 头上白发越搔越少，发簪再无立足之地/ 仿佛国之屋脊，已在现实中坍塌。”古长安冲天的火光，人们的怅恨离别或者尘世的流浪，都是社稷苍生的悲鸣，我们感受到灵犀相通的文字。

王维同样经历安史之乱，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独白：“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而诗人以《唤醒乡愁》一诗进行情感呼应：“一片陌生的异乡山水/ 一个人在流浪的风里漂泊/ 重阳佳节已至，乡愁唤醒了故乡/ 远方的亲人重叠于记忆深处/ 思念是抑制不住的眼泪/ 遥想今日辰景，山东兄弟登高望远/ 头上插着茱萸以驱辟邪祟/ 唯独少了孤独的一人。”诗句呈现的浓浓乡愁，很好地解读了王维的思乡之情。

边塞诗是唐诗的重要板块，铸就了唐诗发展的黄金时期。现存唐之前的边塞诗不足二百首，而《全唐诗》中所收的边塞诗就达两千余首，不乏宏伟篇章，如李贺的《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人沉浸在李贺诗的意境，追逐那段远去时光，在《血染边塞》诗中真情抒写：

“敌兵蜂拥而至，犹如黑云翻卷/城墙似乎将要摧毁坍塌/将士们的铠甲，向着灿烂的阳光/像金鳞一般闪耀/满天号角声声，一片凝重的秋色/闪动无情的刀光剑影/勇士殷红的血迹，浸透边塞的黄土/在寒夜中凝结成暗紫色/援军半卷红旗，长途奔袭/在易水岸边踏破敌营，骁勇搏杀/夜寒霜重，战鼓郁闷低咽/已失去往日的雷霆震撼之声/只为报答君王的恩遇/手持锋利宝剑，甘愿殉国血洒疆场。”那种悲壮、无畏和报效家国的情怀，跃然于诗行，令人不由称赞。

倪宏伟的诗歌注重情感释放，呈现了一种穿越时空的情愫回归，为读者拓展了想象的空间。元稹的诗《离思五首·其四》：“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唤醒了诗人深藏于内心的感情因子，于是有感而发写下：“沧海之水，在于经历一段邂逅/从蔚蓝的碧波之中/阅尽大海蕴藏的一往情深/世间江河之水，就变得相形见绌/陶醉过巫山变幻莫测的云雨/情感已有终身的托付/再无兴致欣赏名山大川的风景/即使经过千姿百态的万花之丛/也无意回头顾盼花蕊/这缘由，一半是修道的净心无染/一半是因为拥有你——《沧海情深》”。杜牧在《泊秦淮》诗中吟哦：“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

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而诗人循着杜牧的情感心路，用诗歌《秦淮河畔》进行了细腻描摹：

“烟霭朦胧，笼罩着寒冷的江水/明月的清辉洒满银色的沙洲/夜色很沉，船只停泊在秦淮河畔/靠近岸上灯影摇曳的酒家/卖唱的歌女词曲奢靡/不知道什么叫亡国之恨，隔着江水/仍在河对岸唱着玉树后庭花。”乡情、爱情和家国情交织，增添了诗的韵味和厚度，是诗人品读古诗而又关注现实的一种真情写照。

对经典古诗进行翻新创作难度极大，面临诗歌意境、写作技术的严峻挑战，诗人勇气可嘉。值得欣慰的是，诗人的诗作克服了可能由此带来的平淡，令人耳目一新。如白居易的诗《看常州柘枝赠贾使君》：“莫惜新衣舞柘枝，也从尘污汗沾垂。/料君即却归朝去，不见银泥衫故时。”诗人的《柘枝舞》同样意韵独特：“跳柘枝舞，就不要吝惜精致的舞衣/这是一种动感的舞蹈，千变万化/一曲舞终，舞衣已沾染尘埃和汗水/料想使君即将返回朝廷/舞伎已疲惫不堪/这个演绎的过程，隐藏于幕后/或许使君见不到/她们身着银泥衫的那段时光。”古今互动，相得益彰，这是诗集带给我的启示，相信广大读者会从中感受到景观意识、故土意识和归宿意识。

优秀的诗歌作品如同核裂变所释放出的能量，能够跨越历史的屏障、穿越时空的滞留。诗集《唐代百首经典古诗抒情》遵从古典而又跳出古典，以娴熟的技巧融入微观现实和真挚的感情，在艺术上取得了意象美、词汇美、格律美的效果，构建了属于自己的象征体系，成功地传达了个体的感悟和对生命奥义的理解。相信倪宏伟的诗歌会在岁月的砥砺中更加深邃和精美，更加深刻而广阔。（作者系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

手书的高原

□李存刚

我至少有三次来到甘孜高原，身份都是骨科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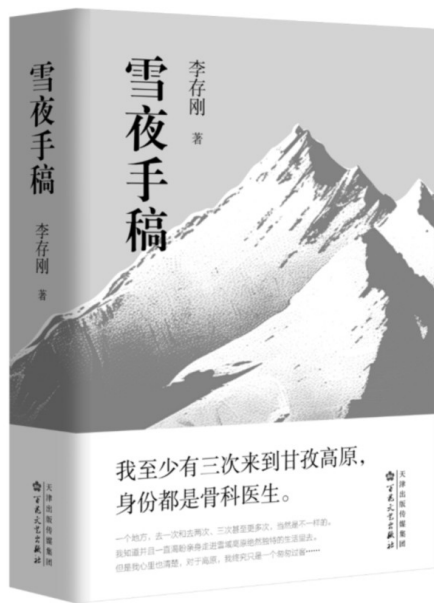
第一次是2014年冬天，“11·22”康定地震发生之后，当晚即受医院指派赶赴地震灾区，并被安排驻扎在康定城区内的甘孜州人民医院。一直待到任务结束。和我们同去的医疗队都换几波了，我和同事们还待在那里。不是不想更换，也不是没人更换，而是都被我一拒绝了，好不容易有机会来到高原，如果可能，我希望尽可能待更久一点。我后来写到过其间随救护车运送一个多发骨折的病人，到康定机场的情形。康定机场建在折多山上，那是2022年之前我到过的最高最远的藏区。

第二次是在2016年春天。地点是在泸定，时间是三个月。泸定和我在的天全仅仅隔着一座二郎山，我差不多每个周末都可以回到天全。我在泸定的住处，是在大渡河岸边的一栋苏式风格的老房子里，楼下的院坝边就是河堤，因此得以更近切地聆听到了久闻于世的大渡河不息的涛声。

这次是到九龙县。手机地图显示，九龙与天全相距三百多公里。按要求，我将在这里待上九十个工作日，实际时间接近五个月。

2022年，过境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铁路还在建设中，高速公路也还只通到康定。我到九龙，九十多公里的高速过后便是翻山越岭的普通公路，蜿蜒曲折不说，冬季路面上还经常结冰，就是夏季，个别阴山路段也随时可能遇上暗冰，让余下的二百多公里路程难度陡增，这就使得这个在内地司机们基本用不着过多思虑的距离，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延长。

因为有可以自主安排工作时间的便利，我有意将工作时间划分成了若干段，以便在一次次的往返之间，体察不同季节里的川西高原生活。感觉里，似乎这样一来，我待在高原的时间就更长了。这是我自打接受任务时起就生出的



◎雪夜手稿 李存刚 著

想法。我把这个想法说给同行的两位同事听，他们竟也毫不迟疑地表示同意。我一开始就抱有的这点私心，于是得以顺利变成了现实。

一个地方，去一次和去两次、三次甚至更多次，当然是不一样的。我知道并且一直渴盼亲身走进雪域高原绝然独特的生活里去。但是我心里也清楚，对于高原，我终究只是一个匆匆过客，无法像书法家们那样，潜心俯身于洁白的宣纸，深入细致地写出工工整整的“小楷”。我有的只是和他们一样的虔诚，并借此草草写就了一份自己的“行书”。也许有人会把它理解为行走之书，对此，我也不会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事实上，我写下的，也的确不过是在高原的工作和生活之中见到的人、事、物，及其一点点极端个人的思考。或长或短，或写实或抒情，都是兴之所至、心之所至，书写的过程中，我甚至没想过它们到底是“小楷”还是“行书”，或者别的什么样式。如果硬要下个定义什么的，我只能说，这是我手书的高原。

我想最亲近高原的方式，就是真切切地把自己置身于高原。我又一次这样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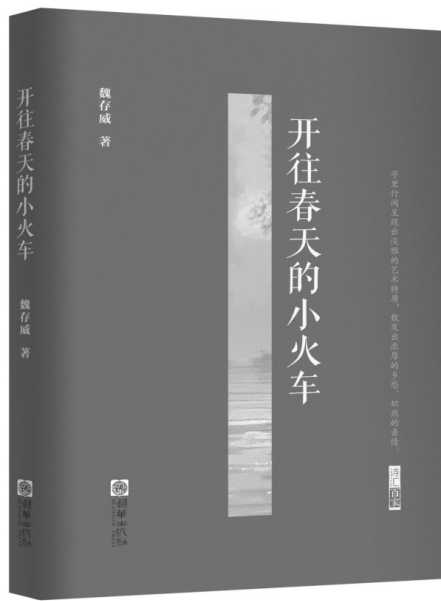
现在，我开始回忆。（本文为散文集《雪夜手稿》自序）

那些漫长的守望

□魏存威

对于诗歌，我一直是热爱的，这让我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让我对世界充满信心。“人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我赞同“诗歌的使命在于以真情实感打动读者”这个说法，在具体的写作中，我也是这样探索的，尽管这个探索的路程无比寂寞、无比清冷，甚至格外漫长。

记得在读初中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常跟我们讲，他有个学生出色得很，在高中时代就开始写小说了，这让我心中萌生起一丝对文学的敬仰。一九八八年，在重庆读书的时候，我想到自己毕业后会进入工矿区，可能很多时候要同工人兄弟打交道了。工人是值得歌唱的阶层，自己要是能用文字写写他们该有多好，但那时候我对文学包括诗歌的了解是相当粗浅的，于是我开始在课余时间涉猎这方面的知识。当时，我在学校图书馆里找了本《诗经》，囫圇吞枣读起来，之后加入了学校学生自发组织的文学社，记得好像参加了几次活动，还写了几行诗，具体写的是什么，已经想不起来了，直到十七年之后的二〇〇五年，我才开始在业余时间尝试诗歌写作。我一直记得这个日子，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新的一年里即将来临的前夕，家乡的市级报刊《雅安日报》副刊刊发了我的处女作——《冬至》《记忆》两首小诗，让我初次尝到了诗歌写作的快乐，让我仿佛看到了诗神在远方若隐若现的呼唤。《冬至》是对大地母亲的一缕感怀，《记忆》则是对重庆市歌乐山的前世今生的一曲小唱。这以后，虽然工作单位多变，生活的琐事让人疲惫，自己始终没有停下过前行的步伐，始终努力以忧患之心、以同情之笔行吟世界，无论风雨。有一年，我在冰雪正在消融、春天即将来临的时候登峨眉山，在等候上山缆车的时候，看到候车室墙面上贴的一幅画。画面上一列火车满身披着雪，而它的前方是无比温暖的春日景象，这是一幅多么让人充满憧憬的画呀！面对无限美好的春光，我们不但需要有走近春日暖阳的脚步，



◎开往春天的小火车 魏存威 著

我们还需要有发现明媚春光的眼睛，还需要有描绘春之俏丽的画笔，我希望行吟的我能成为这支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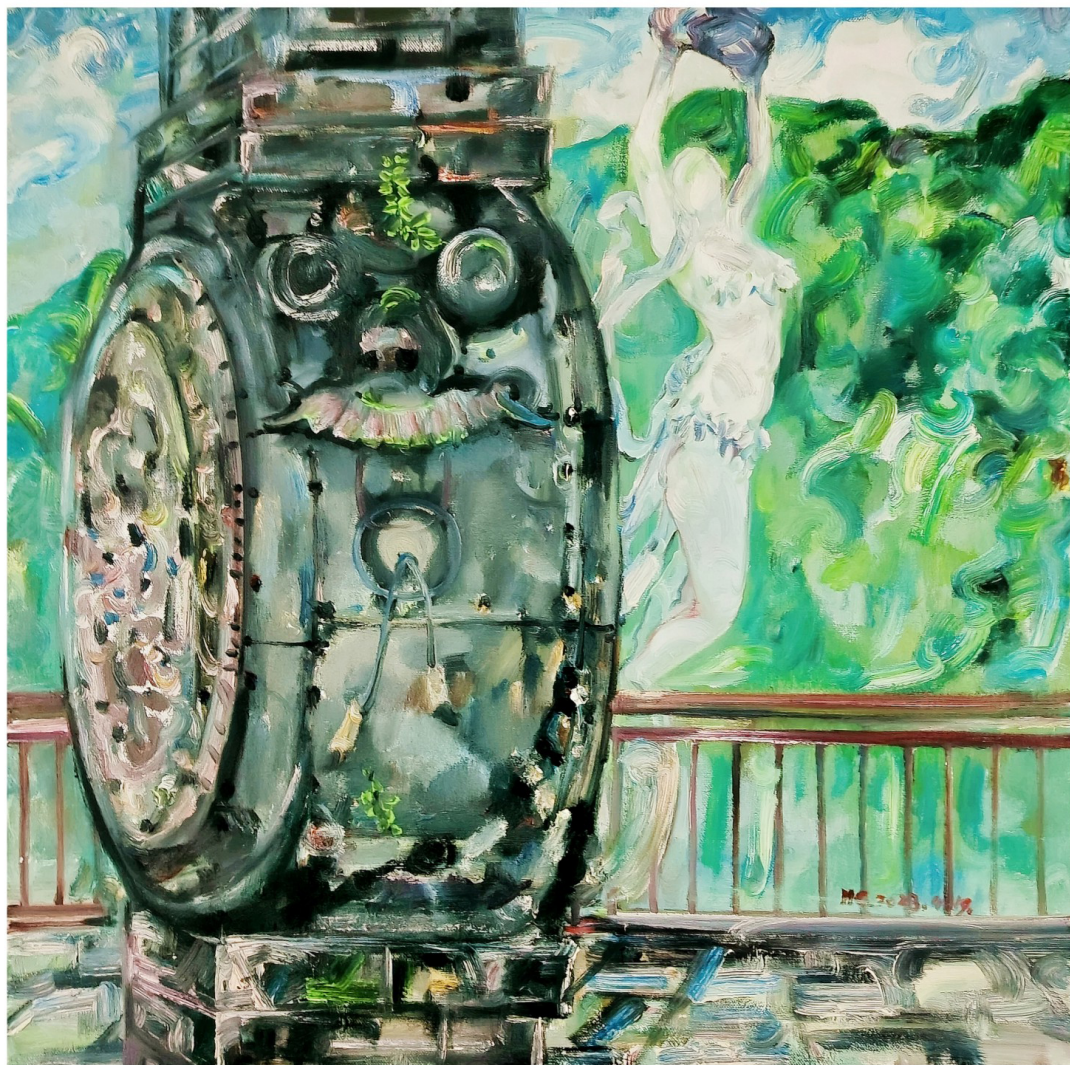
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在前十几年中的写作比较少，近两三年的写作要多一点。我从近二十年的笔端留痕里挑选出一部分，汇成《开往春天的小火车》这本集子。集子分五辑，辑一着重故土情愫，辑二侧重乡风乡景，辑三主要抒写羁旅情怀，辑四重点抒写行游印痕，辑五大多抒写日常心绪。看着这些从生活中跌跌撞撞走出来的文字，自己心中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终于可以给过去的抑或说将要来到的岁月画一个符号了，而且是以诗歌的名义。

诗歌写作，是一种坚守。诗歌写作的过程，不单是基于发现和审视内心情感进行文字创作的过程，也是自我约束、自我净化、自我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不断发现自我、超越自我的甜蜜，感受到了歌唱抑或批判的快意。

当然，除了真情，诗歌还得以艺术征服人心，而艺术无止境，需要不断进取。我希望自己在业余时间对这个春光世界里的爱与恨、情与思、歌与泪的诗意探索能体现一点独特性，即便前路漫长、步履蹒跚，我也将始终守望、不辍行吟。（本文为诗集《开往春天的小火车》自序）

美术
作品

— | 选登欣赏



路过神迹(油画)
黄万英



牛背山幻影(国画)
韩怀忠



夏长山河映丹霞(油画)
杨 敏



芭蕉为雨(国画)
王世明

书法作品

选登欣赏



清·何绍基《名山蒙頂貢茶賦示陳新盤明府》(隶书)
陈捷

歲次甲辰五月二十六日書於西蜀茂州古城常盛園

蒙山茶诗词数首(行草)
曾盛国

兔峨大蒙頂秀出五芙蓉
 沅濯一氣連遠與元圃通
 北靈草木異碧樹紛瓏璵
 香若擅奇洲冠絕西南封
 仙入何狡獪數株種其中

吐納萬日月元氣含鴻濛百靈為守護
 使虎與龍是兒不敢採包貢元九重神
 西來得靈蹤金篋三百葉想像卻壇供
 清趙怡蒙頂仙茶歲次甲辰夏張弘毅書

清·趙怡《蒙頂仙茶》（楷書）
 張弘毅



| 选登欣赏



| “红花”是个村(摄影)
廖仕林



万亩茶香飘四海(摄影)
何家善



孟获城花海(摄影)
张家宁



龙舟赛水上表演(摄影)
黄继元

市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2月28日，五届市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夏凤俭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守正创新、担当作为，不断开创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为雅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利文化条件。

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传达学习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省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和全省宣传部长会议精神；听取2024年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对过去一年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审议《2025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点》等文件，就做好下一步重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夏凤俭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对推动文化强省建设、加快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实践高地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坚定用习近平文化思想统揽雅安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抓牢抓实重点任务，奋力推动雅安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

夏凤俭指出，要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

魂，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提升理论学习质效，创新宣传宣讲形式，深化理论研究阐释，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精心组织重大主题宣传，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多角度展现雅安产业发展、城乡面貌、文化旅游等发展成果。纵深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持续讲好雅安故事、传播雅安声音。要大力培育文明新风，加强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加快和改进文明创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要繁荣发展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健全机制激励文艺精品创作，优化文化服务供给，巩固拓展全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成果，大力招引建设优质文旅项目，推动景区提档升级，不断提升雅安文旅综合实力。要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隐患，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管好守住各类意识形态阵地，持续营造向上向好的舆论环境。

夏凤俭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标准高、要求严，市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要认真履行牵头抓总职责，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工作统筹和调度，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密切配合、相互联动，大力培育和扶持文化类社会组织，不断汇聚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强大合力。

领导小组副组长，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市文联召开2025年直属文艺家协会工作座谈会

2月10日至18日，市文联召集各直属文艺家协会召开2025年工作座谈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杨术兵主持会议，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戴伟参加会议。市文联秘书长、市书协主席王堂兵，省美协副主席、市美协主席代成华，市影协主席李雪松、市摄协主席袁明、市音协主席李宣康、市评协主席李炳中、市作协主席钟春燕、市剧协主席樊小融、市舞协主席陈敏，以及协会部分主席团成员和骨干会员代表分别参加座谈会。

会议指出，过去的一年，市文联9个直属文艺家协会团结带领广大会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蒙山茶”全国书法大赛、“熊猫故乡看变化”和“家乡美”美术作品展、首届摄影艺术展、“花儿朵朵”少儿文艺展演等主题文艺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潜心创作并推出书法作品《苏轼词文行草书》、报告文学作品《大成昆》、广播剧作品《红军伞》、摄影作品《俯瞰红星茶叶市场》、歌曲作品《栗子坪的歌声》等一批新时代文艺精品，持续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三下乡”与“万福迎春”、戏

剧进校园等文艺惠民活动，协会组织建设更加规范，大力推动了雅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树牢正确文艺方向，充分发挥协会职能，密切联系文艺工作者，遵循文艺创作规律。要聚焦市委“一区一地引领、两轴三圈联动、县域重点突破、全域协同共兴”发展战略，突出雅安丰厚历史文化主题，精心开展本土优秀文艺作品创作、展演，进一步扩大雅安文艺影响力。要加强队伍建设，持续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深度贯通“做人的工作”和“推动文艺创作”，在引导创作中发掘培养人才，突出文艺领军人才的培养，加大力度扶持具有潜力的文艺人才。要加强组织建设，规范协会工作秩序，增强协会凝聚力和活力，鼓励更多文艺骨干加入国家级、省级文艺家协会，壮大雅安文艺界的中坚力量。

会上，9个文艺家协会主要负责人分别汇报了2025年工作计划，参会人员围绕如何进一步加强协会建设、创作高质量文艺精品、打造雅安特色文艺品牌、培育青年文艺人才、发展协会会员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雅安市第二届妇女书画摄影作品展在市文联展出

3月5日，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指导，市文联和市妇联联合主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和文化服务中心、市美协、市书协和市摄协共同承办的“艺苑芳菲——雅安市第二届妇女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在市文联一楼艺术展厅展出。

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任昌蓉参加活动并宣布展览开幕。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戴伟参加活动并致辞。市文化馆馆长苏亚萍，省美协副主席、市美协主席代成华，市摄协主席袁明、市舞协主席陈敏、市音协主席李宣康参加开展仪式。开展仪式由市文联秘书

长、市书协主席王堂兵主持。据悉，本次展览共展出90余件书画摄影作品，是对近年来部分雅安女艺术家们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这些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既有对雅安历史人文、秀美自然风光的诗意表达，也有关注妇女儿童健康成长的温情主题，这批作品不仅是女艺术工作者们对生活的深刻思考和对时代的敏锐洞察，更是对艺术创作的大胆探索。

市文联各协会相关负责人、参展作者、文艺志愿服务组织及市民代表100余人参加了开展仪式。

探索318之美摄影大赛揭晓

3月17日，由雅安市文联与雅安零公里自驾游大本营公司联合主办的“探索318公路极致之美”摄影大赛颁奖活动在雅安318大本营举行。雅安交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漆家华，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戴伟参加活动并为一等奖获奖者颁奖。据悉，本次摄影大赛活动共收到投稿作品2645件，经过评委会公平、公正、公开严谨的评审，共评出此次获奖作品一等奖2件；二等奖4件；三等奖6件；优秀奖20件以及入选作品45件。其中，雅安市摄影爱好者共有25件作品获奖并入选。

雅安文学创作新作频出

近日，雅安文学界新作频出喜讯连连，由雅安作家李存刚创作的散文集《雪夜手稿》、倪宏伟创作的的诗集《唐代百首经典古诗抒情》以及魏存威创作的诗集《开往春天的小火车》先后相继公开出版。据悉，散文集《雪夜手稿》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作者以医务工作者身份在甘孜高原工作之余记录创作的随笔，共收录了48篇作品；诗集《唐代百首经典古诗抒情》则由大连出版社出版，是作者以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等10人的108首经典唐诗为创作基础，用现代诗的抒写诠释和扩展了古诗的意境，让读者穿越文学的时空，重温经典唐诗的韵味，体验现代诗歌的创新，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继承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的目的；诗集《开往春天的小火车》系朝华出版社出版，共选编收录作者业余创作的诗歌作品100余首，是一部乡愁与亲情气息浓郁的沉淀之作。

市音协召开春季工作会

2月15日，市音协召开2025年度春季工作会暨雅茶歌曲研讨会。会议传达学习了2025年新春慰问文化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议精神。会议要求，主创人员要进一步提高眼界和认知，紧跟时代步

伐，把握时代脉搏，了解国家大政方针，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潜心创作，不断提高原创水平。市音协主席团成员要不忘初心，坚守承诺，真心真意为广大会员服好务。会上，丁一、周昊、柳刚、魏华刚等词曲作者还分享了自己创作雅茶歌曲的心得体会。会议由市音协主席李宣康主持，市音协理事、雅茶歌曲主创人员以及部分音乐爱好者共40余人参加会议。

汉源县举办第二届梨园诗会



3月16日，由汉源县文联主办，汉源县作家协会、蓝贝儿幼儿园承办的第二届梨园诗会暨文化采风创作交流活动在九襄镇槿上梨花举行。据悉，现场吸引了近百名文学爱好者、艺术家及市民参与，活动通过诗词朗诵、传统艺术表演、游戏互动等形式展现汉源春色之美，传承国学经典。

陆杨续签巴金文学院2025年度作家

3月17日，巴金文学院2025年度签约作家换届会在成都举行。经《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管理办法（2024年修订）》严格选拔程序，全省16名作家正式签约，其中雅安作家陆杨继2024年度签约巴金文学院后，再度成为巴金文学院2025年度签约作家。据悉，本届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队伍兼具中坚代与新生代，涵盖多种文化背景和创作风格，呈年轻化、多元化特点，以高学历为显著特征，为四川文学注入新鲜活力。

时光中留影

作词 李 凤

作曲 丁 一



站在时光的长廊 看时间的手指 永远朝着奔赴 美好的方向



春风里 我们步伐铿锵 携手描绘绚烂篇章 用笔触 用诗意 用



镜头晕染的希望 用歌声 里浸润的梦想 我们记录着欣欣向上 为未



来 歌 唱噢不一样的 天空 有一样的 风 采 宣传让我们相聚



不管五湖 四海 我们是 singer writer work together 噢 不一样的



青春 有一样的 精 彩 紧跟时代的节拍



画出最大同心圆 我们是 singer writer work together



静物(油画)
金泽芳

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
准印证号：川内KX202518003
发送对象：全省各地市州文联，本地机关企
事业单位、大中专院校、文联各
直属协会会员，文艺爱好者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敬请关注
《雅安文艺》